蘭青
下
文・千雅

第十章

今年除夕，十六岁的孩子匆匆自庄里内院跑出来。

她找了老半天，终于找到师父了。他正坐在亭里啃瓜子兼发呆。

『师父！』他看她一眼。她满面上着青青黑黑的药泥，惨不忍睹。

『你要这样回去等兰青？』他记得，这样的药泥也在另一个人面上见过，据说，是这孩子跟那人抢发臭的点心抢到最后打起来。

『不，我去找兰青！』

『嗯？』啃瓜子的动作没停下过。

『他不来找我，我便去找他吧！』她拳头紧握。『他不肯回家陪我，那我过去陪他！』

『你知道你去找他的意义吗？』

她用力点头。『就算兰青是恶人，我也要去找他！』

『他已经不是你心目中的兰青了，妞儿。』

她眼底有些迷惑，仍是大声答道：『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只要他叫兰青，那么，他就是我心里的那个兰青。』

『妞儿，你开智才四年，还不大懂人的心理加以，你是关长远的孩子，自是承袭他的正直、干净……』

『爹娘也许给了我正直的个性，但，兰青同时也把他最美好的一面都放在我这里。师父，兰青在江湖史上是个恶人，可是他对我来说，却是最亲的人，我可能让娘失望了，在娘眼里兰青是条毒蛇，但这条毒蛇却真心顾我十年。师父，你曾提过江湖史上所有的悲剧，可是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』

他默不作声，散漫地啃着爪子。庄里的烟火升天，远方是庄中弟子欢乐度除夕。良久，他才道：『现在的兰青，站在血海中央，你要怎么接近他？』

『如果兰青站在血海中央，那我就渡海过去找他。』
『……是么？』他终于看向她，微微一笑：『渡了海，你说跟他一样了。你想跟云家庄对立吗？』

『没有！我从没有这样想过！』

『你要渡海而过，将来有多少人会在背后臭骂你，你知道吗？』

『别人的话别人说去，爹娘跟兰青给我他们最美好的那一部分，我不会轻易割拾，师父，我会带兰青回来，如果带不了他，我就跟他走。』语毕，她跪下，朝他跪了三大礼。

傅临春沉默。最后，他才柔声道：

『这世上不可能事事如你意，但如果这是你决定的路，那你记得，兰青极为有可能以你诱兰绯，甚至，以你换兰绯的命。』

她眼里充满不信，但师父必有道理，她低头沉思一阵，才轻声道：『兰青养我十年，他要拿我去诱他的仇人，我怎会不肯？但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绝不轻易倒下，我会活着回来。带兰青一块回来。』

『妞儿，不要太死撑。你是我见过所有血案遗孤里，唯一心灵没有受到影响的，你爹就得靠你这样的人振兴关家名声。』

『嗯。』进来的是华初雪。

长平心里轻疑，想起无浪要她别太接近华初。

『华姑娘深夜有事？』兰青说话轻佻带笑，完全不似之前对她说话那般反复无常，一会儿喜悦又一会儿恨她入骨。

现在的兰青，看见你，只想杀了你，哪会回来？师父曾这么说过，也只说过这么一次，她一直惦在心头。

兰青……在知道她是大妞后，只会欣喜若狂怎会想杀她呢？以前，她总这么想着，是师父误会了。

现在……她确实看见兰青眼里的杀意，是针对她的。

这才是兰青的本性吗？隐隐有着反常的疯狂，明明笑着对她，心里却想着如何除去她，她不是盲眼人，她都看得见。

初时她很难受，可是，现在她却为他感到好难受。

以前的兰青不是这样的，他初来关家庄时，或许有满腹的算计，却没有这样的疯狂。这样的巨变，都是兰绯造成的吗？

她回过神，听见华初雪说道：『兰主子有没有想过擒到兰绯后，该怎么对付他呢？』

『华姑娘是以写史身分问我，还是以私人身分？』他似笑非笑。

『自然是写史身分。』华初雪正色答道，暗瞟他一眼。

兰青正倒着水，明明罩着可怕的鬼面具，但一操露出来的部分却是令人着魔的旖旎风情，当他眼波流转，轻落在她面上时，她的脸皮蓦地烧了起来。

『依华姑娘之见，该怎么对付他呢？』

华初雪一怔，脱口：『当然是以牙还牙。当日他怎么欺你，你便怎么还他啊。』

兰青的指尖来回轻划着杯口，慢吞吞道：『也对。当年我以为他死了，留他一个全尸哪知，他竟如九命怪猫。』

华初雪不受控制地上前一步，嘴里鼓吹他：『说起来，兰绯也是害了关家庄的凶手之一。黑鹰卫官之所以知道关家庄有鸳鸯剑，正是兰绯透露的消息，而兰绯之所以透露给卫官，是因当时你跟卫官要好，这才会引来之后的血案。』

兰青闻言垂眸，杯口食指停住。

烛火摇曳，加深他面具的阴森。长平目不转睛，良久，才听得兰青柔声道：『你真是摸透了我，是不？这件事，是在华家庄的史册上看见的？华家庄真了不起，我以为，连云家庄都不知这事。』

『这事是秘密吗？』华初雪笑道：『你可以放心。我三年前曾在庄里第三道大门后看过，而后，它不见了。』

『不见了……』兰青没有抬头看长平的表情极冰的指尖下意识再划着杯口。『那你道，兰绯为何设圈套诱我入关家庄？』

『这还用说，他这是一箭双雕之计，既有机会得到鸳鸯剑，也能让那外传正直的关长远也……也污辱……哪知，你后来失踪，卫官也死于非命……』

兰青听到此处，笑道：『你真聪明。』茶水送到她的面前。『要喝么？』

华初雪愣了一下，下意识退了一步。『用不着了……』那杯茶，他摸了许久，谁知有没有毒?

『三更半夜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还是，你一直想看我的真实面貌？也或者？你在想，你与我是一丘之貉，如今你遭人追踪，来跟着我才能保命？』

华初雪一震，手心顿时发汗。

兰青走到她面前，他只是嘴角轻略挑起，她的眼光就移不开了，他微地俯身在她耳畔说道：

『你想看我的脸么？若是你想看，我就让你看啊。』润唇轻滑过她的颊面，吸吮着柔软的少女唇瓣。

长平先是一呆，而后眼底流露怒气。

华初雪完全无从抗拒。异样的香气，勾魂的美目，在在搅乱她的理智，她仿佛陷入层层魔障，四面八风涌进情潮将她淹没：又如益虫咬上她的心口，浑身遽痒痒到全身发颤，巴不得吃掉眼前这男人，才能抚平流进四肢百骸的冷流。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?

她入魔似的拿掉他的面具。

她呆住。

『嗯？你看见了？』兰青这话不知对谁说着。

他还是笑着，那眉眼微弯，透着酥人心神的光彩。

『华家庄只收养一个娃儿，那娃儿曾被灭门过，是不？华家庄养你十年，你竟是如此回报他。

华初雪怔仲地，喉口被堵塞住。才一天工夫他把她的背景都挖出来了，连她杀了人逃出华家庄都一清二楚，兰青像滑腻的蛇一样，平常是不出声的主儿，但，一旦锁定人就是眨眼即咬。

她本以为兰家家主该跟她一样，明白她的扭曲心理。那个背负全家血案的关长平，是个正常人，因为有许多人疼她爱她，所以，她们走的路已经不一样。

但，兰青跟她一样，他曾被人凌辱，踩在脚下过，如今要踩死人太容易，每踩死一人，心里一定因此感到兴奋……为什么，为什么……兰青魔高一丈？明明这么丑的人、这么丑的人……她心知自己落了下
风，却无法控制自我，主动吻了上去。

她的疯狂，一如当年的兰林，自始至终，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、知道自己在饥渴什么，却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意志，只想贪图一时之欢。

两人纷纷跌入被褥之间，兰青本要顺手拉下客栈的床幔，忽地瞥见屋梁上的身影。

那身影有些僵硬，他撇开目光，松了手，翻身压住主动的华初雪，他任着华初雪剥着他的衣衫，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后脑勺热辣辣地，仿佛有人用尽力气在瞪他。

这种场面，她也不是没看过，何必大惊小怪？

当年他曾为此羞愧，如今他享尽欢愉，哪会在乎她的眼神？大妞，大妞，大妞是谁啊？无数的夜里惊醒，真要以为那个一心信赖他的大妞只是梦里虚幻。

只要她不承认她是大妞，那么，他也可以假装她只是个送剑的人，只要看上她一眼就好，亲自看上她最后一眼，就此分道，但她偏要跟上来一想要报仇吗？想要报不共戴之仇，也得看他愿不愿意引颈就戮。

与其让大妞手刃他，不如他先杀了她。留住那美好的一刻……华初雪，这个知道大妞身上有剑的少女，也得杀啊！

美目一瞟，他目光落在门外，随即手指一弹烛火尽熄。

长平坐在梁上咬牙切齿，兰青想再当着她的面躇蹋自己，她怎能容许……整个老旧的木门被踹飞入屋。

『妖神兰青！交出鸳鸯剑！』

『就等你们呢。』床那方，兰青撩过那黑亮的青丝，笑道。

一连四间客房都在客栈后院，不知何时，后院里的灯火都灭了，举目黑漆漆，只剩小雨击落屋檐的轻当声。

长平不及细想，就听见兵刃相接的金属声音。

『床上还有人！』

『床上是关大妞！她身上有鸳鸯剑！』有人叫道。

长平面色大变，试着冲开穴道，但她根本没什么功力。兰青为何不澄清？华初雪为何不澄清？

蓦地，一个火光照面，她看见十几名黑衣蒙面者轮击向兰青。兰青眼捷手快，立时灭掉那火光，再度陷入黑暗的同时，她听得有人喊。

『不对，屋梁有人！』兰青隔空解了她的穴道，她利落翻身入剑阵，忍着手痛紧握软索，施展她的流星锤。

她听音辨位，鸭蛋般大小的铜锤如蛟龙窜出，击中一人。紧跟着，她察觉身后右人，立刻转身应战。

异样香气扑面。

她怔住。

就算想了千万遍，知道千万次，但，一旦面临了，她还是傻住了。

兰青……真的要杀了她?

她功夫不好，因为资质太差，天生就不是习武的料。就算她肯学，也需要经年累月，短短几年能学好什么?

她总是接不了师父一招，师父把庄里的弟子找来，入夜与她对阵。让她习惯在黑夜里对敌，不靠眼不靠认人招数。

被打到鼻青脸肿久了，她多少能接上师兄弟数招，甚至借着来人出招，感觉这人的招数动态。

她要努力，她一定要努力，才能不愧对关家名声，才能救出兰青，每天每天她总是这么想着，然后天未亮起床练武，不到三更不入睡。

现在，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里，她几乎可以『看见』兰青趁乱一掌高举，要置她于死地。

此时她死，云家庄不能怪在兰青，因为，是其它人痛下杀手！

为什么呢为什么昵? 难道她跟兰青就不能和平共处? 当年师父捎信给兰青，说她没死时，她也有请师父转信给兰青，满满的信上一笔一划写着她没有怪过兰青啊！只要他肯回家，他们再一块生活下去，他都没有看吗?

那掌落下时，她直觉欲挡，哪知，掌至她百灵穴时，忽地转了向，紧紧抱住她。

她听见兰青胸膛里急促的心跳，他抱得极为兰青托住她的腰身，带她连连避开乱剑。

『拿来。』他勾过长平的流星锤。长平的流星锤是单流星，他扣住软索彼端，鸭蛋似的小铜锤激弹而出，如滑蛇吐信又如疾风骤雨穿梭在暗屋里。

长平听得有人连续惨叫，再听身侧的兰青在轻笑，不由得心冷。

忽地，有人投下霹雳弹，火光四溅的同时，长平看见客房里的黑衣人以及数具尸首，尸首多半是残破的，她心一跳，认出那些伤口都是流星锤击中的。

无浪试着接近她，但霹雳弹齐落，他连连闪着，一时近不得兰青身边。

兰青弹开掷向他的霹雳弹，弹丸落地时火焰四窜，炸声连连。

『关大妞！』黑衣人扑向华初雪。

长平张口，兰青五指立即捂住她的嘴，拖她往后退去。长平又见华初雪根本被点住哑穴，被迫冒充关大妞。

兰青的流星锤直击床头那方向，她以为兰青要助华初雪，哪知小铜锤击飞剑盒。

『鸳鸯剑！』众人跃起，抢着要接住剑盒。

兰青顺势踢过一枚霹雳弹，直冲屋顶而去。

『拉住！』兰青吩咐。

长平单手勾住他的腰身。兰青看她一眼，软索缠住摇摇欲坠的屋梁，一跃而起，长平眼捷手快，扯下腰带，一个抛出，缠住华初雪的细腰。

七、八人在抢剑，剩下几名也许心在关大妞或兰青身上，竟直追而上，兰青只手执着流星锤的彼端，借力跃出屋顶，另一手一一挡回暗器，其势令人眼花缭乱。

长平单手抱住兰青腰身，接连几次她配合兰青勉强闪过刀剑，改抓住他的衣袖，不知谁的剑气袭面，她连忙避开的同时，嘶的一声，兰青衣抽竟被她撕了开来。

兰青一怔，要抓住她，忽地一顿，对上她的眼睛。

刹那间，长平便知他想法。

如果此时她坠入火海，那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好事。

长平眼睁睁地望着他一会儿，随即撇头。她不想死，自然要自力救济，她及时使劲对着江无浪方向甩出华初雪，大喊：

『无浪！』满手面粉的江无浪被迫接过华初雪，一个回身避开来人刀剑，地上都是火海，长平根本没有借足使力之地，他见她以双臂护住头脸，已知她的心思——就算滚入火海，也要在第一时间里奔出火场以保住性命。但，滚入火海哪可能不受火伤?

他不及救长平，运气大喊：

『兰青！有人年年除夕在老家等你，有人年年元旦天不亮不离去！你知道吗？』

兰青看着她坠落，想着那十年的除夕……大妞是孩子，总是努力熬着夜，跟着他一块守岁最后睡倒在他身上，她老是把喜欢的东西分成三半，里头最大的那个必是他的……那些不都只是他的南柯一梦么?

他真曾度过那样美好的时光?

烈焰腾腾……那十二岁笨拙孩子的长相他就是记不住！但，此刻，那小小的身影竟与如今的长平短暂重迭。

大妞！大妞！那个只懂疼他的大妞！他猛地下坠，一把捞起长平，火气扑面，他翻个身，撑着软索的左手一使劲，整个人再次跃出。

一连数枚霹雳弹打在他背心，他只是闷哼一声，没有闪开。

他借力踏在斜去的梁上，没回头看底下情况，直掠而去，越过几绯矮屋，随即跌在泥地上。

长平动作也快，不顾一切扑打他背心火焰。

『你……』他咬牙，迅速脱了外袍。那外袍已与长衫，血肉混在一块，这一脱下，伤口被扯动，他又是一声闷哼。

接着，兰青拉过她，借力扬长而去，不惊扰守门者飞越城门，直奔暗夜里。

虫鸣蛙叫。

长平在旁再着火把，把兰青烧坏的长衫撕了一角，自宝贝袋里拿出小油瓶来蘸过上火，火把放在石块间。

一等兰青自溪水里上来，她立即自他腰间袋里掏出小瓶。

『黑色那瓶。』兰青说道，没正眼看她，就坐在石块上。

长平将黑色小瓶打开，只手遮住细小的雨势，既笨拙又小心地替他烧伤的背面上药。

微弱的火光下，她注意到他的背上都是鞭痕、烙痕、撕咬痕，与手背如出一辙。她想碰，但不敢碰，她又自宝贝袋里拿出她洗得很干净的柳色布，小心地替他缠起伤口，绕到胸前时，听到他道：

『我自己来吧。』他接过柳色布缠在胸前时，她碰到他的指尖，依旧是冰凉凉的。

以前的兰青是温暖的，冬天暖得像棉被，每次她踢不动棉被就转抱兰青取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弄得这么冰冷，她好想问清楚那一年里兰青到底是如何度过，但她不能主动问。

兰青讲，她就听。

兰青不愿讲，她就什么也不要听。

『你这功夫真三脚猫，怎能闯江湖呢？』他没抬头。

长平绕到他面前，注意到他撇头没看她。

『我没打算闯江湖啊。』细细看过他的脸后，她也撇开目光，不敢再看他。

『没闯江湖？那还继续学什么武？』

『爹说，不准我姓关。』

『嗯？』他转回目光，微眯着眼。她不敢看他么？

『爹临终前说，不准我姓关，他没有我这孩子。』她哑声说：『我知道他的意思。他怕我姓关，会招来杀身之祸，所以，除非我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，有足够的能力振兴关家，否则，我不能姓关。』

临终？她当真将两岁的事记得清楚。兰青沉默一会儿，又道：『你爹还说什么？』『爹要我用眼睛看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只要相信我看见的一切。』

『……是么？』他一顿，笑道：『现在你不敢看我了吗？』他拉过右些破损的长衫，随意穿上，抬眼看看渐溺的雨势，走到附近枝叶茂盛的树下坐下。

『等天亮后，再回去吧。』长平跟着坐到他身边。

『兰青……有很多人看过你的真面貌吗？还是，江湖人只看见鬼面具呢？』

他半合目，随口道『我出门都戴着面具，怎么？你以为我吓着很多人？』

『那……你是不是也想要回家呢？』兰青闻言，猛地张眼，
她正小心翼翼地锁住他的眸子。她竟不敢直视他的脸！竟不敢！

他心里有股怒火上扬。若是以前的大妞，心疼他都来不及了，怎会回避？

她不知他想法，又道：

『你回家，没人会知道你是兰家家主，只要你不戴面具，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的。』

她居然赤裸裸明示他有回家的渴望！明示他蒙面示人，是为回家的一线渴望！

他抿抿嘴，不怒反笑：『你真聪明，大妞。』

她老实的面容充满惊喜。『兰青，咱们一块回家！』

他拉过她的手臂，让她靠自己近些，他凑到她的面前，说道：『大妞，我一直想知道你、心里是怎么想的？』他身上的香气又传入她的鼻间。长平见他眼角眉梢都是动人的风情，不由得心头一跳，好像有什么自心底层层激荡开来。

『想……我一直在想你，兰青。』她有点心神不专，又注意到他撑着她的手掌。明明疤痕遍布，但那样的手型，又令她有一种饥渴的欲望。

一天三顿，只要无浪给她什么她都吃，从不挑食也没有特别想吃掉什么的欲望啊。

『想我……想我什么呢？大妞，你在想报仇？还是，你在想，兰青终于得到报应了？』他讽道。

『……我在想……想什么……』她又望向他鲜润的朱唇。

这么近的距离她看着他。明明兰青面有破相，她却觉得此刻他异常丽色，她渴望碰触这丽色，渴望吞噬这美丽的人儿，她脑袋好像有些发浑、有些疯狂，今今常骂她是头小野，老是在蛮干虐待自己，她从不以为然，可是，现在她好像真的变野兽了。

她无法克制地，追寻着本能吻上兰青的唇。

兰青愣住。

她吸吮着，笨拙地想要听从自己的心意吃掉兰青急急拉开她。

『大妞？』她心跳加快，眼里只有兰青。她挥开他的手扑上前去再亲上他的嘴，唇舌不灵巧地探入他的嘴里蛮撞，但她还是无法满足，心一急，又吻上他的喉结，一路滑下亲吻，含住他胸前一抹殷红她不知该含该啃，不知力道要放多少才能满足自己，于是更加急切拉扯他的衣衫。

『大妞！住手！』她力道过大扯破他的衣衫，满面不知所措，只知想要吃掉兰青，却不知从何吃起，满脑子只想得到兰青，只想吃掉他，只想跟他融为一体，只想得到他，只想……她下意识地用力拉着他的腰带。

『大妞，你在做什么？别逼我出手！我背烧伤你忘了吗？别这样压着我！』兰青使力拉着她。

谁都可以被他的媚色所惑，大妞不行！

长平又急又慌，明知自己的举动不对劲，但她好像华初雪那样对兰青。她在梁上看着他们……她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之间令人焦躁的亲热，现在自己也沦落到此……她大口大口喘气，抬眼看向兰青，只盼兰青能配合她，能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才能满足她心里的渴望。

他正瞪着她。

兰青的脸，破相了！

记忆里好看的脸，依旧是那个样子，只是……多了一道明显疤痕自左而右横贯整张脸。除此外，无数细小淡疤烙印交错在脸上。

兰青的脸、兰青的手，甚至身上每一部分都曾被这样重重伤过，唯独那双水墨眸子没有受到半丝伤害，而此刻那双眼正震惊地瞪着她。

兰青！兰青！最疼她的兰青！

现在，她在回报他什么？

她忽然转头，用尽力气一头撞向泥地。

『大妞！』那声音，大得吓人，大得几乎可以跟雷声相比了。

好半天，她就维持那姿势。

兰青轻轻捧住她额头，湿洒洒的液体滑过他的掌心。

『……我没事……我头很硬的。』她低喃着。『今今说，意乱情迷时心里若是快活，那就算身落万丈悬崖也是愿意的。可是，刚才我并不感到快活。』

『大妞，你是傻瓜吗？』

『我本来就是个傻瓜啊。』她抬起眼。『兰青，为什么我靠近你就想吃了你？我又生病了么？』语毕，她忽地起身奔向溪岸。

兰青本以为她要清洗伤口，哪知她整个人跳入溪水中，把脸埋进溪里。

这真是傻瓜了！

『大妞！』他狼狈起身，不顾背心烧疼，跟着她入寒冬刺骨的溪流里。她双肩不住发抖，不知是冷着了还是其它原因，他用力拉了几回，还是拉不起她来。

最后，他放弃了，因为，他听见了自溪里发出的细微痛哭声。这蛮牛……这蛮牛……他静立在溪里，等了好久，她才终于自溪里冒出脸来。她浑身湿答答的，一脸的狼狈。

『兰青，你的脸很痛吗？』她直视他，哑声道，满面的水流过她通红的眼睛。

兰青看着她，微微一笑：『早就不痛了。』

他也没抹去她脸上不知是泪还是溪水的水痕。又道：『大妞，你想跟我在一块吗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永远么？』

『嗯。』

他笑得开怀，拉着她上了溪岸。『好，那咱们就永远在一块。』长平看着他，没有回话。

兰青拉着她坐在溪边，掏出腰间另一小瓶，正是白天马车里的白玉药瓶，而非他先前用的药瓶。

『瞧你，都弄湿了手伤，老是不懂得照顾自己，你怎能活得长长久久呢？』他替她打开伤布。

『咱俩，现在都是伤势重重啊。』他弹开小瓶盖，要倒下药粉时，抬眼看她一眼，她正回望着自己，一如以往，总是用一双眼看着他。

他直觉避开。那双通红的眼，是在作假还是真实，他已经混淆了。

『大妞，我替你涂药，初时有点疼，但这药伤口愈合奇快，比你用的药好太多。』

『嗯。』世上只有兰家家主有这种药，大妞从此一心一意跟着他，不是很好吗?

他不会再怀疑大妞的心意，不会质疑她到底是不是过于聪明才在他面前装傻，不会怀疑她是来报仇的、只要药在的一天，不管她怀着什么心思，她都只能对他好……她的眼里只有药，哪怕关长远回魂，她也只会站在他身边。

他只要以前那个傻孩子在他身边，不需要这个会说话、懂是非的大妞…白银药粉逐渗她的血肉之中。

只要她抹上这药，一生都只能依赖着他……只要她抹上这药……依旧有个人怜他疼他不怀任何目的……兰青猛地拖她回溪流旁，将她涂药的掌心深入溪水里，五指入她血肉里硬是剥下上了药的那层薄薄肉皮。

他心跳急促，慢慢回头对她的目光。她眼圈依旧红，面色却是雪白到有些颤抖了。

『很疼?』

『嗯。』

『知道这药吗？』

她努力咽下口水，疼感令她连喉口都颧着。『纸伯伯来找我时，喜欢让我闻着各种药昧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真要找兰青，上了兰家，你……兰家弟子擅用药物，也许我可以因此避开。』

『是吗……大妞，你真是傻瓜啊。』

『我本来就是傻瓜大妞啊。』她一顿，轻声『兰青，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？』

他柔声笑道：『你要摸，就摸啊。』

她伸出手指，小心翼翼碰触他面上凹凸不平的肉疤。
她手上血水沾到他的脸上，他也没有出手擦掉它。

兰青望着她的眼。大妞眼底蓄泪，却没有落下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十年里，他不曾让大妞哭过大妞生气、大妞欢喜，就是没有哭过的记忆，如今的大妞，也是强迫自己不能哭。

她没有说出『但愿我替你受过』这种令他嗤之以鼻的话来，但，她的眼底实实在在透露着这样的讯息——至少，此刻他愿意相信这是大妞心底最真实的感受。

不只幼年大妞的相貌他模糊了，连那一年发生什么他也模糊了，只记得无止境的煎熬。反复揣测兰绯心思，到最后，明知自己已是半疯，仍坚持要活着出牢门。

只有活着出牢门，才能确认自己最相心得知的消息。真活着出了牢门后，才发现，他再也回不去原来的兰青了。

他又落在她满是怜惜的面上。

真是傻瓜，一年说短很短，但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，那样心灵、rou体的折磨，一个小姑娘怎能挨得了？

明明幼年的大妞在他记忆里失去五官，但此刻又是重迭……傻瓜！傻瓜！真是傻瓜！

兰青用力抱住这柔软中又带着刚硬孩子气的娇躯。

他感到她用力回抱着自己，其力道之大，她还真忘了自己的手还伤着呢。对于这样的力道，他欢喜得很，弄疼他的背也不打紧，他巴不得她再用力些、再弄疼他一些。

还是孩子的大妞，身子总是令他感到温暖，可以放下心来。

这几年，不管他碰过多少身躯，那体温都是普通的，就连现在他抱着的大妞身体，也让他没有任何温暖的感觉。没关系，就算她是装的也好，只要她装得够像，他也甘愿被她骗。

第十一章

谁都没有开口回客栈。

天亮了，他带她走了半天，来到某个小镇，在成衣铺买了男女衣物，大妞借了铺子换下湿破的衣裙，当她自布幔后出来时，兰青微微一笑，连眼皮也不眨。

她一身成衣铺的衣裙多单调，却是异样的适合，十七岁的少女该如华初雪那般俏丽，大妞是差得太多了。

『来，你手不便，我替你扎辫子。』

『嗯。』她嘴角扬起。

他笑着来到她身边，当着铺老扳大张的眼，细心替她编起辫子，淡淡的异香始终回绕在她的鼻间，长平心里撩动，有些浮躁，但一想起昨晚溪边兰青的眼神、兰青受尽苦难的脸，忽然间，那些浮躁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

她听见金饰轻击的叮当声，微地一瞟，兰青又将忘忧金饰缠在她发问。

『大妞是最适合忘忧的，是不？』他笑容满面，轻轻拉过她的手臂，连笑两声：『大妞，你变瘦许多，你说云家庄待你好，我瞧根本是虐待你。走，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』

长平注意到他心情颇为愉悦，似乎没有之前的狂性，她心里也觉得高兴。他俩随便来到一间食铺，点上一笼肉包当午饭。

她十指不便，他笑着一口口喂她，兰青的指腹有些冰凉又带香味，她本是高兴的心情又被酸涩霸占。

这种又酸又涩的心情就是今今说的舍不得吗?

以前，她把兰青看成是最重要的人，虽然心里挂怀他，会四处寻找他，但那时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……那时的傻大妞，是不是还不够用丶心去疼她最重要的人?

『这样看我，不怕我的脸么？』

『不怕。兰青是三头六臂，我也不怕。』

兰青微笑：『真是好姑娘，但你口才真是有够差，竟拿丑陋的三头六臂来跟我比较。大妞，想不想知道我面上每一道疤的由来？』

『想，兰青说，我就听。』她说得毫不考虑。

刹那间，兰青的面皮一抽，似乎要变脸，但留在他面容上的仍是温暖的笑。他避开话题，继续喂着她吃肉包，足足塞给她五个肉包才结束喂食。

饭后，他眼眉弯弯，负手与她散步在这小镇的街上。

路人百姓迎面而来时，目光皆停在他的脸上，他不甚在意，也没有主动告诉大妞这是什么地方。

来到一处，他见大妞停下，他也跟着上前一看，笑道：

『原来要买蜜饯。』

铺前一篓篓各式各样的甜枣蜜饯。长平低头拨弄她的宝贝袋，兰青一笑，陪她一块蹲下她拿出夹层里的一袋蜜饯。

那一袋里还有一半的蜜饯呢，这么早就要换新？

『每年年底，都要换新的。』长平说着。

兰青想了下，正是。每年年底，许多旅商经过城里，他会挑上一天带大妞上街寻觅她爱吃的蜜饯，这习惯她还没改么？

店铺里的老妇出来见有客人，喜声道：

『客人，尝尝啊！这可是老身亲手做的，不输大城市的！』

兰青闻言，笑着检了一颗喂进她嘴里。『如何？』

她点点头，问他：『兰青，你会跟我一块清旧蜜饯吗？』

『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』兰青心不在焉笑着，随手捻了几颗放进嘴里。

长平看着他，不说话，又回头一篓篓慢慢挑着，直到挑足了一袋，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路经小镇的打铁铺，兰青站在铺前盯了许久拉过长平，指着：『你流星锤我拿去逃命用了，换这个好么？』

『好。』

兰青看她一眼，笑道『你什么都好吗？毕竟小镇武器不算上等只能暂时一用罢了。』
长平也老实道：『师父曾让我挑过，不管好的差的，我手感都一样，分不出哪个好用。』

原来还真个不适合练功的丫头。兰青一一看过小铺里的武器，样式不多，高手绝不会看上眼，偏偏挺合适一些初练武的新手或者一辈子没出息的江湖人……例如，关大妞。

原来，他养的孩子，是这般不出色，成衣铺的衣裳适合她；小镇铁铺里的武器也适合她。

他买了流星锤，主动缠上她的腰问。她耳根子都红了，他不由得失笑，她是怕再遇昨晚那样的事吗？那样的事对她很陌生吧。

他目光又落在她红肿额面，想起她一头撞上泥地，就是为喝止她自己着迷的举动。他眼波盈盈似水荡漾，又自她的袋里捏了

几颗蜜饯随兴吃若。

他笑道：『你师父跟李今朝现在很要好？』

『很要好很要好。』

『李今朝没教你男欢女爱么？』

她抬头看他一眼，目视前方，道：『今今嫌我小，少提这事，我也无心这种事。她只跟我提过，只要我意乱情迷时，心里是甘心是高兴的，那就算为了对方掉落万丈悬崖也是愿意的。』

他一笑：『这话你提过。昨儿个，你十分不情愿着了道，自然不甘掉落万丈悬崖。』

『着了道？』

『此刻，即使是白日，即使你心头明明，你还是有点意乱情迷，是不？大妞，你并不是喜欢上我才意乱情迷？你闻到我身上香气，看见我媚态横生，自然捱不住，你年纪小又没经验，像头小……』像头小野兽胡乱在他身上啃着，他实在好笑又……他柔声再道：『你也不必在意，若是真捱不住，你要碰我也是可以。』一顿、又笑着补充：『男女情欲本是理所当然，但对象若是大妞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做到底，你可以安心。』

她闻言，又抬头看向他，看到他有些恼了，率先回避她那双炯炯明眸。

这丫头，又普通又不出色，偏那眼亮得刺眼。那双眼，在看他，干嘛一直看着他！

忽然间，她用力打向他的手臂。

他没闪过，让她正中目标。

他哼笑：『痛了吧？要打人，也得看看你的手伤啊。』

『是练武的关系吗？因为练的是邪功，兰青才会这样吗？』她闷着气道。

『你不如说，靠着阴阳交合，我才有今日邪功。』语毕，他又被打了一下。

『世上哪来这种功夫？兰青练的邪功愈高愈是容易迷惑男男女女，是这样吧？』她顽固地说道。

兰青不以为然笑道：『你说是，就是吧。』

『那也不要来者不拒。等兰青有喜欢的人了再接受她的喜欢，不是很好吗？』她有点气他如此踏蹋自己。

『这也是李今朝跟你提的吗？』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俯头在她耳边轻说：『大妞没经验，自是不知其中乐趣。它日你得了如意郎君，便知人间极乐的滋昧。瞧，那天晚上，你不是心神荡到哪去都找不着了？』

每回兰青一近身，那扰人心弦的香气就会钻入她的、心扉里，让她难以把持。她也知，兰青故意近她身，撩拨她的克制力，心头一怒，一头撞向他的额面。

他没防备她的铁头，被撞得连退几步。

『人间极乐的滋味，就是在我们家里，每天兰青都在！那时我才快活！』她怒声道。

兰青冷声说道：

『大妞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净说些孩子气的话。怎么？你想要逼我回去吗？』

『我不逼！兰青想回家就回家，不想回家我就陪你一块走下去！我不会逼你！』

他闻言，更是冷笑连连。

『一块走？你要跟我回兰家？傅临春不会上兰家讨人么？』

『师父不会讨人，他相信我，任我做事！』

『是啊，他不讨，却有其它人来讨。大妞，这几年你过得很好啊，有李今朝、公孙纸，还有个江无浪待你好，有这么多待你好的人，你又何必来找我？』

长平满面倔强，不吭声。

他冷冷哼了声，拂袖往前走了几步，又停下。回头看她一眼，语气转温，道：『咯，再给我几颗蜜饯吧。』

她闷着声道：『兰青不爱吃，就不要勉强吃。剩下的，我自己吃。』

他是无所谓，本要继续往前走，但她停在那儿竟不肯跟他走了。他心里微慌，柔声道：

『大妞，你知道咱们现在往哪走吗？』

她摇摇头。

果然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她还敢跟他走着。他微微一笑：

『咱们在回兰家的路上。我们不回头跟其它弟子走，就咱们两人绕道走，我跟你很久没见面了，我想找回以往咱们的相处感觉，等到了兰家你再决定要不要留，好不好？』

兰青等了等，见她终于跟上他，心里竟然暗松口气。明明想要她离开，又不想她真的撇头离去，这种复杂的心情……

『我要喜欢的人才会亲他，兰青，如果我意乱情迷是为我喜欢的人，那我才会高兴。』她一字一语清楚说着。

真是个纯又蠢的姑娘，怎么他当年那妖神的影子没有分一些到她身上呢？他随口应道：

『李今朝做了不良示范啊。她与傅临春，也不过是野狗交媾，换条狗也没什么不同，她怎么看不穿呢……』

『兰青！』长平已是满面怒气了。她气到满脸通红，孩子气的手法又出现，就是用尽力气打他的手臂。

兰青连眼都不眨，臂上微疼，但她的双手更痛，这都是她自找的。她痛到暗暗吸口气，清亮的眼眸明明有些蒙了，仍是忍着不掉泪。活了十七年，发泄愤怒的方向却还是孩子的习惯，丢不丢脸？兰青不以为意地想着。他又想自她袋里掬一把蜜饯，哪知遭她拍开。

『兰青已经心不在此了，就不要勉强自己吃。』兰青看她一眼，无所谓地松了手，瞟到她尾随着自己，便负手继续往前走。

小镇谈不上热闹，能逛的不多，但她不提赶路，他也封口不说，天一黑，就在唯一的客栈打尖。

客栈里没有备好的洗脸水，更别说洗澡，一切自力救济，她吃力打来井水，顺便分一盆给他清洗脸。

原来，这些年来大妞养成凡事自己来的个性，兰青这么想着。以前他宝贝得紧的孩子，到头什么事都会做了。

他垂目想了会儿，吹熄烛火，才上了床，就听见脚步声停在门口。

『兰青睡了吗？』

他停顿半天，神态自若地说着：『还没。大妞要进来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那就进来吧。』他外衣未脱，坐在床上，看着她进来。

她小心翼翼关上门，东张西望，眼力不良，摸索到床前。『兰青要熄烛火才能睡吗？』

『是啊。』他随口道。

『容易睡着吗？』

他对上她的眼。她的眼正看向他这方向，他却清楚依她的眼力压根看不清他。

他伸出手，慢慢停在她颊面一指距离。顺着她的脸颊下滑，来到她的腰间。

真可悲，明明是他养大的孩子，在他眼里重迭一起的机会极少，她就只是个少女，是个该懂得情欲的少女。

偶尔他也想，如果她不是大妞，就算让她上了他的床他也是无所谓。

『不容易睡着又如何？你想用你的体温温暖我么？』他沙哑道。

她先是一怔，接着用力拍他一下。他在黑暗里微笑，对，他想起来了，这妞儿坚持不是喜欢的人是不许碰的。李今朝教她……其实教得很好。

『兰青容易头痛吧？在地牢那种湿冷的地方待太久，很容易染上头痛症，吃饭时你老是揉着你的头穴，我会按摩，我替你按吧。』

兰青不及说什么，就见她脱了鞋摸索着上床。

他道：『你不怕……』

『只要兰青别故意，现在我有心理准备，我克制力很强的。』

克制力很强？一个十七岁的少女？他颇不以为然，是谁像头小野兽爬上他身体的？

长平半霸道地摸着他，逼他躺下，让他枕在她腿上。

『兰青，你闭上眼。』

『你的手……』

『小事。以前我练武时常受伤，受了伤也要继续练。师兄说，没人会在你受伤时，放你一马让你休息的。』

他眨眨眼。好吧，她要逞强，他也不会拒绝。

他合上美目，她手上伤布轻轻擦过他的眼皮。白天他带她上药铺，亲自挑药，内外服用，不让她用兰家的药。

小镇上哪来的上等药，但至少处理过，只会好，不会再坏下去。

她身子压根没有诱人的少女香气，大腿挺结实的，看来，是练武练得很勤了。女孩家，练武太过头，身子太结实也不是好事。

太阳穴上的力道适中，兰青又听她道：

『纸伯伯教我的，他说，这样按摩，患者很容易睡得香甜。』

『那老不死的，还没死么？』太阳穴轻轻被拍了一下。

兰青嘴角上扬：

『人总是要死的，早死晚死的差别。』

『你别说话，闭眼睡觉。』她有点恼。

兰青暗暗哼笑一声。这丫头以为他真能入睡呢，可别他睡了，她却扑上来要他满足她呢。房内此刻异香满布，她心跳不就已经开始急促了吗？她能撑多久呢？傻姑娘。

『乖，睡觉。』她重复。

他轻哼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
过了一灶香，她轻声叫着：『兰青？』他没有回应。

她想，应是入睡了。纸伯伯说，这套指法很有效，兰青身处地牢一年，那湿冷的地方容易落下头痛病根，所以亲授她这指压之法。

自昨天她看见兰青真实面容后，至今。他的脸色一直没有好转，可见，这几年他总是这样的。

她手指轻轻碰了下他的颊面，正好触到他凸起的疤痕。她无声地重复：『不痛不痛。』正是当年兰青哄她的口吻。

有些疤痕交错，分明当时伤上加伤。她不知道一个人忍耐的极限在哪里，但，如果是她，她会无论如何也要忍到最后，因为她还有渴望，想必兰青也是如此。

如果不走进这浑水里，她永远没有办法接近兰青，如果不能接受兰青的喜怒无常，她永远也碰不得他。近墨则黑，这话师父曾有意提过，她很清楚师父在暗示她，她若靠近现在的兰青，也许有一天她会变成兰青第二。

师父他们总认定她还是跟十二岁孩子没两样，但其实她早已有所决定，既然任何事都是出于她的选择，那么，会有什么结果她都甘愿承受。

她的小指不小心触到他柔软的嘴唇，她愣了下，脑海勾勒出兰青那诱人的唇瓣，不由得心跳又加快起来。

兰青身上的香气……兰青的唇……兰青的身子……蓦地，兰青与华初雪交缠的那一幕明跃到她脑海里。她又气又渴望，兰青练的到底是什么功？怎么这么令人讨厌？她微地俯下头，想用力吻上兰青的嘴发泄心里的暴力，但才快要碰到，她嘴巴紧紧抿着，忍住脱口的痛喊。

黑暗里，水墨眸子毫无感情地看着她用力互捏自己的双手，借着痛感摆脱那rou体交缠的诱惑。活着这么痛苦，何必呢？

接着，那双水墨美眸又见她小心翼翼不惊动地替他盖好被子，让他好睡。他本以为她要下床回邻房，哪知她跟着倒下，蜷缩在床的内侧。

『……』这到底是个傻瓜呢？还是在心智上是个孩子？

她到底是想怀念那段共眠的日子，还是在装模作样？

他任着时间流走，静静听着她的呼吸。她压抑地呼吸，似是拼命忍着手痛，良久，呼吸渐缓，逐入睡乡。

他真想失笑。这大妞是不是太……能克制自己了点?

她虽壮得跟牛一样，但，难保不会受到风寒。他将被子让给她，正想下床昵，又掩不住心里的渴望，多看她几跟。

他曾记得，大妞若生气时，像头小白能一背着他睡，但现在他怎么看，都觉得是个姑娘躺在他的床上，当年小白能一究竟是怎么模样，他怎么回忆就是想不起。

他坐在床缘半天，又慢慢倒回床上去。他确是因头痛症而不易入眠，但她的指压毫无用处，公孙纸的医功也不过尔尔。

他压根睡不着。如果身边不是大妞就好了，不是大妞，他就能汲取她的体温，度过难眠的一晚。

如果不是大妞，一切不就好办了吗?

如果她不是大妞……他又怎会心思纠葛，反反复覆，上一刻盼她立时死在他面前，下一刻又舍不得她……

他的眼眸又落在她的身上，最后，闭上美眸，仍是一夜无眠。

离开小镇时，兰青买了一匹老马。她本以为镇上马匹不易买，出了镇，才知道不是马匹难买，而是兰青故意只买一匹老马。

她怀疑兰青有意挑衅她的克制力。两人共乘一匹，满鼻子都是他身上的香味，兰青对她时好时坏，故意迷惑她的心智……难道，真要她扑倒他，他才快活吗?

『手别碰缰绳。』身后的兰青这么说着。

她嘴角悄悄上扬。

他们出镇大半天，兰青多半不说话，她本来也不爱说话，但她想兰青说不定想知道她在云家庄的生活，所以她就努力说些云家庄的趣事。

可能是她口拙，她只听见兰青嗯嗯哼哼，漫不经心搭腔，只有一次她提到她被云家庄弟子当笨蛋一样骗，她才听到兰青说了一句：傅临春不管吗?

原来，兰青一直仔细在听。

她心里因此感到喜悦。小时候她遇见这种事，兰青早就怒火上扬直接去揍那些骗她的人了，现在兰青不会了，可是，如果她一直念着过去，那现在的兰青怎么办?

现在，只要他肯听就好了。他们渐渐离开正规小道上，附近有小林子，有辆马车显眼。江湖人都聚在那儿。

『是华家庄的马车，可供人临时翻阅江湖册。』兰青寻思片刻，下了马，一把抱她下来，自己蒙上面纱。

长平见他主动蒙面，不让别人记下他的面容，她心中暗自激动。兰青下意识有这种举止，表示他还有一线想望退出江湖。

『华家庄在此休息，其它江湖人路过来讨碗水喝，顺道探消息。大……长平，咱们过去讨碗水吧。』

『好。』她本要上前去讨，兰青轻拍她的肩，让她跟着自己。

他讨来一碗水，喂着她喝，她咕噜咕噜喝着如牛饮，这两天他也已习惯她这豪迈作风了。

『小姑娘手受伤了吗？』一名华家青年看向这头，笑着往他们走来。

『是啊，刀剑无眼。』

他笑道：『江湖人出外靠的是朋友，正好，我带着药呢。』他掏出袋里药瓶。『华家庄的刀伤药不输云家庄，你拿去用吧。』

『多谢。』兰青也不客气。

那华家青年抬眼看着他的美目，先是一怔，眨了眨眼，改转站到上风处不受香气影响，接着他再看向长平。

嗯，这个普通点，好问话。华家青年问道『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』

『长平。』

『那这位兄台？』

兰青还没答呢，长平便抢答：『大牛。』

兰青扬眉看向她。

『兰大牛这名字，好养。』她唇角轻挑。

人家爱取名大牛，华家青年也不好说话，而且江湖史上他不记得有什么牛的人物，他想应是没没无闻之人。他问道：

『请教二位，可曾看过一名姓华的美丽姑娘十七八岁爱穿红衣？』

『华啊……』兰青笑道：『江湖上华姓，以华家庄最为闻名，想必她是华家庄人，但，华家庄不都是男子么？』

华家青年心无城府，答道：

『华家庄有一名女娃，是十二年前公子收留的。』

『华家庄真是有情有义啊。』

华家青年笑笑：

『咱们公子年纪大了。慈悲心嘛。初雪惨遇灭门，正是咱们公子收留，如果不是公子慈悲，初雪可能活不到现在。』

长平皱起眉。

『原来是华初雪……长平，看过她么？』兰青头也不回地问。

长平一愣，不知兰青是要她答看过或是没看过。她迟疑一下才道：『看过……』她听见兰青哼笑一声。

华家青年眼一亮。『看过？在哪儿？』

『在……在哪呢？大牛，咱们是在哪看过？』

兰青终于回头瞟她一眼，笑道：『不就是立德客栈么？』

『立德？』华家青年吓到。『那间抢夺鸳鸯剑，最后连烧了好几栋屋子的客栈？她在那里做什么？不要命了吗？』

『火烧？咱们离开时，还没遇上火灾呢。』

华家青年一脸急切，不知该不该回禀华家庄。

兰青又故意问道：『那鸳鸯剑到底是谁抢去了？』

华家青年坦白道：『没人知道。只知当日兰家家主离去，兰家弟子死伤大半，鸳鸯剑下落不明，但有人看见一名男子带走关大妞。总之，兰家家主要展示鸳鸯剑的机会是很小了。』

『是么？』兰青拉过长平，笑道：『那我们先告辞了。长平，走了。』

他们回到老马旁，他一手托起长平上马，紧跟着自己上了马，拉过缰绳。

那华家青年忽地追上前，说道：

『二位若再看见初雪，请转告她，公子尚不知此事，师兄安好，速回华家庄才是上策。』

『好。』长平答着。

兰青轻踢马腹。马蹄慢步，绕过马车而行，兰青随意扫过那些闲聊的江湖人。风声送来他们的话题，多半不脱鸳鸯剑、兰家、关大妞等等。

『大妞，你知道前几晚那些黑衣人是谁吗？』他轻声笑着：『都是名门正派谷豕面来抢呢，就连此刻绕着华家庄马车的江湖人里，也有当日的黑衣人，他们得不到鸳鸯剑，就守在华家人附近，等着第一手消息呢。』

长平本要回头，但身后男人的掌心轻压在她耳边，阻止她的动作。

她轻轻拉过他的手放到怀里，慢慢用指腹搓揉，让这掌心没那么凉。

兰青停顿一会儿，任着她，反正她爱牵手伤他也不想管了。他撇开目光，又道：『瞧，这就是名门正派呢，心里想着念着鸳鸯剑，却不敢显露出来。』

『兰青，鸳鸯剑不见了，如何引兰绯出来？』

『……到时你就知道了。』

她应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兰青又道：

『华初雪跟你是同一种命，她自幼被华家庄收养，只要走入华家庄的江湖人，都知道有一个女孩曾被灭门，是华家庄好心收留的。华家庄收留她的人，却没顾及她的心，最后她杀了自家师兄逃出华家庄，如今华家庄秘密寻找她，要她回去，她是没好下场的。大妞，你的个性该跟她一样啊。』

『现在的我，是兰青养出来的，兰青的好，都在我身上。所以，你该问兰青，为什么把我教成这样？』

他好？难道她没有听见华初雪那句黑鹰卫官是兰绯引入关家庄的？如果不是兰绯恨他，关家庄又岂会遭到灭门之祸？他心里无故又怒，道：

『你身上有好的东西？你才是不正常的人，你比得过那个华初雪吗？你这傻愣子……』

『大妞有兰青！』她用力打他的手臂一下。

大妞有兰青！他面色复杂，这话她也说得出口，这话她能想着多久？

一年？两年？然后十年后后悔了？

她的颈子极细，此刻轻轻一折，什么也没了，哪来的十年后她会后悔？他多想留住她还不恨他的这一刻，让她就停在此刻，那么，那个一心疼他的大妞就能永远地被保存在他心底！

大妞有兰青，哼……他冷冷瞥向那些江湖人，状似无意地掠过某个江湖人。他心里复杂，但嘴角不由得泛起冷笑来。

终于要来了吗？他等了很久呢。

第十二章

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长平还有点回不了神。她只记得在客栈面前遇见云家庄数字公子傅玉。

傅玉是云家庄八公子，她在云家庄时傅玉是个没心眼的人，担心她练功过头，时常鼓励她偷懒，会遇见他她不意外，因为数字公于通常是游走各地的。

她伸出双手，根本一片黑暗，完全看不见四周。她摸黑往前走，摸上平滑的墙面，似是密闭式的地牢……这是哪儿？兰青的那一年，就是在这种不见天日的牢笼里度过吗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脱逃，不知是不是至死都无人收尸……兰青他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？

思及此，长平心里微疼，接着想到自己也落入同样的下场，不由得一凛，她强压惊惶，静心回想事情的始末。

自二楼窗子往下看去，兰青看见街头一名青年叫住正要入客栈的长平，那青年是云家庄数字公子傅玉。

长平停步回头，在看见傅玉之后，微笑地与傅玉说话。

兰青轻哼一声，拉回视线，落在地上跪着的黑衣青年。

『兰墀，我准你说话。你不辞千辛万苦也要追上我，你真忠心啊。其他弟子呢？』

『当日在「立德客栈」兰家弟子死伤七人已送回兰家，剩下的在镇外等候。』

兰墀瞟向桌上剑盒。他轻压盒扣，盒盖立即蹦开，里头正是当日他在剑柄布毒的鸳鸯剑。

『你竟能抢下它，也没私吞，这真让我感到惊讶。』

『这是属下本分。』

兰青哼了一声，又望向正与傅玉说话的大妞。

兰青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：

『原来，兰绯对鸳鸯剑没兴趣，这才没抢下你手头的剑盒。兰墀，当年我割去身居兰家重职八名弟子的舌头，却不曾动过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』

兰墀不敢答。

『因为，当年在牢里，你曾偷渡一口水给我你是这么想着吗？』

『属下不敢。』

兰青摸着他送回的鬼面。笑道：

『你不敢居功，是因为，你也知道，你并不是同情我，也不是看不过去，而是，你眼光准，选择真正的赢家，让自己的未来好过些。兰林死时，你不是暗地大哭一场吗？』

『属下……』

『我知道你跟他不要好，你也不过是想，谁也摆脱不了兰家这肮脏地，留在兰家里的弟子，不是得忠心兰绯那疯子，就是兰青这心理扭曲的主子，这两人是兄弟，都疯了，不管你们倾向谁，只要主子在的一天，你们就随时会丢性命，是不？』

兰墀垂首不敢说话，但全身开始发颤。

兰青见状，轻笑一声：『我事事都料中了啊。』事事都料中了，所以，大妞的事他也看得神准，就算大妞出乎他意外地没有仇恨他，但，终有一天，会的。

『当日在凌虐我的兰家弟子里，唯独你没事却不是你送给我的那口水。我留下你的命、你的舌头，就是要你与兰绯暗渡陈仓。他，真的没有找上你？』

『没有没有……家主开恩，当年兰绯家主，不，都是兰绯强迫我们入地牢执行那些凌辱……』

『住嘴。』兰青忽地喝止，他瞟见长平上楼来，笑道：『兰墀，你先下去吧。』

长平与兰墀错身而过，上前一看，看见那对鸳鸯剑。

兰青顺着她的目光，淡淡一笑：

『鸳鸯剑本是关家之物，但如今不回关家也好。』

『兰青说不回关家就不回关家吧。』

他斜她一眼。『你就一点主见都没有吗？』

她想摸上鸳鸯剑，却被他一手拍开。『剑柄有毒。』

她又缩回手，答道：『我看重的事，才有主见。鸳鸯剑丢了也行，兰青在立德客栈时不正是这意思吗？』

『你这小小丫头，也开始揣摩我的心思了吗？』

『兰青还是多信赖人一点好。我瞧你之前一路上，并不信赖其它兰家人。瞧，那个叫兰墀的不也出乎你意料，把剑抢回来也没私自独吞啊。』

兰青眨了眨眼，差点以为这丫头背后站了那个总是好心肠的关长远呢，她怎么不多学点她娘亲，多增一份怀疑，就多一份保命的机会啊。

『大妞，刚才你见到的兰墀，当年也跟其它兰家弟子虐待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要我信赖他们？你猜当年他们是怎么凌虐我的？炮烙、刀割、插针，甚至……』兰青本以为

她会喝住，不忍心再听下去，哪知她双拳紧握在侧，全身紧绷，一双清眼连眨都不眨直勾勾望着他。

她这是在……准备听他诉苦吗？就算她舍不得他那一年所受的苦，她也要听完吗？俗追傻瓜就算她要听他也不愿说出那些丑陋事情。他伸出手，迟疑一下，将她搂进怀里。

『傻大妞，你抱着我。』

她用力抱住他。『兰青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以后你功夫别练了，师祖说世上有一种奇怪的功夫，练得愈高，愈是容易像妖精迷惑人。我不知这跟兰青练的邪功一不一样，但，不要练比较好。』

他失笑。

长平重复：『不练比较好。我是打从心里喜欢兰青的，但又会被兰青迷惑，那很痛苦的，明明我想疼惜兰青，我不想这么……这么欺负兰青。』那种感觉至今令她感到愤怒无助，她一点也不想那样粗暴，可是在兰青面前她无法控制意志。她又道：『以后，万一兰青遇见喜欢的人，像今今跟师父间一样的喜欢，那她会搞不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兰青的，兰青要值得最好的。』

『遇见喜欢的人啊……』

『兰青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是真心喜欢的姑娘，你不要再碰她。』

兰青扬笑：

『你真是孩子想法。好啊，大妞，你要能拿什么我值得看重的东西来交换，我从此听你的。』

她微地退了一步，跟他对视。她拉过他的手，轻轻压在她胸下的地方。

他一怔。

她认真道：

『我拿鸳鸯剑跟你换。兰青，我会拼命活下来，可是，不如人意时常有之，如果哪天我死了，这里是胎记，关家男子体质特殊，每隔二代成婚后男子喝药物，生出的男孩子就有胎记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胎记会在我身上。这个胎记你印下来，请专门的师傅放大绘出，应该是地图，再拿另一把鸳鸯剑去找。人是不可能许愿成真的，所以，极有可能人误解它愿望成真的本意……今今说是满地黄金，纸伯伯却说也许是神医秘书，到时兰青真能用上，就去用吧。』

兰青看着她，勉强笑一下：『大妞，你这真像是临终遗言啊。』

『不是遗言，我说了会拼命活下来，我只怕遗憾。万一真有不幸，我要及时把兰青最想要的东西送给你。』

兰青心一跳，见她要退离他的怀抱，连忙反手撑住她的手臂。『你……』大妞她看穿他将要做的事吗？这个傻瓜怎会看

穿？

她见状，难得露齿而笑，摸摸他的头。

『兰青，八公子说他跟云家庄马车来到附近我去车上拿纸伯伯的药，马上回来。』

『大妞！』他猛地拉她入怀。

好半天，他就抱着她不放，长平静静站着任他紧搂着。

『好，大妞，我承诺，以后不是心爱的人，我不会动手动脚的。』他沙哑道。

『嗯。』她嘴角扬着：『兰青这样，我才喜欢。』

『你老是说喜欢喜欢我的，你怎么不问我喜不喜欢你呢？』

『那，兰青，你还喜欢你眼前的大妞吗？』他目光一时痴痴，轻轻抚上她的脸，慢慢说『以前的大妞，我已经忘记她的长相了，但大妞能长成你这样，我却是很欢喜。』

她开心地笑了。『我想用我的眼睛看着兰青一辈子，所以，我不会轻易走的。』语毕，她又忍不住心里的怜惜，轻轻替他撩好长发。『我马上回来，你等我。』

『……大妞，喂我一颗蜜饯好吗？』

她闻言，心里更高兴，连忙自宝贝袋里挑出蜜饯，送进他的嘴里。她快速地下楼，隐约听见他低柔的一句：『再见了，大妞。』

再见了，大妞。
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……她闭上眼，想起一切，原来兰青自始至终都知道傅玉是冒充的，他不但拿她诱兰绯，甚至有意要借兰绯之手送她上路。

兰青就这么的恨她吗？还是，太爱她了所以受不了她活着？他那样复杂的心态她不懂，要给她时间去懂啊！

她眼里涌进酸涩，几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不行，她长大了，而且她还要顾着兰青，她还不能落泪。

她深吸口气，告诉自己，她必须坚持。她不知道兰青当年到底是出现什么执意而撑上一年，但，她必须撑下去，撑下去才能完成她的梦想。

长平冷静下来，感觉有小动物擦过足下，她心一跳，知道是小老鼠。

这样的黑暗里潜藏着多少看不见的东西？

思及此，她心里微凉，只觉得黑暗之中有千万个鬼怪随时会向她扑来。

以前有次兰青忘了买蜡烛，她才刚爬上床烛火就熄了，屋里略蒙蒙的，那时她不会说话，全身微微抖着，是兰青抱着她一晚，哄她睡的。不怕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
当她定神时，就听见密室里传来呜呜咽咽的泣声，她一直没察觉到。

是……华初雪！

她想起来了！她遇见兰绯冒充的傅玉时，华初雪忽然也出现了，正是华初雪出现了，数度打断她对傅玉些许的疑虑……华初雪跟兰绯是同伙？

长平摸着平滑的墙面往哭声处走去，途中不住有细长的虫子窜过她的足下，直到她踢到一具人体，她才慢慢蹲下来。

『……华初雪？』

那哭声终于止住。『关大妞，你还活着？』

『我皮粗肉厚，不碍事的……』她摸索着这具人体，是个男人。『他是谁？』

『……我师兄……』

师兄？长平直觉想起那个寻找华初雪的华家青年。她摸上他的腕问静心把脉。

『你不觉得这里很恐怖吗？你永远不知道这里头藏着什么……』华初雪哽咽道。

『只是一些小虫子而已。』

『小虫子？怎么可能？也许，兰绯就在这里听着咱们说话，也许……也许，这里头有鬼……』

『鬼？』

『你爹你娘没有入过你的梦要你报仇吗？难道你不觉得你爹娘就在这里怨恨地看着你吗？一直看着你一直看着你！』

不知道华初雪是身受恐惧还是有意吓长平，当她说这话时，长平先是一怔，而后直觉看向黑暗里。

爹跟娘……会怨恨她吗？

因为她没有亲手杀了黑鹰卫官，因为她不认定兰青是仇人……所以，会怨恨她吗？黑暗容易使人幻想奔腾，她好像真的看见爹跟娘了。

爹对她向来有距离。娘曾跟她说爹不是讨厌她，只是怕愈接近将来失望就愈重，爹就站在黑暗里动也不动，用那双将她塞进衣箱里的眼神看着她。

要她活下去，要她活下去，就算是蠢孩子，也要她活下去。

娘自爹身边走向她，轻轻弯身笑着环住她。就算是认贼作父，也要她活下去，要她忘掉他们活下去。

长平再一眨眼，眼前恢复一片黑暗。

原来，爹娘在她心目中一直是这个模样，所以她不会害怕，不懂恐惧。她低语：『我不怕，我能活下来，都是他们给的，我要是害怕他们，他们一定很难受。』

『为什么……』

『咦，他的脸怎么了？』长平摸上华家青年的脸，只觉得满手鲜血。

再一细摸，发现这人的脸侧掉了一块脸皮。

她心骇然，连忙自宝贝袋里拿出剩余的柳色伤布。

华初雪轻声说道：

『兰绯本要剥下他的脸皮当人皮面具的，后来师兄挣扎，毁了脸皮的完好，兰绯才罢手。』

『那……傅玉呢？』

『我跟江无浪自立德客栈逃出，中途遇见云家庄八公子……兰绯不可能在江无浪眼下动八公子，不是真人皮的面具容易被熟人辨认，所以他要我引开你的注意力……』一顿，华初雪低哑道：『可是，我没有想到，原来兰绯打的第一个主意竟是师兄……我一来就见他鲜血淋漓……关大妞，为什么你这么好运？为什么你什么事也没有，为什么你身边的人都好好的……为什么我明明决定跟兰绯去放手害人，可是一看见师兄变成这样，我害怕又内疚……』

『……因为你师兄一定待你很好。我跟兰青遇过他，他正在找你，说如果遇上你了，要咱们跟你说，公子还没有发现，师兄安好，要你尽速回庄。』

『是么……师兄真这么说？他……这个师兄是庄里老实人，那眉师兄还没死么？关大妞，我受够了每次在华家庄里大家看我的眼神，他们怜悯我、同情我，每当江湖人跟师父谈到血案时，总是要以我为例子……血案遗孤就必须靠人这样施舍吗？』

长平闻言静默。

『现在可好，我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小时候我连对我吠的野狗都敢杀，我以为，我跟兰青他们志同道合，跟着他们我才能活得洒脱快活……关大妞，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？你隐藏了多少丑陋？』

长平闻言，想起小时候野狗追着她，她还不知道要跑，被狗咬了一口，是兰青来救她的。

她只记得狗倒下了，兰青抱她回家。现在想来，那只狗死了，是兰青杀的。原来她傻到不懂保护自己，兰青就代她脏了他那双手。

她喉口发酸，又看向黑暗里爹娘曾站立的地方，她嘴里说着：

『华姑娘，你抱着你师兄，别让他的头碰地，会失温的。』

黑暗里宪章着，长平听见华初雪手忙脚乱环住她师兄。

她深吸口气，清楚道：『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每年元旦总要许愿，我许的愿望是兰青在、今今在，每天我都看得到他们，不要跟爹娘一样有一天就不见了。我恢复神智的那年元旦，我许了个愿望，伤害过兰青的任何人都死光吧，就只有那一年，我许了这个愿望。』

『……之后你的愿望呢？』华初雪注意力被长平带过去。

『只要兰青完好无缺地回家，谁都不要死，只要兰青完好无缺回家，我愿意一辈子当哑巴。我不能恨下去，我一恨下去，迟早，我一定会忘记我对兰青的喜欢，而专注在这些仇恨上。』

『……是这样吗？』

『我爹一向嫌我笨拙，但，如果他知道我活下去的代价是永远被人施舍，他还是会将我放入衣箱里，我娘还是会将箱盖合上。』

兰青呢？在这种黑暗的地牢里，到底是怎么想她的？是在想，不会有人愿意一生照顾蠢傻的大妞，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吗？

她无论如何也要出去，也许将来兰青会遇上真心待他而他也喜欢的人，但，他是感情慢热之人，除非他再遇上一个幼年大妞，所以，她得出去，在兰青遇见真心喜欢的人前，疼着他、保护着他。

低微的泣声近在耳边，长平发现她的衣袖被华初雪紧紧撑着，根本是埋在她肩头哭了。

她又看向先前爹娘站立的黑暗处，稳定心神决心不管在这种地方待多久，都不让自己崩溃。

『兰青！』江无浪与傅玉一前一后奔上楼。

兰青正坐在窗边喝着酒呢，他瞟向他俩，又下意识地落在他们的身后。『大妞呢？』

江无浪面色冷漠。『这话还真要问你了。』

『问我？』兰青又不经意地看向窗外。都五天了，兰绯竟没找上他……他以为是江无浪救了大妞，但，现在更有可能是大妞已经死了……思及此，拿着酒杯的手指微微发颤着。

这不就是他所期待的？反正大妞以后也会背叛他，那还不如趁她的眼充满对他的疼惜时，留住这一刻。

『这就是你要的吗？』江无浪冷声说道。『傅临春曾私下对我说过，若然有一天你真疯到无可救药，那就算是向官府买命，也得除去你。我以为你在立德客栈救了大妞，应该不会再对她动手脚，想来我是错了。』

兰青轻哼一声。『她要跟你身边的八公子离去，我能说什么？你不信，可以问这里掌柜，看看五天前她是怎么离开的？』

『五天！』江无浪面色遽变。『这五天来长平岂不是受尽折磨？』

兰青扬眉笑道：

『受尽折磨？若真是让人骗走了，你怎么不说她早死了？你这么乐观啊。』

在旁的傅玉面色古怪，道：

『兰家家主现在猜到是谁带走长平的？』

『嗯哼，兰绯吧。』兰青也不掩饰。大妞那性子能有什么仇人？骗不了云家庄人的。

『我以为兰家家主该明白兰绯的为人。既然兰家家主此刻已知是兰绯动手，又怎会以为长平已死？』

『你这话在绕圈子！你想说什么？』那双妖媚的美目对上傅玉，傅玉心一跳，想起他在密林鼓声里的杀戮，他直觉要往后退去，却见美目紧追着他不放，似乎不问出个答案不罢休。这兰青，想杀了长平，却又关心她?

他迟疑一会儿，答道：『难道兰主子当局者迷？兰绯在江湖史上擅长折磨人，兰主子你该亲身经历过，他想要一个人死，绝不会给个痛快，不折磨个痛快不会放手，难道你忘了吗？』

江无浪看向兰青，却见兰青半垂着眼，神态没有什么大变化，但兰青的手指不住抽动，显然一受到极大的恐惧。

江无浪一凛，追问：『你能猜到兰绯在哪？』

『……我若是猜得到，还需要在这里等着他自动入网么？』

傅玉低声：『无浪，之前你不是要我在华初雪身上下药香，方便追踪吗？既然药香到这附近消失，必是兰绯察觉她身上有异，我们不妨在这附近扩大寻找？』

江无浪半眯着眼，暗自瞄向动也不动的兰青，点头。『好，放烟火找人。』

两人迅速离去后，兰青拿起剑盒，细小的汗珠密密麻麻布满在额面上。

要一个人死就一个人死，何必要凌虐……难道是这几年他施在其它人身上的残忍手段，如今报复在大妞身上？

这几天他心绪不宁，夜夜梦到大妞。他以为是大妞托梦，梦里的大妞跟这几日他相处的大妞并没有不同之处，她话少了点，不是活泼的性子一心为他……他还在想，如果在梦里才能让大妞永远的一心为他，那他，就夜夜在梦里与大妞相会，不就是老天爷送他最好的美梦吗？

一觉醒来，他身处的，还是个疯狂的世界。只要把兰绯杀了，他的仇恨就可以被消灭，大妞死了没关系，他替她报仇……那，现在他那种喜悦又恐惧的心情又是为了什么？兰绯跟大妞素无仇恨，要虐待大妞，必是为他……兰青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兰绯将她藏在哪了！

肚子咕噜噜的，好饿。兰青当初也饿到没人给饭吃吗？长平不知外头晨昏，只知华初雪的师兄渐渐气弱，华初雪滴水未沾，初时还吃着长平破例给的蜜饯，但愈吃愈饿，最后倒在她师兄上头。

『会不会死呢……』华初雪喃喃若：『如果真的有人能活着出去……让师兄活出去吧，他只是个老实人，只是无辜来找我……哈哈，我不够坏，到头来，还是白活了……』

长平没有回答她，她盘腿运气，摒除杂念。

这几天来她都是这样过的，但也正因除去杂念，所以她注意到，每隔一阵子会有奇奇怪怪的虫子试着窜上她身体。

这些虫子在动的同时，也有一种异样的声响极轻，如果不是师父曾教她在夜里与人对招，她万万不会感觉得到。

是庞大的动物……还是人进来了？

她以静制动，就这么撑了好几天，忽地，今天她运气到一半，冰凉的掌心轻轻触到她脸上。她一愣，立即知道有外人在这黑暗里！

一直有人定时进来观察她与华初雪！

『真奇怪……这就是兰青的大妞吗？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啊，最多就是撑久了些……』低哑的嗓音在她耳边，有点神似兰青。

兰绯？

冰凉的体温出自兰家妖功，相似的声音出自同一血脉，她心思极·陕，要有所动作，衣领竟被撕了开来！

『不也就只是一个女人吗？为什么他会为你产生那种感情！』

长平不理衣服被撕了大半，硬是自他身侧钻过，同时展出她腰间的流星锤，薯地，她的长发被揪住，身后的男人扣住她的小铜锤一捏就碎。

『好差的功夫啊，你道，兰青到底是怎么对你产生感情的？』

『你若真心真意待人，自然会产生感情的！』

『真心真意？兰青么？没道理他有的，我不会有。这样吧，你待我如待他一般，我若能产生与他一般的感情，我就饶了你一命！』

『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！』

一声鸟啸打断兰绯将要说的话。他大喜：『兰青终于来了！算他聪明！知道该上哪找我！』

他寻思片刻，扣住她的手腕脉门。『走。我让你去见他！』他凑近她后脑勺，连个香气都没有，兰青到底是在乎她什么？

华初雪动了动，兰绯不屑看她一眼。『怎的？是想送死呢，还是想活命？』

『……活命……』华初雪忍住耻辱道。

兰绯目光一亮，忽地一脚踹出。

华初雪与长平看不见黑暗里的动静，只知他攻向倒在地上的华家青年，华初雪暗惊，连忙上前要护住师兄，但一想到这一护简直是她自己找死，她又想缩回去，长平没有被束缚的另只手毫

不犹豫地往他打去，兰绯失了准头，一怒之下，猛力击向长平的手骨，咋的一声，明显的脱臼了。

华初雪一头乱发，傻傻地望着长平的方向。

兰绯冷笑，听见鸟鸣，又兴奋地摸上墙上暗门，推她一把。

长平只觉昏暗的光度进入了眼睛……是船舱最底层?

『爬上去！』长平顺着竹梯爬上去，爬到顶端，一阵阳光刺入她的眼里，她直觉闭上眼，兰绯将她推出船舱门外。

兰青正站在甲板上。

他本是微笑，而后看见她衣衫凌乱，竟被撕了大半，美目刹那出现狰狞。

『好多年不见啦，你居然也能猜到我躲到哪。』兰绯轻轻笑着。

『还用得到猜吗？你不就是想毁掉我的所有？你认定五年前在河岸上毁了我，现在，你想同样在河岸旁毁了关大妞，一次又一次的毁去我的所有。你以为，现在我还会在乎她么？』兰青笑道。

兰绯哈哈一笑，忽地抛出一物，落在兰青脚下。

『这是当年那颗迷药，你要再次为关大妞吃吗？』

长平闻言，立即张眼，兰青直觉喊道：『闭眼！』

她关在黑暗里五天，哪能马上接触阳光?

兰青咬咬牙，冷笑：

『你以为，我还是当年的兰青么？』

『不必我以为。』兰绯一弹指，咚咚鼓声即刻响起。『耳熟吧，这不就是平常你杀人的催命鼓声？现在好了，这鼓声又该轮到你小子受了。在鼓声停止前，你若不吃下它，死的就是这小东西，你可以一试。』

兰家鼓声带有嗜血魔音，平常听这种鼓声他心里既是愉悦又有快感，但此刻只觉这魔音如大妞的催命符，一如他在地牢里那样令人胆寒的鼓音。

他暗自定神，神色自若将鸳鸯剑盒抛在地上盒盖不知是不是故意，适时弹开，露出里头一对青铜剑。

『我以为，你想要它。』

『哼，许愿的鸳鸯剑么？骗小孩的玩意吧。鼓声快结束了。』

『你就真这么恨我？』

『会恨人的，是你。兰青，我从不恨你，我只喜欢玩你，我喜欢看你处处不如我……』忽地，兰绯往长平胸前破衣探去。

『住手！』兰青咬牙。大妞衣衫再撕下去，只怕胸腹间的胎记露了出来，难保不会让兰绯起了疑心。

他慢慢弯身拾起那颗白色的药丸，正是五年前那颗毁了他后半辈子的药。他看向长平，长平正张眼看着他。

他微微一笑：『好，我吃。』吃了药，兰绯要对大妞下手太容易，但兰绯绝对会先杀了他后再杀大妞，这一次，他不会有求生意志，就跟大妞一块走。

白药含进嘴里，几乎入口即化，药效很快布满全身，他只觉得全身虚脱，必须靠着船柱，才有力量挺直腰身。

兰绯目光大盛，哈哈大笑：『真有趣，就为了一个关大妞，你竟然心甘情愿重蹈当年的路？』

长平一见身边的男人满心都放在兰青身上，她猛地扑前，一脚踢起鸳鸯剑盒，取出那青铜长剑。

『等……』那剑柄有毒啊！兰青及时住口。有没有毒……对她都没有意义了吧。

她本要控制那沉重的长剑，但手伤遽痛，不由得一松，长剑落地。她又撕开右手伤布，重新执起那把沉重的青铜剑，将剑紧紧与手绑在一块。

兰青撇开眼，忍住眼底的痛缩。有必要做到这地步吗?

兰绯略为吃惊，眼底闪过迷惑，嘴里道：『这真有趣。小东西想做什么？』

长平不回话，就这么直挺挺护在兰青面前。兰绯眼里火光大亮，忽地掠前，一手撑向长平颈子。

长平长剑舞动，虎虎生风，舞动虽慢上一拍，却极合沉重的青铜。

他格开几招，突地探向兰青，她又扑了过来。

他面色大喜，踹中她的肚腹，长平整个人飞了出去，她及时以长剑用力砍进甲板，才止住去势。

兰绯见状，大笑。『当年你护她头骨，如今她护你性命！真有趣！』

忽地又要打向兰青。

长平一跃而起，拼着命格开他的招数，但顾得了东就顾不了西，兰绯声东击西，一脚踢中她的腿骨。

喀的一声，她的左腿硬是不弯，长剑砍入甲板，双手紧紧撑住剑柄，这才没右跪下。

兰青冷冷看着兰绯。『你就要玩她彻底，才要一刀杀了她吗？』

『我好奇啊。』兰绯又上前一步。『我想看看当年能让你撑到最后的娃儿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让你如此记挂啊！她很普通啊，但她如此保护你，我……』

长平猛地旋身，以断骨的左腿踢向兰绯。兰绯大笑出声，才要扣住她的腿，要她人腿分离，哪知她竟拔出长剑，趁机借着天光，一个反射，兰绯立即松手，退了几步，剑刃仅仅划过他的衣衫。

长平整个摔在地上，暗叫可惜。她功力差、功夫差，只要是江湖上的东西她都差，再这样差下去，就算她跟兰青见面了，怕也是拖累他。

师父出身名家，但正邪之分淡薄，他告诉她，若有一天真遇兰绯，她想保住重要的人，就得投机取巧！

她对功夫上的反应并不快，所以刚才那些招数全是师父反复跟她对招，她才记住的！

『……够了……』兰青低语：『你……何必挣扎……』他们一起走，不是很好吗？

『不够！』长平倔着气，硬爬起来又站回兰青面前，那把长剑还死死绑在她手上。她头也不回地说：『我跟兰青都会努力活下来。这人拆散我们五年，兰青本该快乐生活，却被他害成这样，我绝不把兰青交给他！』

『难道你不知道当日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走？我想害死你啊！』他咬牙。

『我知道！兰青害怕我会背叛你，兰青害怕我要报仇！我曾写了满满信纸给你，我的仇人一直不是你！是你把我救出来的，大妞最美好的部分是兰青给的，现在的大妞，就是兰青！』她眸亮神清，毫不考虑地说道。

最……美好的一切是他给的吗？兰青面色微白。多讽刺，他把最美好的部分都给大妞了，留给自己的，却是最污浊不堪的，可是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他想，他还是会选择与大妞生活十年，再陷入那一年的地狱。

不是他疼大妞，要把自己曾有的美好给她，而是他一生之中，那十年令他眷恋难忘，纵然那十年记忆模糊，但他一直知道那十年是快乐的。

最美好的部分吗……

兰绯失笑：

『这一切，一点也无法感动我。』他眼底抹过瞬间迷惑，接着又笑：『小娃娃知道他在牢里色诱了多少人，才得见一片天的？』

『兰青就是兰青！见天很好！』

兰青瞧向她的背影。她的背衫已然湿透，手臂不受控制轻颤着，他半眯着眼，不忍再看。

『那……我留你一条命，你就把心放我身上吧。』兰绯笑道：『这世上，有人会在立思兰青那必定也会在立思我吧，没道理他有，我却没有。』

长平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师父曾说，她若遇强敌，当真逃不了，就先出手，若让兰绯先出，依她回击慢人一拍的动作，只怕还没想到对敌的招数，项上人头就滚落地了。

不行！现在她是兰青最后一面墙，她倒了兰青怎么办？她迅速拔起长剑出手了。

她没有看见兰青伸到半空要拉住她的手，她再度跳起，挥剑相向的同时，兰绯眼捷手快，闪过她的长剑，扣住她的手腕，一捏。

『大妞！』兰青脱口，眼底已起薄雾。

长平终于痛叫出声，接着，她的手与剑绑在一块的布被划了开来，那把长剑落在兰绯手里。

长平咬牙，突出意料之外，在距离之下猛地一撞。

碰！

那铁头功撞得兰绯一痛，目光短暂失去焦距但他反应极快，知她手中有伤，看似接她一招，其实硬生生地剥下她的手肉。

长平双眼已红，紧闭嘴巴，不让那痛彻心扉的呼声自嘴里溢出。兰缕反手一扣，狂笑：『只要你在乎的人，都会死在我的手下！』剑光凌凌直逼长平。

避也避不开，长平连连退后，本能以手臂挡剑。这一剑刺中，她手臂必废，但只要留住一条命，那么，就算断臂也值得！

这就是今今、师傅长年教她的！不管受到什么挫折，哪怕是残废了，留住一线生机才能对得起自己！她的命，是爹娘给的、是兰青保住的，不是她一人，兰青要以她诱出兰绯，她可以去完成兰青的愿望，但，她不要死！不会死！

她背后的男人眸色迷乱，有怨带恨、又有怜惜，他闭上眼，咬牙忍着。

『关大妞！你真是找死么！』兰绯眼露精光一时说不清心里的失落来自何处。

长剑将要刺中她的手臂，长平背心忽地感到吸力，无法控制往后滑去。

接着，红色衣袍的主人竟从她身侧窜出身迎上兰绯。

『兰青小心！』不对，兰青哪来的力气避开？

长平傻眼了。

那长剑刺进兰青体内的同时，兰绯突然止住去势。河水送来的冷风令得兰青黑发飞扬，他哈哈大笑：『原来今天陪我死的人，是你啊！』

兰绯恼怒又不可置信，缓缓低头，那状似钥匙却也能杀人的鸳鸯剑正送进他体内。

兰青神色柔和笑道：『这么容易，这么容易你就杀了我，你满意了么？』他握着剑柄使力，迫使兰绯连连退后，靠向船栏。

『你疯了你……』兰绯连击他的肩头，兰青却动也不动。

『我们早就疯了不是吗？』兰青一笑，是这几年唯一清爽的笑容。

『当兰墀送回鸳鸯剑时，我就知道你要的不是剑了，从头到尾你等的是大妞！你找她做什么？直到方才我才明白，因为你从头到尾没有这种感情啊！』

兰绯恨恨地瞪着他。

长平傻住了，那青铜剑穿过兰青的背心…穿透兰青的身子……

有小船追上，停靠在这艘船边，江无浪翻身上船，顺道拉了傅玉上来。他一见长平安然无恙先是松了口气，而后看见船栏两人致命的一剑，微地一怔。

『嗯？原来搞了半天，你无法理解我跟大妞之间的感情……是不？』兰青说话已缓，仍是目不转睛地笑看兰绯。

兰绯咬牙切齿。『只要你有的，我都该有，没有道理你能赢过我，兰青，你也不过是走运罢了！』

『我是走运啊！你一生，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我宁愿保住大妞的头骨也不要命吧。就算你……把我丢出兰家，占住兰家之位……你还是无法了解，为什么在那个地牢里，最折磨我的会是一个傻孩子，所以，你才想亲手抓到大妞！在我眼里，你多可悲啊！世上不会有人无条件喜欢你相信你，哈哈……你赢得了我吗？你永远是输家！你永远不会拥有另一个大妞！』

『兰青……』长平颤声轻喊。

兰青似是听见这声呼喊，瞳眸蒙蒙，头也不回地说：

『就到此为止了……大妞，把一切停在此刻，很好，是不？』

不必反复想着大妞何时会报仇，不必想着大妞是不是在骗他，不必想着如何牺牲大妞换兰绯出面，一劳永逸。

他无法忍受大妞最后以异样眼神看他，他也无法眼睁睁看大妞在他面前死去，就算他杀了兰绯，也阻止不了自己已是第二个兰绯的事实。

以前他总骗自己，兰绯才是真正阻碍他与大妞平静生活的凶手，不，其实是他自己。现在的兰青，很清楚知道就算杀了无数个兰绯，只要他自己一日不死，他就有可能错手杀了大妞。

他这样的人，还是带着兰绯一块走，对大妞、对他自己，才是最好的吧！

『……』长平傻傻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终是忍不住，眼底蓄满的泪模糊她的目力。她是要找兰青回家，不是要兰青送死！

兰青没再理会她，他对着兰绯笑道：

『你躲了这么多年，偷窥了这么多年，不累吗？我在兰家可累了呢。一块走吧。』

『……因为，你想保住关大妞？』兰绯哑声问道。

『这一次，我回答你，对！咱们俩兄弟已经不适合留在这世上，谁都不快乐，既然如此，一块下地狱去清旧帐吧！』蓦地，兰青一鼓作气，推着他，两人一块坠河。

『兰青！』长平要奔上前，但左腿一软，整个扑倒在地，她不死心，硬拖着左腿奔到船栏。

她见河面尚有波浪却无人影，显然兰青死命拖兰绯下河面深处。

长平翻过船栏，跟着跳河。

『长平！』江无浪急声大喊。『混蛋！傅玉快点烟火！一旦有云家庄弟子来，叫他们等着！不要太接近这里，兰青他们身上的血有毒！』

语毕，要跟着跃入河时，江无浪发现兰家家主的鬼面具落在甲板上。

这鬼面具江湖人人都认得，他古怪地看一眼跟着上船的兰墀正想上前拿起面具，江无浪快他一步拾起揣进怀里，迅速跳下河里。

长平闭息一入河中，就看见兰青拖着兰绯往深处游去。她连忙游过去，一把要拉兰青出河面，但兰青压根不理她，执意要兰绯死在此处。

不要这样！她宁愿兰绯活着，也不要兰青死！她拼命拖着，兰青终于有了松动，她见兰青已渐渐失去意识，赶紧扯开他握着剑柄的手。

她双眼好痛，流过她眼前的不知是泪还是河水，她不能深想，专心一意托着兰青要往河面上去。

足踝被缠住！她低头一看，居然是兰绯紧紧撑着她的足踝，想要同归于尽。她死命踢着，兰绯似死又没死，双目瞪大，直勾

勾地望着她，就是不放手。

太重了，她游不上去。

江无浪游过她的身边，轻拍她的肩，用力拉开兰绯，对她指着远处，再指着船摇摇手。

她感激地看着无浪，憋着一口气，不游回船反而往远处直游而去。

她心里祈祷着，只求天上爹娘保住兰青一条命！她等了五年，终于寻回兰青，不要这么快带走他！

船已成一小点，她游到岸边，破水而出，连忙拖着兰青上岸。她一身湿答答，颤抖的手指感觉不出他的呼吸，连忙又枕在他的胸前细听他的心跳，听了好久终于听到了！

她赶紧打开她的宝贝袋，取出被油纸包好的七彩烟火。烟火升天，最快半刻钟就有人来。

她紧张地先处理他的伤口，再小心翼翼环住他的头，怕他失温。

『兰青……兰青……别走……』她哽咽道。

拼命忍着眼泪，但泪珠过于凶猛，啪啦啦地滚了出来，她埋在他的发间哭着，不敢抬起头，怕天上的爹娘看见了，怨她没有藏好她的眼泪，她第一次哭泣该给爹娘的。

『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兰青真的很苦……对不起……不要带走他……』

第十三章

身着白絮，没有定点，仿佛他的魂魄早已归西，但鼻间有浓浓药昧，偶有雄鸡在鸣，又如在乡间，将他整个意识陆续迎回。

兰青一个皱眉，掀动密密睫毛，徐徐张开眼。

灰色的屋梁、黄色的砖墙……真眼熟……他转头，看见架上老旧的洗脸盆、毛巾、小小的凳子、茶几、桌子……这不是他跟大妞的家吗？

他是作梦吗？作了好长的恶梦。大妞还在云家庄练武吗？路上总是有野狗，她根本不知逃跑，他该去接她的。

门轻轻开了，有个少女背着夕阳光芒，端药进屋。

『兰青？』那声音沙哑又低沉。

大妞？怎么长这么大了？他略带讶异，想要坐起，长平又惊又喜奔到床边，叫道：

『别起来别起来，你还伤着呢，兰青，你醒来真是太好了太好了！』

『……你……』兰青忍住不问她怎么脸色怎么不好，回忆涌进心口。『这是怎么回事……兰绯呢？』

她嘴角翘翘，似在淡淡微笑，但眉目尽是藏不住的狂喜……她坐在床缘，用汤匙杓药送到他嘴边。

『一个问题，换一口药，兰青乖乖。』

『……』兰青全身虚脱疲倦，一时没法抵抗，也不想推开她，张口含住药水。

『兰绯应该死了吧，我没问。』她轻声说着。

他又喝了一口药，目光直盯着她。『你送我回来的？』

『嗯，其实是云家庄帮忙的。纸伯伯本来估计你应该昏迷个半年，但他说，你个性顽强，不出两个月一定会醒来。我们才刚到家，你就醒了。』

『谁让你带我回来这里的？』

长平直喂完他整碗药，才松口气，露出满意的表情。『兰青不是提过不信赖其它人吗？你回兰家一定不放心，怎么养伤？还不如回家，我照顾你呢。』

兰青轻哼一声。他浑身上下都是浓重的倦意却也知道不管在哪儿，都会防备着人，这傻妞，还真以为他回这老家就安心了吗？

她替他盖好被子时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她以为他又困极睡着，静静在一旁啃着馒头，填饱肚子后，刷牙擦脸，便打起地铺。

她坐在地上，看着他方向好久，终于放下这一个多月的忧虑，倒在地铺闭上眼睛。

她真的好累好累，从她十二岁彻底清醒后，她就好累。原来，当个正常人，是这么的累，她心里总是这么想着，这世上的人，都太累了而不自觉，能做到像今今那样什么都不管多好。

她拉好暖被，微地靠向床边，只盼能多靠近他一点。

兰青还在，兰青醒来了！这念头徘徊不去，如果她个性再活泼点，此时的狂喜肯定会让她满屋子跑来跑去。

她笑容扩大，又傻傻地看着床上的阴影一阵，才合目睡去。

兰青在，真好。

她终于可以放下心了。

『……她是怎么了……睡了两天了，我摇她，她也不醒……』那声音，有点迟疑但有更多的担心。

『大妞是安心了吧。你以为她这身功夫是怎么学的……日头未出，她就起床习武，日落了也不休息，这五年多里除了除夕那天不练武外，她哪天不是拼着命的？她这口气撑太久，如今你回家了，你让她好好睡一觉是怎样？』

是纸伯伯的声音，她还有点累，让她再偷懒一下，起床后会好好感谢纸伯伯。如果不是纸伯伯担心她，一路往北方来，兰青也不可能活下来，所有的人都对她很好很好，她感激在心头，所以，她更不能行差踏错，丢了爹的面子，让大家失望。

她有十二年无忧无虑的日子，那，这五年她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是应该的，只是现在让她再眯个眼，小小偷懒一下。

『她……练武，不是为她爹娘吗？』

『哼，你这小白脸就不想面对事实吗？明知长平练武不只为关长远，她就盼有一天能救你出地牢，就算你出了地牢，只要没见到你一面，就不放弃练武，怕哪天你需要她，她却没法救你……』

『公孙纸，你人老了，话也多了……』

她想笑。纸伯伯话本就多，多到有时他来云家庄找她时，所有弟子眨眼消失，不敢与纸伯伯对话。可是，她喜欢跟纸伯伯说话，因为她一点儿也不爱讲话，纸伯伯一直讲，她负责听就够了。

兰青回家了，兰青回家了，这令她感到无比心安，长年的愿望终于成真。

她还不饿，再贪懒放松一下，就跟以前一样，她睡懒觉时兰青总让她睡个够，她不必去管是否世间其它心烦的事。

真好，是不？

『……四天了……你是老人胡涂了吗？有人因为安心睡上四天的吗？』

『你是存心要跟我抬杠是不？我说了没事就没事……有本事你把她叫起来啊……』

接下来的话她没听清楚。兰青，你别跟纸伯伯斗了，纸伯伯跟人抬杠的功力可以说是，就算有百人成队而来，纸伯伯也可以一一击破他们。

她想她还是起床好了。偷懒的感觉真好，但她也不能一直睡下去，她还有许多事必须做……忽地，冰凉的掌心落在她的额上。

是兰青！那掌心来回轻抚她的额面，长平暗暗满足叹息。有好久好久兰青没这样哄她了，以前她半夜睡不着时，兰青就是这样哄着她，直到她睡熟。

兰青坐在床缘，愿意陪着她，那她再睡一下好了。他身上香气虽然扑鼻，但此刻她没有扑到兰青身上的冲动，她心头平静，平静到好高兴……

兰青，兰青终于回家了……

指尖轻碰到他的衣袍，她好安心，掩不住欣喜的心情沉沉睡去。

当她再度清醒，肚子饿到咕噜噜叫着。长平饿得受不了，终于翻身下床，床上有红袍让她压着，显然是兰青留下让她安心睡的。

她嘴角又扬，洗脸刷牙后，用力伸个懒腰。

一出门，正好看见华初雪蹲在小客房前。

与其说是小客房，不如说是小小隔间。自她过十岁后，兰青就将一路通到底的房子隔开，这间小隔间让她换衣洗澡，平常则是今今来做客时，跟兰青一块待在那里喝个小酒，而她就在旁乖乖喝茶。

这屋子，一向只有今今来做客。

她轻步来到华初雪面前。华初雪对她比手画脚好一阵，她也看不懂，她听见小客房里传来今今的声音，不知不觉就一块蹲下来。

『兰青，你好样的！我想尽办法传信给你，你连理也不理，这绝不是一坛酒就可以解决的了。』原来今今是送酒来了，长平想着。

兰青微微一笑，接过那满满一碗烈酒，一口饮尽。

『你那些信，初时我都看过了，之后来一封烧一封。』

李今朝疑惑看向他，问道：

『那一年，真让你性子大变到连大妞都不要了？她是大妞啊，你从小疼到大的蛮妞，你就这么任她一个人……』

兰青目光落在窗口，淡淡插嘴着：

『不过是个娃儿而已，疼的时机过了，就再也没有感觉了。』他瞟向李今朝，笑道：『今朝，你想不想知道那一年里，我受过什么罪？』

『好，你肯说我就听！』

长平迟疑一会儿，本该离去，兰青想倾吐的对象是今今，不是她，她不该偷听，但她的双腿就是不肯动。

兰青不说话，又喝了好几口烈酒，才缓慢地一一数来各种酷刑，长平连听都没听过，当她听到兰青被迫色诱他人来保住自己的性命时。她双拳紧握，掌心刺痛到连她的心口也痛缩起来。

『……他拿大妞的头骨来骗我，偏我就是中了计，我心里明白那时大妞早死了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信了兰绯的话。今朝，你说，我到底是着了什么魔？为了一个傻妞，她家的血案我甚至是帮凶，为什么我要为了她受到这种无止境的折磨？这就是我的报应么？』

李今朝沉默，一口喝尽火辣辣的水酒，再替两人倒上满满一杯。

她不必说话，她只是个倾听者，只是，兰青是个男人，再怎么要好的朋友，也不会说出他最难以启口的一面，但他说了，她就会听！

兰青笑着接过那酒。『我很久没喝得这么畅快了。』

『这话你可别跟大妞说，也别跟公孙纸说。』李今朝笑道：『你肚腹间那个缝上的洞，让一般人半年下不了床的，现在才多久，你不但下床还能喝酒，被发现了，我可不管的。』

兰青面上始终噙笑，目光落在窗上。

李今朝本以为他是随便定焦距，但他看窗外的眼神柔软，就像是……

兰青又笑着说道：

『我告诉我自己，如果不把大妞自我心头割除，那我永远也出不了这牢笼，只要我能暂时把她的生死抛诸脑后，我就有余力应付兰绯，等我出去后，我要亲眼确认大妞的生死，最后，我终于出来了，却没想到入了另一个牢笼。』他轻笑一声，自嘲道：『当我掌握兰家时，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，今朝？我第一件事就是查大妞的生死。大妞还活着，竟然还活着……那一个晚上我掩面哭了，好笑么？一个大男人竟然哭得难看了。』

窗外的长平把脸埋到双膝里。

『男人哭，也不是件大事。』李今朝咕哝道。

兰青哈哈一笑：『是小事一桩，却是我最后一次记挂大妞。今朝，你与云家庄捎信，提及大妞会说话，也不如以往笨了。那时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再见大妞了，不，从出地牢开始，我就知道大妞不能留在我身边了。』

他一顿，又轻声说道：『我已经跟兰绯差不多了，她留在我身边，我时时疑她，她又如何过得下去？还不如让她在云家庄里过好日子，是不？』

『这就是你不见大妞的原因？』

兰青终于看她一眼，柔声道：

『江湖史上，是否有例子，傻瓜孩子遭遇重击后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』

李今朝想了一下，摇头：『这我没注意过。』

『都成聪明过人之辈。兰家祖上，也曾有一例，醒来后聪明绝顶，杀尽了所有曾瞧不起他的人。』

『你……你就是为此不见大妞？』李今朝简真头雾水。

『今朝，你年岁也不小，主掌云家庄的背后生计，难道你就没遇过聪明之人？聪明人，心眼多，不如傻气时候，傻气时候她对你一心一意，不管你做什么她也只懂爱你；聪明人就不一样了……』

李今朝皱眉，道：

『原来，你怕她报仇。你怕她用尽心思接近你，只为报仇；你怕她装傻，就为杀你报关家之仇吗？你就为此不见她？』

兰青哈哈一笑，接着轻咳，似乎触及伤口。

『我怕有人杀我么？兰青早在地牢里死了一半，还怕谁来杀我……我唯一怕的，就是大妞她……大妞她用仇恨的眼看我。那双眼睛一直在看我，今朝，不管在哪里，她总在看着我，看到最后，我心里好欢喜，她心里有我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她心里总是有我的。』

李今朝沉默了会儿，又替他倒酒。『大妞现在心里还有你，一直有你的。』

『心里能有我多久呢？』有酒他就喝，连喝了几碗，他深吸口气，道：『今朝，你道大妞心里能有我多久呢？』

『你这什么意思？』

『你说，江湖史上有几桩认赋作父的例子一朝发现，有多少人是美满收场？』

李今朝呆住，随即反应：『这就是兰家曾上云家庄分庄借册的原因？』

当时傅临春得到消息，问了是哪几册被借走后，就说了一句：兰青最后一线渴望也被他自己毁了，从此兰青跟大妞还是分远点好。

她不得其解，原来……他借的，都是提及认贼作父的册子。

兰青微微一笑：

『正是！在关家庄我与她对谈几句，就知道她还是以往那笨拙的大妞……明知道她对我没有仇恨，我还是不时疑她怨她，这已是我的本能了，甚至，我想害死她。她若死，我才能真正安心；她若死，我就不必担心。今朝，江湖史上，每一个例子都血淋淋的，认贼作父的人一朝得知真相，有的一刀杀了养育之人，但事后几年却传出那人疯癫的下场；有的不顾众人指责，放弃血海深仇，供养养育仇人，数年后……受尽心理煎熬自尽了。大妞现在她不死，怎能把最美好的大妞留在我心里？她现在不死，将来她也不会好过，不如让她死在此刻，在她还不怨我的时候。』

『你这个疯子，兰青！』

他连连大笑，笑声又蓦地中止。他柔声道：

『是啊，我跟疯了没两样。鸳鸯剑的风声在这几年陆续传出，我早猜出是兰绯所为，所以我跟云家庄交换条件，只要云家庄给我那一把鸳鸯剑，我从此与大妞切割，其实，我想见她最后一面，我想说不定你会故意让大妞来，也说不定她会亲自前来报仇。只要这最后一面，从此天涯海角各不相干，但她爬上我的马车……今朝，她自己往死路走来，她想要带回家的是以前那个兰青，而不是现在的兰青。只要杀了她，从此，我再无迷惑；只要杀了她，我再无弱点。我心里只要那个美好的大妞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这个孩子，我不要她毁了我的记忆！我无时无刻

都想推她入死路，却又舍不得她……今朝，你道，我这样的人，跟疯子还有什么差别？』

李今朝张口欲言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她能怎么说？兰青最终变成这样，是她所不能理解，但身为朋友她却得义无反顾支持他。

兰青眼底蒙蒙，心神不知飞至何处。他低哑道：

『今朝，我甚至……污秽到，想着……诱大妞与我有肌肤之亲，她就能一心一意为我想着。今朝，你瞧，明明是我养大的孩子，为什么我连这种事都想得出来？我压根无法把她与过往的大妞连结在一块，甚至，我跟她有了亲热，我也不会内疚，这样的人，多恶心？』

李今朝掀了掀嘴，迟疑一会儿，轻声说着：

『我不敢说我懂你全部心思，但，正因你还有这层该不该的想法。这样的兰青，才还有得救，是不？』一顿，她又恼道：『若是傅临春是我自小养大，我吃了他可也不会有什么罪恶感！又不是母子父女，你在那里作茧自缚什么劲！』

一时之间，两人沉默。

李今朝暗咒一声。真他娘的，她是兰青两肋插刀的好友，也是大妞的好友。大妞对她而言，永远是孩子，可是，兰青这一说，她才发现，大妞早是个大姑娘了。

天色偏橘，已落黄昏。兰青面露些许倦意，道：

『今朝，我累了。』

『累了就休息吧。』

兰青一笑，看着窗外。『我不会再去想了，太累了。你替我想吧，为什么大妞让我活下来呢？』

『如果你现在死了，那你，将永远失去你最美好的一部分。』李今朝柔声道。

『我也有美好的地方吗？』

『那当然！你不是把你最美好的部分全给了大妞吗？真他娘的，她又闷又不讨喜，性子也倔，可是她懂是非、懂疼惜他人，你以为，这靠她爹娘就行了吗？你以为，没有你的那部分，大妞会这么美好吗？』

『……是么？她美好么？她这么的普通……只有成衣铺的衣物才适合她，这么普通也叫美好？』

李今朝一听他不屑大妞，拍桌而起。『兰青你要搞清楚，以前那个蠢蛋大妞疼你，心里只有你一人，那是她单纯不知好坏！如今的大妞，明白好坏，却还是疼你喜欢你，现在的大妞，愿意走进这种对错难定的模糊境地去接近你喜欢你，难道，你不觉得这样的大妞，才是真正疼一个叫兰青的人？』

『……』他微地一震。

李今朝也不笨，他说到中途时，她隐隐觉得有异。兰青可以聊他这几年过得如何，或者，除去多少他不顺眼的江湖人。甚至，连对兰绯的恨都可以跟她发泄，但他什么也不提，就是提在牢里那一年里最不堪的一面，提他对大妞的爱与恨，提他心里对大妞的所有丑陋。

她目光落在窗外，她不认为兰青在看窗外的蓝天。

那样柔软又复杂的眼神，是在看大妞。

她轻叹一声：『都是些傻瓜。兰青，不管你是谁、干过什么事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。』

兰青终于转头看向她，笑道：『我知道。』

『好！那今天，咱们就把这坛酒喝个精光！』她补一句：『在大妞起床前，一定要喝光，她是个傻孩子，不知打哪认定，她那袋蜜饯只能跟你我分享，每年年底我可苦了，直闹肚子痛。可这苦我甘心，她啊，一发现我肚子疼，来年竟躲起来自己吃，傻孩子！傻孩子！』

她有意无意强调那个傻字。兰青微微一笑，不再接话。

屋内的人在比灌酒，长平默不作声爬过窗下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再起身往门外走去。

外头的街道本是她熟悉的。曾经，她以为她会跟兰青住在这里到老，她对旅游没有什么兴趣，对其它城镇更是想都不想去，只要在这个城里，有今今、师父还有兰青的城里，过一辈子就好了。

忽地，她听见身后——

『关大妞，你到底是比我走运呢，还是比我倒霉？竟被血案帮凶救走。』说话的正是华初雪。

『兰青不是帮凶。』她平静答着。

『是不是帮凶，各人见解不同，但江湖史已经定案，我幼年在华家庄，曾特别注意过一些江湖血案，江湖史上关家庄之案，确实是黑鹰卫官，与妖神兰青连手，可是没人料到你被妖神兰青救下……他到底是怎么教养你，让你对他如此死忠？还是你吃了什么药，非得依赖他不可？』

长平不吭声，就这么看着她。

华初雪见她一脸神色凛然，并不因她的话而动怒，也不因她的话而心虚，她不知该不该说关长平被妖神兰青荼毒太深？

那日她虽被兰青一时迷惑，但事后摆脱那种rou体诱惑，只觉得浑身发颤，甚至隐隐曙心。尤其今天窃听他在地牢里所受所干的龌龊事，只觉他由里到外都令人想吐，但又听他对关大妞的情感，她觉得……觉得……

『你这是认贼作父，你知道吗？』华初雪看在那天她在舱底下的帮助，劝她道：『如他所说，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其它人的指责而被迫杀了他的。』

『我不会。』长平重复答道，嘴角竟然翘起。

最美好的那部分全给了大妞。这句忽地滑过华初雪心里。

原来，这就是最美好的那部分吗？为什么同样都是血案幸存，她就得不到最美好的部分呢？因为，她运气比关大妞差吗？可是，她又有点觉得她比关大妞好，不必处在那种可怕的挣扎里。

『那天在客栈你也看见了，他像个毒素，明明已经自里面腐烂了，能左右人的欲望，可是他无法左右女人的心意。』她故意这么说着。

长平皱着眉，没跟她吵，也不撞吵，只道：

『兰青值得最好的。』

华初雪沉默半天，正因她待在华家庄格格不入，又误伤师兄才逃了出来。她不够好也不够坏……她……要怎么做，才有人愿意把美好的部分分给她？就跟关大妞一样，不必让那一夜血腥记忆永霸占心头。

『我……怀疑你心里有一个魔鬼，迟早会爆发，你爹娘会恨你这个不报仇的女儿。』华初雪倔强道。

长平闻言，微笑不语。

不知为什么，华初雪眼眶蓦地泛红，她道：

『我想当数字公子呢，到那时也许我可以用笔杀个痛快而不必有任何内疚！念在我们出身相同的份上，若有一日我当上数字公子，我会将妖神兰青自江湖册上划去。但，我认为你就算有兰青的美好，迟早有一天你也会反噬兰青，那时，我会亲自将你的事记在江湖史上供后世警惕。』

语毕，她觉得这个目标很有挑战性，就算在华家庄被施舍她也能忍下了。

长平又听她说了几句，多半是提着『江湖史已将关家庄血案凶手定下，江湖人将永远知道兰青做过什么事』，直到华初雪离去，她都只是微笑着。

华初雪的背影虽是娇小，影子却长长拖曳在黄昏的地面上，长平想起无浪曾私下叮咛她，不要跟华初雪太接近。本是一株良苗，移种的地方不对了，也许将成兰青第二，当时，无浪是这么说着。

当时她不解其意，如今明白了。如果当时她能回无浪一句：她这个大妞，一直被兰青小心翼翼地种植着，才能有今日的美好。那该有多好？她总是希望云家庄的人能够认同兰青，可惜她口拙，只懂固执地在心里认定兰青的好。

长平不再迟疑，转身往反方向走去。出身类似的两人，各自往不同道路上走去，再也没有相见的一天。

她找了间极为普通的小铺子，埋头吃了一大碗酱泡饭，才又慢慢在城里闲逛起来。

夕阳余晖，将整座城染上浓浓的橘黄色，李今朝看见长平时，长平正在一间名声颇好的玉石铺里。

她笑着步进铺里，来到长平身边，瞥了眼长平正在把玩的碧玉簪。

『大妞喜欢吗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我送你吧。』这价值不菲。

『我想买给兰青的。当年他给我的簪子被抢走了，我想送他。』长平没看向李今朝。『今今我在这里发呆好久。』

『因为没钱吗？』李今朝柔声问。

『嗯，钱不够。兰青赚下的钱，还有我出门时师父塞给我的钱袋，都不够买下这玉簪。』

『我不是跟你提过，若是要大笔金额，来跟我要就是。』

长平嘴角扬起。『我现在才知道，没钱真不方便。今今，你说，也许鸳鸯剑所谓的许愿成真其实不能让人许愿，我胎记像地图，有可能是黄金或者任何值钱的东西，而在古人心里，有了钱什么愿望都能成真，是不？』

李今朝双臂环胸，看向她。『是有这可能。』

『那，我卖给你好不好？』

李今朝本是在想这玉簪该用什么名义买下送给这傻孩子，再由大妞转送兰青，反正意义都差不多，听她这么一说，不由得思绪顿住。

长平朝她笑道：

『我把胎记卖给今今，换这个簪子。以后鸳鸯剑归你，不管你找到什么，那都是你的了。关家男子有特殊体质，配合药物，但，我这代后将成绝响。』

李今朝神色渐凝。『你想做什么？』

『今今，等很久以后，江湖淡忘关家跟兰青后，我一定回来找你』

李今朝不说话了。

长平又道：

『我没想过会有跟今今分开的一天，可是，我一定要离开。将来今今听到什么大妞对不起爹娘而自杀，或者杀了兰青又发疯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，你别被骗。』

『……去他的江湖正义！』李今朝眼泪不争气滑了下来。她用力抱住这个小傻瓜。『一定要这样做吗？』

『只要兰青在江湖的一天，人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就无法摆脱以往的痛苦。我要跟他一块离开，他才有生机。今今，等大家都忘了兰青、忘了血案，我再跟他一块回来找你。』

李今朝泪流满面，无法控制。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，为什么能这么快做出这种决定？这么的绝情！可是，她又很清楚知道，如果此时不断得一干二净，就算此时兰青留下，终有一天他会再走回头路！

她在与兰青的对谈里，早察觉兰青本质有所变化，十五年前的少年兰青只会为留自身生路下手狠辣；如今的兰青却是玩弄人命，不择手段。如果两岁的大妞遇上的是现在的兰青，不会有活路的！这妞，为什么想得这么透彻？

『我等你回来！我等你跟兰青回来！等到有一天没有人记得你们，等到有一天兰青心里的伤痕被你抹去！大妞，大妞，我不养生，所以很短命，你最好在我死前回来，要不，我不甘心的！』李今朝用力抱住她。

『今今童言无忌，今今长命百岁。』长平轻轻摸摸李今朝的头。她微笑道：『我跟兰青一定会回来找今今的。你一定要等我们回来！大妞心里，会一直惦着你的。』

回到家时，天色已暗。

一入门，就见兰青坐在屋外长凳上看月亮。长平眼儿一亮，这种感觉很像回到很久以前她睡不着时，兰青跟她一块赏月。

那时她傻傻的，哪会赏月啊，只是喜欢跟兰青一块坐在凳上发呆而已。

如今兰青的气质与以往大不相同，清冷冷的又有点妖媚……是啊，她不能老是拿以前来比较，既然这都是兰青不同的相貌，她就该全盘接受才对。

『兰青不休息吗？』她笑道。

『等你啊。』兰青也笑。

她来到他面前，摸摸他的额又摸着他的脸跟颈子，确定体温尚可，便跟着坐在他身边。

『不怕我的身味么？』他笑问。

夜里空气甚凉，极易传递他身上的香气，但她当作没闻到，认真答道：『回到家后，我心里平静了，闻到兰青的香味也就没什么了。』

兰青闻言，斜睨她一眼，他倒不知她的克制力如此坚持。

她微笑地打开宝贝袋夹层，自里头取出蜜饯。

蜜饯还是去年没出清的那一批，她捡了一颗含进嘴里，兰青也主动拿了一颗。

她抿起笑花，眼睛亮亮望着黑漆漆的天空。现在早已过了元宵，街上冷冷清清完全没有任何人声。

『现在回头看看这家，还真是很破呢。』兰青道。

『嗯，前年除夕我就坐在这里等你。』她指着门口：『有人敲门，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正要跑去开门，师父就回来了。直到半年多前传出兰绯还活着，师父才把当年的揣测告诉我，他本以为当年是觊觎鸳鸯剑的高手，但如今想来应是兰绯无疑。』

『从此你不必再担心，兰绯已死。』

『嗯。兰青，咱们搬家吧。』她没有转头看兰青，又吃了一颗蜜饯。『就你跟我，咱们搬家，去其它地方住着。』

许久，没有声音，她却一点也不心急，因为，不管兰青答案如何，她都不会去争，她只会去做。

『傻妞，你以为兰家家主之位让江无浪得去我就拿不回来吗？』

她知道今今一定都已经跟他说个翔实，便笑道：

『无浪觉得好玩，除了下手做菜外，他什么事都只做一会儿。我想他拿了面具冒充家主，也是觉得有趣。』她不清楚无浪为何对兰家之主感到兴趣，但兰家展示鸳鸯剑等事，全是无浪以兰家家主之身参与，云家庄去参与盛会的师兄们跟她提及，无浪似乎以此为乐，但她想，他多半还是为她代她解决鸳鸯剑之事。

这里的人，她都舍不得，可是她必须割舍才能有未来。

『你对他，真是了解。』兰青淡淡地说。

她转向他，朝他笑道：『我也是了解兰青的，所以，我带兰青回家了。』

浓浓月光在那略宽的少女脸上流转，他凝视良久，才撇开目光，道：

『哼，你话说得好听，要等我想回家时再回家，如今却是蛮干作风。』

她难得咧嘴一笑：

『因为我曾看着兰青十年，所以兰青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兰绯死了，以后兰青不必害怕他要折磨你而来害我，那你现在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。』

兰青动了动嘴，本想反驳兰绯之事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最后，他轻声道：

『你不怨我让兰绯带走你么？』

『不怨。』

『在那五天里你在想什么？』

『我在想，兰青当年在地牢里的感觉，一定跟我一样，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出去，我还要疼兰青，兰青一定要有大妞。』

『是么？你是为我，远离江湖么？』

『我想为我跟兰青，我想跟兰青在一块。』

『我已非当日那个抱养你的兰青，大妞，咱们若在一块，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会捱不住心里怀疑而下手杀了你。』

『嗯，我知道，等事情发生了再说吧。』

他闻言轻笑一声：

『若是到时你反悔了呢？我要留住的，是一心为我的大妞，而不是迟早背叛我的大妞。』

『兰青，我跟我爹一样。你见过我写给你的信，爹在临死前还是信你的，他要我只信我自己的眼睛，要我用眼睛去看，那时他便已信了你，我是他所出，我跟他都一样的。我想跟兰青一块生活，再一个十年，然后再再一个十年，到那时，我们再搬回来跟今今一块过着剩下的日子。』

『你的计划真好啊。』

『嗯。』

『你知道，当年我入关家庄，曾想色诱你爹吗？』

她没答话。

『我没有下手。我想，就算我下手，他也不会像那些人一般压我在地。』

她抿起嘴。

『大妞，下午的话你都听得一清二楚吗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你也听见，我如何被那些人整得死去活来，最终一个个死在我手里的过程吗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觉得恶心么？』

她直视着他，道：『不恶心。兰青活下来我为此感到高兴。』

是么……这就是李今朝说的，大妞站在模糊界限上仍然毫不考虑拥抱他吗？『你就一心一意只要我吗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你知道我以前送你的碧玉簪，兰绯夺来后在我面前亲手折断它吗？我以为，簪断人死，再也没有缘分了，如今那簪被丢到哪去连我也不知道了。』

『簪子断了没有关系，兰青活着我也活着还是有缘分的。』

接着，兰青不再吭声了，长平却是一颗接着一颗蜜饯吃，途中偶尔兰青会捻一颗去。她知道兰青在挣扎，没关系，那就让兰青挣扎，只要当他挣扎时，她在他身边，她想兰青不会有事的。

一直到公鸡啼叫，远方泛起天光，她那袋蜜饯几乎要被清光了，她重复再问一次：『兰青，我们慢慢走，走到适合我们的地方，然后住下，好不好？』

『我若说不好，你这头小蛮牛，怕也会不顾我的意愿，强行带我走吧。』

长平没有腼腆的笑，只定定看着他。

兰青转头看向她，美丽的眼眸一对上那双清亮的目光，就知道自己终究会屈服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。

没有江湖、没有仇恨，不用猜忌，只有大妞。只有一心疼他的大妞。无论他会不会有二心，都只会一心怜惜他的大妞。

『好。』那声音轻轻淡淡地。

在这一年的年初，这一个晨与夜交接的模糊时刻，他愿意放下曾有过的屈辱、怨恨、算计……只想单纯地信赖眼前老实的少女。

不管以后他是不是会做出后悔的事，不管以后他会不会面对她的背叛，甚至，他这次的决定将害了大妞，他还是放不开他一生中唯一挂在心上割舍不去的大妞。

这么普通的大妞，只有成衣铺的衣物适合她，可是，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多高兴大妞的不出色。

当年的兰青，就是要这么普通的大妞。

大妞闻言，极力压抑面上喜悦，眼眶已红。

『嗯。』

『你很高兴？我不再是过去的兰青，不要奢想过去的日子』

『我没奢想』她笑道：『兰青，我扶你进屋，你该多休息。我好困呢。』

他闻言皱眉。『又困？』

她揉揉眼，又笑：『有兰青在，我总是放松着。』

兰青静默一会儿，才道：『别睡熟，明儿个你还要早起照顾我。』

『嗯。我照顾你。』

第十四章

一年后，元宵节。

烟火升天，欢喜的炮声连连，长平吃完元宵后，与兰青在挂灯的小道上闲逛若，她每看一个灯笼就停下来，兰青也在她身后随意地停步。

『兰青，这跟云家庄那里好像。』

『是啊。』他不经心地应答着。

长平并不觉得沮丧，兰青是怎么样她都接受，如同她一向口拙，炒不起热闹的话题。如果她口才好，个性活泼又大方，也许兰青很快就会心无芥蒂，但她想以最真实的一面对着兰青，就这么慢慢来也好。

她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懂得埋头苦干。兰青用了人生最精采的十年陪她，那么，她现在也是兰青当年的年龄，也可以跟兰青耗上十年。

『马车要开始了！』有姑娘们红着脸自他们身边擦身而过。

长平轻噫一声：

『这里也跟云家庄一样，也有讨好运的马车吗？』

兰青看她一眼。『过去看看吧。』

长平微笑点头，一块顺若人群而去。马车果然已备在那里，年轻貌美的红衣姑娘抢着上车。

兰青看长平一身红衣，笑道：『想玩就上去吧。』

长平想了会儿，道：『兰青，你在这里等着我去讨些好运来。』

像以前那样吗？兰青目光不由得柔和起来。他见她还真的往马车钻去，暗自失笑。

她这哪叫跟人抢着马车，明明懂得功夫，却不好意思用力推开其它姑娘，想要顺着姑娘们上马车又被挤出来，最后只落到站在马车角落的下场。

这就是他教养十年的大妞吗？

她对他蛮，但在平常个性却是很好，这一年相处，发现她七成有着以前的孩子影儿，剩下的三成长大了，多少懂得人情世故了。只是。她懂得人情，却不会去迎合，如同以往的关长远是个烂好人。

马车敌动了，兰青顺着人潮，负手跟了上去。

有的小老百姓瞥到他满面疤痕，慌张避了开来；有的大胆多看他两眼，竟接着不受控制连连看着他。

他不理会，径自跟着马车走。他至今没有停练兰家妖功，大妞没阻止他，她就是这么一直看着他。

有时，他为此感到心喜，又有时，他厌烦到巴不得挖出那双眼睛。

『不知这回又有多少佳偶因此成了？』有老头子在跟旁人闲聊。

兰青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目光落在长平身上。

那傻丫头兴匆匆自宝贝袋里抽出空袋，就等着接花朵。

被挤成那样，还能玩得开心，这就是大妞吧。

他嘴角不自觉抹上笑。

『去年丢花的，嘿，都生男丁了啊。』

兰青的笑容微地一顿，终于注意到丢花的，都是年轻或壮年的男子。

『郎有意妹有情，当然会去接这花。前年有个少年丢错花，最后还不是甜蜜蜜成亲去，说起来咱们城里的姻缘天定马车可是其它城镇比不上的。』那老人沾沾自喜道。

一双美丽的墨眉拢起，兰青瞧向车上。那傻妞还在等着接花呢，有人丢花，她举高想接，但旁边的姑娘推开她，一个青年丢花丢得高些，大妞眼一亮，轻跳起来想接住。

兰青面色微沉，脚尖踢起一小石块到手上，掌力再一弹出，直接打飞那将要落入大妞袋里的花。

黑夜里，大妞的眼力没那么好，明知有东西正好击中小花，她却不知是什么东西误击小花。

她不死心，又积极向上，准备拦截其它小花。

他神色冷淡，再踢石块直接打偏小花。

长平一头雾水，东张西望，看看是不是天空掉什么东西下来，接着她确定没有妨碍了，又微笑地准备接花。

兰青一路尾随，一路打掉她快抢到的小花。

车上的大妞愈来愈觉得不对劲，往兰青这头看上一眼，兰青一脸自然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马车到了终点，她的袋子空空，一朵好运红花都没有，她翻身跃下马车，注意到一车的姑娘全有了花。

这可不好，她希望兰青今年有好运，无论如何得拿到一朵，终点有名青年手里还有花。本想硬着头皮跟他要，但身后一句

——

『大妞，走了。』

长平迟疑一会儿，有点发恼，见兰青要走了，她只好追上。

『拿到花了吗？』兰青故意问道。

『……』她闷着气。

兰青没等到她答，回头一看，她奔入巷里，他心里觉得古怪，徐步倒回巷口，她又跑出来腼腆地笑道：

『兰青今年一定好运！』他低目看向那一袋香花，再一微瞟，黑巷里树枝正光秃秃的。

长平满面通红，硬塞到他手里。『好运一定到。』

『好运一定到啊……』他跟着她重复，嘴角隐隐带笑。

夜深人散，他俩回到暂居小屋。

他们每到一处，为了看能不能适应当地，大妞会租上个小屋子，有时住个三、五天就离开，有时快一个月才离去。

就算是当个无根浮萍也要懂得享受，大妞这么说着。

他想，多半是今朝教她的，这傻丫头哪懂得这些，床只有一铺，她打着地铺睡，他就睡在床上。

『天冷了呢。』他道，连外袍也不脱。

『没关系。』她熄了烛火。『兰青你的伤虽好，但总得多养养身，不要睡地上，将来老了会很辛苦的。』

『你还真成了小妈子。』一顿，他忽然笑出声：『就在这里住下吧。』

长平闻言惊喜。『兰青喜欢住这里吗？』

『谈不上喜不喜欢，但这里跟你自幼成长的环境很像，不是吗？』

『那……兰青，煮面赚钱吗？』她呐呐道，『我们手上钱不多了……』

他闻言，眨了眨眼，连笑两声：『改明儿，你尝尝我煮的，要还能入口，靠此度日也未尝不可。』这么笨拙的姑娘……连说个谎也不会。她哪会没钱，她的宝贝袋里一直放着李今朝给她的金朝钱庄牌子，她只是想要让他真正定下来而已。

黑暗里，他看见她万分的惊喜，那双眼亮得跟天上星星一样，几乎让他有一种错觉，大妞只要他，一生一世不会离开他。

她有些兴奋，脱鞋上床。他目光掠开，倒在床上合上美目，任她替着他按摩头穴。

这傻瓜，总以为日覆一日替他按摩，他就容易入睡了吗？他的头照疼，觉照样无法熟睡，她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？

虽是这么想着，但他还是舍不得她这样熬下去，于是假装入睡。她还是多揉了一阵，才低声问着：『兰青，睡了吗？』

他没有回应。

呼吸微地交错，他感到她俯头盯着他看。她的呼吸有些凌乱，不知是对他着了迷，还是因为他决定将要一试平凡生活，她因而高兴到难以平复心情？

他早就察觉，明明大妞有时看着他傻了眼，他都能感觉她呼吸急促一如那夜小野兽了，她却能自打巴掌，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她的额头轻轻碰融他的。

他心一跳，直觉想着：不要！若在一年前，甚至半年前，大妞想要图谋一时快感，他满足她就是。

可是现在……他不想大妞事后懊悔，不想大妞一生有了遗憾的亲热。

她若遗憾了，两人间的生活必会产生变化。

他……也开始变了么？开始融入现在平静的生活吗？

『……』那声音极轻。若不是兰青习惯她说话的音调，真要听不出她在自言自语些什么。没受风寒也好，兰青好好睡。她哄着。

接着，她下了床，在地上睡着，没多久就听得她呼吸均匀睡着了。

兰青无声地翻身坐起，心跳尚快，难以抑平。甚至，他暗叫万幸，大妞没教他的媚香给迷了去。

这样的生活就很好……他还能接受，所以他不想破坏。纵然，他现在很清楚地知道跟他生活的，是个叫大妞的年轻姑娘，而非过往那傻孩子，但……但……

他看她果然蜷缩在地上睡熟了……真是傻丫头，有他在，她居然能睡得这么熟……

他呢？有她在，他依旧无法熟睡啊。摆脱了江湖、摆脱了仇恨，只有大妞，为什么他还是无法熟睡？

一如往昔，他一夜未眠，看着她的睡容，忍若额间阵阵抽搐，平静地等着日出。

『老板，两碗汤面。』有人喊着，目光直落在那煮面的老板。

那老板的外貌无法计算真实岁数，但城里的人总猜，该有三十以上。他面貌本是姣好，但布满肉疤，看起来吓人，一开始没什么人来，只有他家的小姑娘坐在摊上偶尔帮着忙。

久了，有人大胆，来尝鲜了，发现这面一点也不突出，可是，老板很突出。

因为，老板一看吓人，二看还不错，三看竟然入了迷，哪来的这种长相？明明是有疤的，为什么这老板眼角眉梢都是动人到让人脚软的丰采？

这……简直惊动了城里媒婆，先后走进面摊问个详细，甚至有人假借送青菜之名，硬是挤进那小屋，探着老板的底。

这老板还带个拖油瓶，十八、九岁的老实姑娘，相貌实实，没有什么出采的地方，要绣花也不会，成天就在面摊帮忙，他俩都不是多话的主儿，没生意时，她就坐在那儿背着书，也不知去玩。

有媒婆打听他俩的关系，侄女、养女、远亲什么都听过，让媒婆一头雾水，这对主儿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

直到那天——

『长平姑娘，你年纪多大了？』

『快二十了。』长平敬老尊贤，有问必答。

『都二十啦！』那媒婆笑得花枝乱颤。『那你也不小了。瞧，以前都让你的……呃，远亲叔叔给搞到眼花撩乱，一时忘了你。来，你说说你爱哪种小子，保证快快把你嫁出去，要不，你年纪大了就轮到人家来挑你了。』

正在煮面的兰青微地一顿，往她俩看去。

长平认真答着：『我还没想过。』

『没想过？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不想？你不想，我替你想吧……』

『大妞，吃面。』

长平过去接过那三人份的大碗，对着媒婆道：『我饿了，婆婆可以继续讲。』

媒婆面皮一抽，抱怨：『我哪这么老……』这姑娘说话怎么这么不惹人爱？以后婆媳肯定出问题。

长平吃了一口面，面露古怪。这面有点硬，甚至还有点生……她看兰青一眼，兰青心不在焉洗着菜，她又低头看看自己的面，面汤里的猪肉有点生血，她咬了一口，咬不断，索性囫囵吞枣。

兰青煮什么她都吃。

她望着兰青的背影。他煮面时，长发总是束起，黑溜溜的，穿的也是普通衣物，却掩不住他的出色光彩。

『怎样？张大昌这孩子很不错……』媒婆不死心地说着。

兰青忽地放下青菜，头也不回地说着：『媒婆你找别人吧，她有主儿了。』

『有主？谁？』

『不就在你面前吗？』

长平傻眼。

『谁啊？』媒婆莫名其妙。

『我啊。』

媒婆也傻眼了。她不只傻眼，简直是整个僵住。谈了这姓兰的大半年媒，搞了半天早成亲了？

等媒婆傻愣愣地离开后，兰青头也不抬地说：『这样省事多了。』

『嗯。』

兰青转过身，见她默默吃着面。她还真是逆来顺受，他说什么她就照做。

『你……』他目光掠开，掩饰恼怒。『你就这么听话吗？你没有喜欢的人吗？』这样说来，她年纪也不小了，他一直没有注意她什么心上人之类的男人。

他以为，她的眼里只有他，她的生活里只有傅临春跟公孙纸这两个老男人，了不起加个江无浪……那江无浪面皮年轻，可惜年岁太老也过油，压根不合适大妞这没心眼儿的姑娘。

『我还没想过。』她照实答着。

没想过不代表不会去想。这平静日子再过下去，她迟早会想……正当兰青这么想的同时，听见长平又说道：『现在，我只想跟兰青一块生活，其余也不想。』

兰青闻言，嘴角不由自主泛起笑，接着，他又皱眉。『以后呢？』

『以后？』

他瞟她一眼。『原来你做事是没计划的？』

长平又老老实实说着：『我没想过那么远。』

『那么远？也不算远了……这面不好吃？』

长平心一跳，兰青煮面才多久，他一定没信心，她得培养兰青的信心，于是埋首继续吃若半生不熟的面。她趁空答着：『好吃。十几年后的事，我先想了也没有用。』

兰青眨眨眼。十几年后的事？这丫头在想什么？难道她在想，十几年后就可以回云家庄，然后再谋下一步？而这十几年将跟他在这种小地方生活？

怎么这么傻……他又转过身，嘴角扬笑道：『大妞，去买点碎绞肉回来。晚上蒸包子吃，你做。』

『好。』她眉目带着满足，自摊前小碗拿出一串铜钱，往猪肉摊走去。

猪肉摊在斜对街几栋房外，当长平买回猪肉时，白衣骑士迎面而来，他身有云家庄数字公子的令牌，她却没有抬头看，那骑士也没有斜眼注视她，两人就这样交错过去。

『喂！这什么面？』刚坐下吃面的汉子悴了声，吐了出来。

长平见状，快步越街回面摊。

那白衣骑士虽未勒马而停，但马速奇慢，他一双眼先落在那汉子，确认只是个来闹场不成气候的地痞流氓后，又迅速看向摊主子。

摊主子正淡淡看向那地痞流氓。

『你那什么眼神！』那汉子骂着。摊主儿动也不动，只是拿那双眼看着他。

看着看着，汉子脸红了。这真是见鬼了，那丑八怪的眼儿竟能让他心痒，他一怒，冲到兰青面前。

那白衣骑子表面只是当看戏一般，但心里已是暗叫不妙。兰青那媚眼分明已透死人光彩，是啊！江湖史上那个报复心奇重的兰家家主，怎会甘于平淡的生活?

当他见到那汉子要挥拳时，兰青手指动了动他，心一凉，不知该不该将这样的事情记入江湖册，紧跟着，拳头落下时，长平已闪到兰青面前，硬挨了那一拳。

白衣骑士痛缩一下。他亲眼目睹兰家家主从头到尾都捕捉到长平的动作，却没有任何阻止……

那汉子愣了下，长平摸摸有些发疼的脸颊，她不说话，到砧板上拿起菜刀，再来到汉子面前两只手用力高举，直接砍入桌面。

兰青瞟着她。汉子瞪大眼。

『就这样。』她道：『付面钱。』

『你、你以为……』那汉子恼羞成怒，又要赏她一巴掌。忽地，桌面垮了，那菜刀转了个弯硬生生地砍入汉子靴前的地面。

那汉子吓了一跳，直觉看向这对男女。摊主儿掌心罩住怀里人儿的颊面，摆明是要代她挨掌并没有攻击他的迹象。

汉子又看看那菜刀，东张西望……忽然对上那白衣骑士的眼儿，心一跳，怀疑是江湖人搞的鬼。

他狼狈地想逃离现场，又听得那姑娘说道：『你还没付面钱。』

『黑店哪你！』他又偷瞄那观望的白衣骑士，不甘心地把面吃光光，才自认划算地丢钱逃离。

兰青见状，弯腰拔起那菜刀，瞥她一眼。她颊面红肿，可是仗着皮粗肉厚，似乎也不会太疼的样子。

『你哪学来的？』

『我跟无浪在外地吃饭时，看过有人不付钱老板娘就那么应付。』她忙着收拾桌椅。

『是么？你过来。』兰青等她来到面前，伸手轻触她的脸颊。『你挡在我面前做什么？，怕我杀了他？』

『兰青不会动手。』

『不会动手？』他笑：『那你挡着我做什么？我是个男人，挨个拳头也不伤。』

长平沉默一会儿，道：『以前，总是兰青保护我。我记得，曾有狗咬上我，我也不知逃跑，是兰青又急又怒地杀了那狗。现在，该轮到我来保护兰青。』

兰青闻言一怔，目光霎时柔软。他轻声喃着：『你记忆力未免太好了点。』

『今今也这么说。但我想，我能够记住那些美好的事，其实是我的幸运。』

『是么……你也记得许多不愉快的事吧。』

她点头。『都记得。我记得兰青带我夜逃的那一夜所有发生的事情，』她不理他微地一震。
『我也记得那夜逃走之后，兰青耗费多少心力护我周全；我记得那野狗咬我的疼，也记得兰青之后带我上医馆看大夫，哄我好几天。这些不愉快之后，总是有着兰青待我的好，我都记得清楚。』

兰青一阵沉默。

最后，他轻轻再拉过她的双手，轻抚过她充满伤疤的掌心，道：『你话真多。先拿碎绞肉回家准备包包子吧，一等傍晚我就关了店，回去再替你涂药。』

『嗯。』

长平收拾一会儿，便离开面摊，兰青见面摊里没有客人，拿过一本书垂目看着，从头到尾没有看一眼那骑士。

那骑士默默看着兰青，又移到砧板上的菜刀。他想，这个兰家家主始终是放不下长平，否则，这兰青大可明的动手，而非暗地运气移刀。

骑士回到他暂居的客栈时，没有下马，直接跟掌柜地说：『结账吧。』

『客人不是要连住三天吗？』

『不了，我一住三天，江湖就会闻风而来探江湖八卦，还是算了吧，既然他连头也不抬，那就表示他已有意愿跟那傻瓜丫头一块平静生活，我还这城里一片清静不是也挺好？』

那一年夏天，天气高温，家家户户实在受不了，长平租下的小屋子也闷得可以，兰青就在小院子搭了吊床，驱赶眼红的大妞回屋睡床上。

她本来也想在小院子搭吊床，但被他一口否决。屋外虫子多，他睡屋外一来凉爽，二来若有人想进屋，也得先经过他眼皮下。一个笨姑娘睡外头，未免太危睑。

再者，大妞打地铺一、两年了，早该上床睡了。

这一天，炙阳高照，兰青懒得开眼，懒洋洋地睡在吊床上，大妞就轻轻靠着吊床，默背着口诀。

她还是个傻瓜，明明练功练不好，偏死脑筋地认为就算不混入江湖，只要练武功力到上乘，有足够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就不再丢关长远的面子。

关长远，这就是你女儿啊……

兰青从没跟她说过，她的手怕是无法拿起目前世上所有的武器了，傅临春也不在，她只能凭着以前抄写下来的口诀重复练着，内功也天天不忘，他看在眼底，最多偶尔指点她的内功，不打算教她他毕生武学。

她要学了，岂不成为第二个妖神兰青?

他难以想象她显露媚态……他有点想笑，真的难以想象这傻瓜妞儿能有多少风情来迷惑人心。

她边背着那个时时漏掉的口诀，边轻轻摇晃着吊床，让兰青睡得舒服。

事实上，他也觉得今日心神颇为舒畅，有一种朦胧的沉睡感，他开目，让大妞陪在他身边。他不醒，大妞多半不会离开，为此，他感到欢喜，欢喜到就算有一天，她恨他想杀了他报仇，他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动手，只要她别让他在死前知道她的恨意，她要怎么杀他，他都无所谓了。

吊床轻微的摇晃停住了，大妞似乎在吊床旁一直看着他。他也懒得张眼，就这么任着她看。

这丫头爱看，就让她看个尽兴吧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几乎以为自己要沉入熟睡的状态，忽地，大妞俯近了。

他发间被她插了什么，他也只是嘴角微扬着，任她胡作非为。

呼吸有些交错，他鼻尖有着浅浅的大妞的气息。几年前在关家庄相遇时，她还像个半生不熟的孩子姑娘，这两年身上总算有点女孩家的香味，他想，那是她终于放松过日子的关系。

他不担心，八成大妞又想哄他好眠。

没一会儿，果然她的额头触着他的额面。他心里在微笑，想着：她就这么一招。她这小铁头怕他老犯头痛症，想撞他又不敢撞，时常喜欢轻轻碰着他的前额。

接着，他的唇瓣被小心地碰触着。

他的思绪霎时停住。

温温凉凉，彼此交错，极是短暂。大妞是温，他是凉，一时之间，他只觉得心头一跳，脑袋立时空白起来。

怎会……她怎会……

如果不是我喜欢的人，就算意乱情迷我也不要碰。

兰青猛地屏息。那一夜这头小野兽笨拙啃他的记忆猛然回笼，流进他的心窝里，四肢百骸到处流窜着当日她乱啃的触感，那夜他只有错愕，如今那回忆竟令他异样敏感起来。

他听见门喀的一声关上，大妞是去准备午饭了，他那卷长的睫毛一掀，拉下发间插物，是样式简单的碧玉簪。他注视良久，指腹轻轻抚过那簪子。

傻姑娘，她以为簪子断了，再换新的就行了吗?

还是，她只认为他戴上好看才送的?

他不愿去多想。对大妞，他不想去揣测，不想去怀疑，忽然间，门又打开了，他直觉插回簪子，合起目来。

他合什么眼，躲避她什么啊……轻软的薄被轻轻覆在他身上，他额面又有温暖的手温，粗糙的掌心测着他的额。

大妞这手……这嘴……怎么老是暖和的呢?

当她的手又抽离他的额面时，他几乎要拉住她了。他想问，为什么她要……她要亲他？但，他的眼，不知何故，就是没有张开，直到门又合上了，他才缓缓张眸。

他又拿下那碧玉簪凝视良久，嘴角下意识地轻扬，凉润的唇瓣轻轻碰触着这碧玉簪。

这一天，他睡得极熟。

然后，他得了一场风寒。

第十五章

好苦！

兰青将最后一口药饮尽。

长平满意地自腰间宽袋拿出一颗蜜饯送到他嘴边，当作奖赏。他看她一眼，唇线微欧，任她送入嘴里。她的指腹轻轻擦他的唇瓣，一跳，目光掠开，又忽然拉住她的手。

『你怎么不暖和了？』

长平收起药碗，闻言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笑道：『兰青受风寒了，身子在发热，当然觉得我凉了。』

『是吗……』他暗吁口气。

她小心翼翼地弯身，细心将他微微汗湿的黑发撩到他身后。

兰青看着她离自己极近，屏息不作声。

她又笑：『兰青可以睡了。』

『你真像老妈子。』他迟疑一会儿，顺着倒向床上，任着她替他盖被。

她又朝他笑咪咪的，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。『晚上你要不舒服，再叫我起床。』

这丫头……还真的挺高兴他受寒的，是不？她完全不遮眼神，那满满宠溺的眼神，让他以为他是一个正被疼爱的孩子。

大妞，真的也会照顾人了啊……

『江无浪可曾生过病？』他脱口。

『无浪身体应该跟我一样好。』

『你对他倒是挺熟的。』

她不知为何他提起无浪，顺着他的话题说：『他人好。』

『人好到，若然有一天他生病了，你也会像照顾我一般去照顾他？』

她呆了呆，又认真思索着，一时之间还真不知这问题要怎么答。

兰青目光挪开，淡淡地说：『我困了。』

『好。』

兰青又看向她，见她抱着薄被往户外，他疑声问：『你去哪儿？』

『现在天气热，还没入秋，我去院里睡吊床。』

『外头蚊子多，你去睡什么？』他皱起眉。『睡……就睡地上吧。』兰青见她露出些许失望，不由得暗笑她还是个贪鲜的孩子。

她十二岁才大开神智，今年才十九岁，说起来真正常人的生活她才过七年而已，这七年间她双肩沉重，一心想着他，拉着他出江湖，从来没有听过她的抱怨……十九岁的少女，不是该如华初雪那样恣意放纵么？

她熄了烛火，在床边打了地铺睡着。兰青轻轻抚着嘴，白天那吻到底是真是假……他心思微乱，这小闷葫芦，到底打着什么心思？

『兰青怎么不睡？』

黑暗里，传来她的询问，他随口道：『你这小小医术跟小时一模一样，一点进展也没有，都是苦得要命。你都花时间在学武上么？』

『嗯，学武有用，我没再学医了。』

那样的武叫有用？只怕学五十年都还败坏傅临春的名声。他思绪停一会儿，她没再学医，竟然还能将十年前的药抓得神准，这……

他又听见她呼吸陷入睡眠，酸涩的心怜情绪竟然浮出台面。他早注意到了，有他在，她总是睡得快又熟，可以想见过去那几年她为了学武，牺牲多少睡眠，背负多少担忧……

大妞别怕，他会一直在。这句话，到口他又住嘴了。

他合上眼，风寒令他疲倦，正想入睡，忽听着喀的一声。顿时，他的美目，冷冷地张开来。

院子里的门被打开了。

兰青无声地下床，弯身抱起大妞。

大妞被惊动，轻轻掀眸，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，以为只是像平常那样兰青就在身边，没有察觉她自己正被抱着，于是，她又闭眼睡着了。

『……』这个笨丫头、这个傻丫头！如果是旁人呢？如果只有她一人住呢？兰青真无法想象，没有他在的那五年，她是怎么自保的？他带恼地抿起嘴，小心将她放上床上，而后他跟着上了床，就躺在外侧。

接着，屋子大门被打开了。

兰青一听脚步声，就知此人只是普通小偷。

这座城马马虎虎，悬赏告示的江湖人少得可怜，就是小偷多了点，连这种破屋都偷，这偷儿的眼该挖了出来才是。

那小偷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，但还是笨拙地踢到铁盆。铁盆滚了一圈，惊动了大妞，她立即张眼。

兰青假装被惊动，顺势往床的内侧翻了个身，压住大妞的手。暗暗的夜色里，她的眼张得极大。

兰青微微一笑，这傻丫头了解情况了吗？没有他在旁看着她，可不行呢。

背后那偷儿一直在搜索。兰青不放在心上，大妞也听见那声音，皱起浓眉，忽然间，她挣脱他的力道，用力抱住兰青。

兰青一愣。大妞不是又被他身上的香气迷惑了吧?

她翻过他身体，他心跳暂停，一时无法反应，这丫头要说野蛮也是很蛮的，白天才个吻儿，晚上就要硬上？他……是要顺着她么？大妞意志力坚强他是看在眼里的，不是她不喜欢的人儿，她绝不碰的，所以、所以他……

他心思还没走完呢，大妞就自他身上翻了过去，躺在外头。

他根本没来得及回神，又见大妞用力抱住他。

『……』他呼吸有些紊乱，任她紧紧抱着。她在干什么？他花了好一阵功夫才勉强定心，想起屋里还有另一个贼儿。

是啊，是啊，有贼在屋里，他在想什么？大妞她这是在……保护他？这傻丫头！这傻丫头！想要凡事挡在他面前保着他护着他吗？这样一心一意对他……

黑暗里，她的眼儿亮晶晶，带着坚韧的眼神，坚韧到少了一半姑娘的柔弱，但他就是要这样的大妞。他不怕那夜贼看得见，手指轻轻划过她的眉眼，她微地一愣，拼命使眼色。

这眉眼，有点刚硬，可是，他就是喜欢。他不要别的眼儿看着他，只要这双眼看着他就够，他的指腹又抚上她的嘴，这嘴以前不会开口说话也不会咧嘴大笑，每次她被今朝逗笑时，总是嘴巴上扬，与其说是秀气，不如说她性子本就不是大起大落……

不是大起大落才好，他不要她跟他一样反复无常，他就要她平平稳稳的，认了一个人就永远不再变。

这傻妞儿，照说清醒后，该是聪明一流，怎么还这么傻？关长远的孩儿，真有这么糟？

他又想起公孙纸教她的医术……她武功学不好，却背得起那些医书，连十年前下过的药，她竟然记得一清二楚，如果她去学医……他心一跳，不愿她出色、不愿她离开他，这心理岂不是跟当年一模一样？

她忽地咬住他停在她唇间的指头，他心头又是一阵遽跳，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不是在搞暧昧氛围，而是嫌他弄痒她。

他目光越过她，那贼儿找不到好东西偷，居然翻出衣箱里的衣物来，衣箱里的衣物多半是大妞的。

他眼一眯，见那贼儿抓出她的贴身衣裤凑近鼻间闻了起来。他心里无由来一阵大火烧着，明知那贼儿眼力差看不出什么东西，但被脏东西摸过的衣物怎能再穿上?

长平察觉他的身躯猛地紧绷，连忙加重力道搂住他。

兰青看那贼厮丢了长平衣物，又在衣箱里乱抓，抓起他沾染媚香的长衫凑着闻，这一闻，那贼厮有些异样。

兰青见他望过来，打起屋子女主人的主意，美目掠过冷意，他用力抽出大妞嘴里的手指，滑到她的宽袋里摸了粒蜜饯，用力一弹，屋门吱的一声，缓缓大开了。

那贼吓了一跳。兰青又拿了她几颗果子，分别击向地上大妞的衣物、贼人手里的衣物，让那偷贼感觉有东西飘到他身上，他一个大惊往后退，兰青再击出最后一颗，让悬空的粗绳明显滑过贼儿的脖子，有着明显的吊感。

那贼吓得大叫一声，兰青这才懒洋洋开口：『娘子，这屋里那鬼是不是又作怪了？』

长平不知发生何事，但还是应声：『又是鬼作怪。』一顿，她又补一句：『要不要再请道长来？』

『啊啊！鬼啊！鬼啊！』那贼没细想吓得逃出门外，来到院里，跌了好几跤，最后是滚出去的。

长平立即下床，摸黑去关上破门。

『这里的贼，好像不少。』她有点苦恼。

『是啊。』他答着：『你的武功真是好到连他入门都不知情。』

长平听了脸红，低声道：『我会再用功的。』

用什么功？她根本不适合江湖、不适合练武不要练！不准练了！他心里这么想着。

长平又要倒回地铺，兰青忽道：『你，上床吧。』

她愣了下。

『你不想跟我睡么？』

她闻言，面色略喜。『可以吗？』

『你想做什么，当然都可以。』他意有所指，目光自她面上挪开，他眼底波光流转，带着隐约醉人的光彩。

长平咬咬嘴，有点孩子气地爬上床。『兰青我要睡外侧吗？』

『不，睡里头，夜里贼多。』他直觉答着，然后暗地失笑。不想她有半点损伤，有事他顶外头，这样的心情又回来了吗?

长平看不见，乱摸一通，听见他闷哼一声她赶紧放手。『对不起……我看不见。』她干脆爬过他的身体。

『你这傻瓜，老是粗手粗脚，一点情趣也不懂。』

情趣? 长平不大懂，但她心里仍是高兴。『兰青，你别担心，我身体壮得跟牛一样，不会被你感染的。』

『是啊，你岂止壮得跟牛一样，身上连点女孩香味也没有。』

『……』女孩香味跟壮牛间有什么深奥的关系，她也不懂，但她想，这不是太重要的话题，她乖乖躺在床的内侧，兰青就在身边，她不只心安，并且感到喜悦。

她感觉到兰青目光移到外侧，不愿往她这里望来，她一点也不在意。慢慢来，她什么都没有，她有的就是一辈子，拿一辈子跟兰青耗，她心里很甘愿。

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媚香，现在她已习惯，她朝他凑了过去，轻轻偎着他睡，兰青竟然没有排斥。

她大喜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觉得不对劲，空气里似乎有着紧绷的弦。……出自兰青的吗?

『兰青？』

『……嗯？』

她伸出手，摸上他的额头，他额面忽冷忽热。她心一惊，立即要起身，才起到一半，就被兰青拉住。

那手，也是又冷又热的。

『你去哪儿？』

『兰青，你的体温不太对劲，我要点烛火再替你把一次脉。』她有点着急。

『睡下！没事！你做你想做的事就好！』

那声音，像是呼吸有些急促、有些沙哑……再加一点期待？长平不知自己是否误会，她又问：『我真的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吗？』

『……当然可以。』

那声音略低，几乎是气音，兰青在紧张什么？长平侧躺，道：『兰青，你转向我。』

那温暖的气息扑面，长平轻轻环住兰青，轻声道：『兰青，好好睡。我就在这儿。』

语毕，额面轻轻触他又冷又热的额面。

『……好好睡？』他声音粗哑。

兰青身有芳香，口鼻更是带着异样的香气，这是兰家家主练功所致。

长平虽已习惯，但此时也不由得一惊。兰青口鼻香气极重，又带着热气，比往常更甚，她摸到他的腕间，静心把脉。

她眼底有点迷惘。

『看不出来么？』

『我所学不多……』她有点沮丧。学武学不好，连看个病都没法对兰青有帮助。

『纸伯伯誊的本子，当年我只记过风寒……你……』

『那本子呢？』

『一直收在衣箱里。』

『没再看过？』

『没再看了。』她又轻轻碰着他的脸颊，还在烫着。

『你记忆力好得出奇……想治我现在这病么？』

『当然想！兰青，我去找大夫好不好？』

『要治好我病，你就抱紧我。』

长平依言抱紧他。

『……再紧些。』

她用尽所有力量抱着兰青。这感觉，像在抱火炉，但她一点也不害怕，只要兰青快快好，换她受风寒也没有关系。

猛然间，她也被紧紧回搂住，差点喘不过气来。

『你这蠢丫头，你这傻丫头！』兰青咬牙切齿地骂着。要她上床，她却搞这种家家酒。

不是喜欢他吗？那就碰他啊！她在搞什么？

若是往日，男有意、女入了迷，一拍即合共赴巫山云雨，何必、何必……他咬着牙，又把怀里的人儿再搂紧些。他以前从未

想过这事，但他一点也不讨厌大妞爱上他，甚至，大妞有这意思，他先是错愕，而后……而后……他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欢喜，只盼她能开口说白、只盼她能在行动上证明。

她是个认真的傻妞儿，如果愿主动索讨男女之欢，那就是对他一心一意了一他是这么想着的。可现在……他既是咬牙切齿又是暗声叹息。

『兰青？』

他垂下眼，轻轻吻上她的发顶。

这吻，太轻浅，她没有感觉到，但却是兰青倾注怜惜的一吻。他谁也不要，只要余生有大妞，只要大妞就这么一心一意喜欢着他，他可以什么都不要。

『大妞，改明儿你去把公孙纸留给你的医本好好学，武功可以慢慢学，不急。』他不情愿地说着。

『……』

『为了我，你也不肯么？这几年我身子干耗，难保将来老了不会百病杂生，你不想保护我到死么？』

他感觉怀里的人儿震了下。他心跳微地加快，明明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却觉得过好久，才听得她道：『嗯，我努力学，兰青，你靠我就好了！』她又抱紧些，不让这么容易生病的兰青从她指尖溜走。

兰青闻言乍喜，闭上发热美目。大妞愿放弃关家名声，将他摆第一，这傻妞、这傻妞……他满心欢喜满心激动，巴不得此时此刻一口生吞这傻妞。他信她，他已经信她了，大妞不会恨他不会怨他……他真的已信了她。

他轻轻吻了又吻，她一点发香也没有，他恋恋不舍连吻着，吻着吻着，他察觉她平稳的呼吸声……

『……』他满心的激动及被挑起的情欲，刹那被泼了冷水。

他沉默良久，而后失笑，把怀里这个笨拙又傻气的妞儿抱紧，跟着合目，一块沉入美梦里。

哗啦啦，有人破水而出。

兰青神色自若地在岸边烤肉，美目瞥去，那个傻妞一身湿透，甩动长发，白莹水珠飞溅，湿答答的薄衫黏在身上，白色肚兜若隐若现，两只细白臂膀裸露……他眸色古怪，迅速转开，面上起了薄薄热气。

他暗咒一声。知道这样的热气并非来自暖阳。

『兰青！』

他抿抿嘴，深吸口气。『容易着凉，去换衣服吧。』

『好。』她走到树后换衣去。

兰青没敢抬起眼，继续烤着免肉。自那天她小小一吻……压根不算吻的碰触后，至今也有两个多月，她却连下一步动作都没有。

他发恼又心焦。那天难道是他错觉？不，不是错觉！如果没让他发现她这个心思也就罢了，但，现在他有了期待，就不要让他一场空。

就算他不曾以真心爱过人，但，他自十三岁起便懂得男女情事。喜欢一个人，不是该占有他吗？

还是，这个傻妞后悔了？

他该不该推她一把？这思绪才停在心里不到片刻，就被他否决去了。色诱大妞，是现在他绝不愿做的事。

他与大妞，在城里定居后，他会定时带她在城外四处走走，与其说他被平静日子闷坏。不如说，其实他只是想跟大妞单独相处，不必受城里那些碎嘴的百姓打扰。

有一次他们找到河边这隐秘之处，三不五时就来这里烤肉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得知原来大妞会有一身好泳技，全因当年她被拖下水，为了克服恐惧，傅临春亲自教她泅水，直到现在，她还是不喜欢泅水，但为了不再让这个弱点害到自己，她只要到河边就会游上一回……这大妞多顽固啊。

所以，她只要爱上他了，这顽固会令她持续下去的，一定会的……

长平自树后转了出来，嘴角翘起。『我好饿。』

兰青见她长发微湿，身上已换上干净的衣物。他递给她肉串，她细长的眼瞎都笑了起来。

『大妞几岁了？』他状似随口问着。

『要二十一了。』她尝一口，露出满足的表情，她拿出篮子里带的一小壶酒，就口饮着。

兰青张口欲言。大妞饮酒的豪迈劲，准是学今朝的，这姑娘，什么不好学，净学李今朝的坏处。

『你喜欢这城里哪儿吗？』

她想了下，摇摇头。『好像没有。』

『没有？我瞧你住得挺开心的。』

她闻言，笑得确实很开心。只是，她很少露齿大笑，偶尔让人有错觉，她没有什么开怀的事。但，她是他的大妞，所以，他一直很清楚这几年她过得快乐，因为有他。

终于，他忍不住，伸出细长的手指代她拢好衣领，遮住她若隐若现的春光。

她先是一愣，而后对他报以微笑。

『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』他神色极力自然。

『有啊，兰青跟今今啊。』吃饱喝足，她懒洋洋倒卧在草野上，想偷眯一会儿，再让兰青指点，看看她拳脚功夫有没有进展。学医也不能忘了学武，至少，不能再退步。

『我是指，你心爱的人。你不是曾说，如果你有心爱的人儿，那让你身落万丈悬崖也是、心甘情愿？』

她快睡着的神智被拉回，有点迷糊，但仍是应了一声：

『嗯。』

『这个人出现了么？』

『……』她不答，合上眼，睡觉去。

兰青捕捉到她刹那的腼腆，心里一跳，自己面皮居然也微热起来。

他收拾烤肉架子，躺到她身侧的草地上。秋末风大，他前两天不小心又受了风寒，躺在床上任她把脉，照例黄连多了些，他

却是嘴苦心甘，这姑娘要是学医绝对比练功有出息。

因此，今日他欣然接受她的叮咛，穿了件外袍保暖。

『有喜欢的人啊……那我可怎么办？』他试探地问。

长平立即转向他。『兰青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们一块的。』

就这样吗？兰青心里百味杂陈，那么，那天的吻是她捱不住他的媚态？

有时，他会想何必太计较？他不是没有经验，要击溃大妞那道墙对他来说也容易，只是他想……想她出自真心的主动，想她心甘情愿地碰触他。

他的一生之中，所经历的男男女女，不是为兰排传出的阴阳邪功而强压他在地，就是被他的媚态所惑，哪一次他不是随遇而安，自其中图谋最大的rou体快乐？唯有这一次……唯有这一次，就算大妞笨拙，无法为他带来rou体快乐也没关系，他就是想要她主动……

他见大妞试探地伸出手，他下意识地屏息，接着，她环上他的腰身，偎进他怀里，一如她小时候。

然后呢？快点啊！快点啊！他等着。

『大妞？』

『兰青，家里的床太小了，我又长大了、能这样抱着睡真难得。』她心满意足地叹息。

『……』兰青咬咬牙。她根本不是在欲擒故纵，大妞这傻瓜到底在想什么?

她还真的舒服到合眼想眯一下！这段时日他反反复覆揣想，一会儿喜一会儿又怒，等着她说清楚，偏那一天似夏日错觉般，只在他恍惚的记忆里出现这么一次。

他低头一看，她睡倒在他怀里，嘴角还小小扬着，似乎在作着美梦。

他轻轻拂过她的刘海。

幼年大妞的长相，他还是记不清楚，只能从现在的大妞，去捕捉她过去的影子。

可爱的大妞，倔气的大妞，永远守在他身边的大妞……他轻轻倾前，想要吻上她的嘴，心一跳，及时撇开目标，改亲她的额面。他凝视着她的容貌半天，才跟着闭目养神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他忽然察觉有人定定注视着自己。他心思一顿，大妞醒来了吗?

当他感到呼吸再度交错时，他心神不住荡着就盼着她这一刻。

『兰青……』

那声音极低，如果不是他正全神贯注她的举动，又怎会听出那简单二字下的满满疼惜?

紧跟着，她的额面轻轻碰触他的前额，却不见她再度偷吻。

他心跳极快，耐心等着，等到她要起身了他心里大怒，拖住大妞，翻身压住她。

他张眼对上大妞吃惊的表情。

『兰青？』

『若是意乱情迷才愿碰，若是意乱情迷，坠落万丈深崖也心甘情愿，嗯？大妞，你这傻不楞登的姑娘，难道不知要去抢吗？你连个吻都不懂，以为嘴皮碰一碰就是吻了吗？那晚你像头小野兽的作风就不会再来一次吗？』

长平一头雾水，而后听到他说『嘴皮碰一碰』，蓦地脸红起来。

兰青见她如此，就知那天绝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他心里狂喜，多日来的紧绷终于一松，摊软在草地上。

『说话啊。』

『兰青，我不想一口吃掉你。』她老实道：『那天晚上感觉真差，明知吃掉兰青我会痛快，但我心里很痛苦。兰青不该遭此对待，我想珍惜兰青。所以、所以……』

『……珍惜我？你……真的喜欢我？用姑娘喜欢情郎的那种？』

『嗯。』

兰青瞥向她，细细搜寻她每一细微表情。老实的大妞，可爱的大妞，这么不扭捏的大妞……他眉目显露温柔欢愉，敛起几分媚态。

『怎么不敢跟我说呢？』

『……我想要等我学会珍惜兰青的方式后再说。』

『大妞，那你喜欢我多久了？』他喜欢大妞谈他看他，再多说一点再多看一点。

『不知道。』

他一怔，又问：『你不肯说？』

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』她坦白道。

他眨眨眼。要从她嘴里挖出一些讨人欢喜的话，还真是……『你这妞儿，连个珍惜都不懂。你好好学吧，要是比你练功还差劲，你就真要重活了……』他沙哑说到一半，微微笑道：『无妨，我让你试吧。』

『……试？』

他扬眉：『你嘴里心里喜欢着我，又想珍惜我，但你始终不敢有动作，又怎么谈珍惜呢？』

『那……兰青，我该怎么做？』

『这种事还用问我么？』

这话表面听起来有点不耐烦，嫌她的蠢笨，可是长平看见兰青神色似乎很轻松很愉快……试？她迟疑一会儿，撑起上半身。

兰青瞟她一眼，她脸色微红，俯下头轻轻碰着他的嘴后，又要退离。

『再来一次。』兰青动也不动，轻声道。

这真像在习武，她想着，以前在云家庄师父不会盯着她反复练武，但其它师兄弟会。她再亲一下，亲了又亲，每次都小小力地印上他的嘴。

『就这样么？这跟小孩子亲大人有什么不同？』

长平闻言，有点恼了。

她躺平要闭上眼睡觉，又听兰青道：

『这种珍惜的滋味你自个儿磨上十年怕也不会吧。』

长平听出他语气有遗憾，她还来不及说她可以努力再学，就感觉阴影自他的方向拢来，她暗自吃惊，一张开眼眸，就看见轻压在她身上的兰青。

『兰青？』

『要我教你么？』

长平有点傻眼，望着他近在咫尺的美眸。

『大妞，想要我教你么？』他又重复柔声问着。

『……嗯。』她看见兰青明显的欢喜。洋溢着欢喜的眉目、欢喜的鼻唇，就连他面上交错的疤痕似乎也在欢喜着。即使是这些年，兰青身上多少还有些江湖杀气，但此刻，她只觉兰青无比的快乐，那些江湖昧儿几乎都消失了。

他美目噙笑，俯下头，覆上她的嘴皮，吻入她的唇舌。

跟她主动亲兰青的吻法完全不同。

兰青湿软的舌尖不时轻探，深深浅浅，胶合的唇瓣离了又吻，唇瓣转湿，彼此交融。

兰青又吻上她的眉心，吻着她的眼、她的颊面，再吻回她的唇舌间，轻浅地交缠着，不住地探索着，将她情潮一点一滴勾勒出来……到最后她只觉得意乱情迷，却没有半点当日的痛苦。

『……兰青……这样吻你……就是珍惜你吗……』她气息不稳地低问。

与那天感觉大不相同，那天她只想一口吞了兰青，体内燥热到只想暴力相向，想掠夺烧尽兰青的一切，现在不一样，她满心只想怜惜着兰青，想一直吻着兰青直到天涯海角也不生厌。

以前，曾有人这样温柔地吻过兰青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她以后就这样珍惜着兰青，疼着兰青，弥补兰青以前都没有的。

兰青仿佛读到她眼底想法，沙哑道：『以后，我就要你这样吻着我，疼惜着我，可别再像以前以为嘴皮子碰碰就是珍惜了。』他微微笑着，额抵着她的额，鼻间是她的呼吸气息，他喜欢这样亲密的呼吸交错。

她轻轻扬起手，替他撩过长发至耳后，指尖顺着滑向他湿润的美丽嘴唇。『兰青……那，你现在也在珍惜我了？』

兰青一怔，随即哈哈一笑。蓦地，他笑声中断，拉起大妞，拾起她的湿衣，道：『有人来。』他一脚踢翻烤肉的土堆，托住大妞掠上树。

『噤声。』兰青道。

浓密的茂叶遮住他们坐在树上的身影。长平看他一眼，再望向左边紧扣她肩头，不让她稍稍远离的五指，她嘴角有点上翘了。

路过的几人，都是江湖人，个个骑着骏马在附近停了下来。

『这地方，真不错。』有人如此说道。

是不错，可惜教一些人给发现了，兰青也不以为意。他跟大妞还年轻，也不是不能再找其它山川美景。思及此，他先是怔于自己的思绪，接着，又是爽快地笑着。

他转头看大妞，她本来在看那些江湖人，察觉他的视线后，她抬眼朝他微笑，再替他撩开长发。

那样的微笑，渗进他心里，令他心头发软。

『咱们还得赶路呢，那兰家家主这几年真是越发的胡闹，简直玩咱们玩得团团转！』

『总比几年前好。』其中一名江湖人道：『前几年的兰家家主简直是见人开刀，我真怕……真怕……近年的兰家家主虽是令人头痛，但至少不会见人就杀。难道真如江湖所传说，现任家主早已不是妖神兰青？不可能啊，兰家最后血脉只剩那贱人啊，还是说，兰家另有私生子？』

兰青美目轻眯，认出那名江湖人正是当年入关家庄求助者。关长远是个烂好人，当年居然愿意义助这种人，他成为兰家之主后曾大肆杀了那些受关长远帮助，到头却为鸳鸯剑抢破头的江湖一人，没想到还漏掉一名。

『哼，这次看他再玩什么把戏！』

『这次盟主之宴华家庄的数字公子也会到场，咱们也得小心，那女八公子是前两年递补上去的，听说是华家庄养的血案遗孤，难怪老是在追查近年有没有人因江湖血案而疯的例子！现在在江湖的，都是些疯子！』

几人再交谈几句江湖事，例如春香公子如何、云家庄又是如何挥霍等等，聊了一阵后就策马离去。

直到马蹄声都远去了，兰青才拉着她，飞身落地。

他斜睨她一眼，知她心里正为得知李今朝的消息而感到高兴，他微微一笑：『回家吧。』

『嗯，回家吧。』

他朝她伸出手，柔声问道：『大妞不怕我再回江湖吗？』

『兰青真想回去，那我一块回去。』她握住他的手。

『是么……你这蛮牛，嘴里说的是一套，想做时还不是蛮干么？』他笑着，替她拍开满身的草絮，与她一块慢步走回系马之处。

两人并肩走着。他拉着她，也没转头看她。

『大妞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我要停止练功了。』

『嗯。』这声音有点高兴。

『你……就这么疼我下去吧。』

『嗯。』

『你这闷葫芦，会说话了还只会「嗯嗯嗯」的么？』说归说，语气却是一点也不嫌弃。

他拉紧她的手，来到藏马之处，先托她上马紧跟着也翻身上马。大妞的身子微地后倾，靠在他身上，他眉目尽是笑意。

『你这姑娘除了学医外，其它都是慢人一步。要珍惜我就主动些，口头放话是没意义的，我教过一次，以后不再教了。』

『……嗯，我懂。』她微笑，没回头。

『大妞，回家后，还得先揉面团呢。明天再不开工，老顾客怕是都跑光了。』

『嗯，我也帮忙，明天留我一碗，大碗的。』

漫天的白絮，遍野的青青，将这两人一马融入此刻宁静的美景里。兰青轻笑，不再言语，轻踢马腹，慢悠悠地离去。

妖神兰青永不出江湖。

岁月漫漫流转，妖神兰青四个字逐渐消失在江湖上，不管是云家庄或华家庄的江湖史都不曾再提及此人。

番外1她姓关

『奶娘，我瞧你这女娃娃真可爱，如果跟庄主的孩儿站在一块，这女娃娃才像是庄主跟庄主夫人的小孩，庄主也曾夸赞小灵聪明又灵巧，说不定会认她当干女儿呢。』年轻丫鬟这么笑说。

『庄主跟夫人在大妞身上费了不少心力，可惜大妞她……如果能让小灵当干女儿，那小灵一定会比亲生女儿还要尽力奉养他俩的。』奶娘语气虽是柔和客气，但隐隐带着庄主迟早会认她女儿当干女儿的信心。

『到那时，奶娘有好处也要多多分给我啊……』两人本在屋内整理被褥闲聊着，忽地一抹白影自窗前徐徐而过，驻足在门口，往屋里头瞧来。

奶娘跟丫鬟心一跳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。这白衫少年是个美貌少年，眉目带着她们说不出的妖艳，气质完全不同庄里的任何人，有时，只是一眼，就让人难以调开目光。

『奶娘，大妞呢？』那少年淡声问着。

奶娘结结巴巴：『兰少，小灵跟大妞在隔壁屋里玩耍……』说着说着，她明明是个早懂男女情事的寡妇，脸还是红了。

他轻应一声，又徐步往隔壁屋去。

屋里静悄悄地，哪来的小娃娃在玩耍？他推开门，环视屋内，大妞并不在，地上散落一地玩具。

他步进小屋，上前一看，看见矮桌上墨汁横飞，一本书丢在一旁，桌上是乱七八糟的字形。

他见状，不由得绽出温润笑意。这哪算字形，简直是鬼画符，一看就知是大妞写的，两岁的娃儿哪会写字啊，关长远忧愁大妞十岁都学不了字，但他不以为然，好好教大妞，她总能学会的。

他把地上的书本收好，要步出房门找大妞时，目光忽落在小箱子里。

这小箱子专装大妞的玩具，关长远平常不允她出外院玩耍，她一人时只会玩着这箱里的小玩具，他一路走来也没见到大妞……一个念头晃过他心里，他上前打开小箱子。

小小的人儿抬起睡眼看着他。

他失笑：『傻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』

大妞揉揉眼睛，朝他伸出小小的手。『兰叔叔。』

兰青见她依赖他，不由得心生怜惜，小心地把软乎乎的大妞抱了出来。他注意到衣箱里有泼浪鼓，他取出来轻晃两下，鼓声让大妞清醒些，她也笑着用她的小手摸着鼓。

他微微一笑，又连晃两声，咚咚鼓声让她咯咯笑了出来。

『大妞，上回兰青叔叔不是跟你提过，你爱玩鼓，可也不能把鼓丢到箱里，箱子深，你要跑进去捡鼓，再也不出来了。』他面色一沉，问道：『是谁合上箱盖的？』

不知是她听不懂他的话还是她不想说，她只是用小手紧紧拉着他的衣服，把小头埋进他香香的怀里。

兰青抚过她小小头颅上的细软黑发。这真是小傻瓜，但他也不是真骂她傻，而是恼她没有半分防人意识，根本是关长远第二！

但，关长远有能力自保，这大妞哪来的自保能力？

大妞一向听他话，说了鼓不丢箱里就不丢，定是有人丢了进去，大妞一去捡鼓，便把箱盖合上，偏大妞又不懂呼救，就这样闷在箱子里。

思及此，他心一凛，这玩具小箱哪来的缝隙呼吸，要是闷久了，怎么还有命在？他心里不悦，嘴里仍笑：

『大妞，你个儿小，自己推不开箱盖，改天你要不小心滚进来，兰叔叔怎么找得到你？不如，以后你滚到自己爬不出来的地方，就这样，轻轻一敲，兰叔叔一定能听见，把你捞出来，好不好？』说着，他在箱里一角以她这年纪会有的力量轻敲一下。

大妞看着，依言也伸出小身子跟着敲一下。

他见状惊喜。『真聪明的妞儿！』他放着挣扎的大妞下地。

她一下地，就要拉着他，小小的胖腿往桌边跑去。

他笑：『大妞要让兰叔叔看什么？』

她指指桌上的鬼画符，抬头朝他笑咪咪地。

『妞妞。妞妞。』他配合她蹲下，瞄了眼鬼画符，柔声道：『大妞写得真好。』

她闻言，眉眼都是笑，又跑去把地上的书塞给他。『妞妞背书。』

『大妞要背书给我听吗……不是？』他手臂被打了一下，他又笑：『那大妞要教兰叔叔背书吗？』又被打，他只好随口道：『原来，是大妞背书后默写？』大妞用力点头。

他把大妞抱进怀里，连笑两声：『大妞真聪明，竟然会背书默写了。』

大妞听他语气不信，生气地用小脚蹋他的肚腹，她一直想下地，但他就是不放，大妞连连踢脚，他哈哈大笑，整个仰倒在地，只手还是护着重心不稳倒在他怀里的小妞儿。

大妞这孩子才几岁，还学字呢？她本性偏安静，不活泼好动，别人给她一口饭吃她就吃，只爱玩一些不刺激的玩具，但要默书写字？心迫孩子连大妞二字怎么写都不会，哪可能背书写字？

他心里极度不悦。他见过那奶娘的女儿，比大妞长上一岁，已懂背着简单几句诗词讨大人欢喜，关长远曾私下透露，如果大妞像奶娘女儿那般机灵就好。这话准被人听了去，现在可好，只是个不入流的角色，以为正主儿傻气，就想抢位，关长远要是知道有人有心取代他女儿，不知做何感想？是欢喜有个机灵的干女儿呢，还是宁要这个会丢他面子的傻妞儿？

小小的手一直摸着他的脸，他笑得开怀，任她的小手掌轻轻压在他面上。

大妞小脸露得开心，显然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陪她这么玩着。兰青心里轻松，跟她玩了起来。

『大妞！』兰青看向门口的美妇人。那妇人一脸戒备，一见他，勉强笑道：『兰兄弟怎么在这儿呢？』

兰青放开大妞，任着她跑进美妇人的怀里。

他注意到这美妇人紧紧抱着女儿，仿佛怕她受到他的半分伤害似的。他不以为意，掸掸衣袍灰尘起身笑道：

『大妞与我投缘，我总是喜欢跟她玩儿，嫂子，你放心，我盯着大妞，不会让她有伤的。』

她暗地摸摸大妞的小身子，确定无伤。她疑声问：『小灵儿呢？』

兰青耸肩。『我来时她已经不在了。奶娘在隔壁与人闲聊呢。』

『是么？』

兰青走到玩具箱前，不经心地说着：『说起来，奶娘孩子年纪小小就过于聪明呢。』

她不知兰青为何提及这事，小心翼翼放了大妞下地，见大妞自行捡起泼浪鼓玩着，心里一软柔声道：

『再怎么聪明都是别人家的孩子。』

『是啊，再怎么聪明，也不是大妞。就不知长远兄怎么想了？』

她闻言暗怔，不由自主地往他看去。

兰青又打开箱盖，朝她笑道：

『嫂子，奶娘孩子比大妞高大些，已经会合上箱盖了呢。』

关长远之妻先是疑惑，接着面色遽变。她连忙低头看向自家小孩，急声问着：

『大妞，你刚被关在箱子里吗？』

大妞抬头看看她，朝她傻笑，又低头自顾自地玩。

兰青走到大妞身边，硬是抢过她的小鼓。大妞生气地拍打他的腿，跟着他跑，叫：『兰叔叔！』

兰青离玩具箱尚有数步距离，直接把小鼓投了进去。大妞见状，连忙跑到箱前的小凳子，费力爬上小凳子后，又想探入小箱子里拿小鼓。

『不要！』关长远之妻花容失色，冲上前抱住大妞挣扎的小身子。这小凳子何时放在玩具箱旁的？是谁放的？小鼓又是谁丢的？

『太聪明的小孩儿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』兰青轻描淡写说着。

她吓出一身冷汗，更为大妞感到悲哀。

她的孩子不知防人，就算跌进箱里一次有人救起，但还会跌进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

『长远兄一向喜欢聪明的娃儿，是不？』

『……再聪明也不是自家孩儿，又有什么用？』她神色蓦然冷淡。

『大妞不小了，有我一人顾着就行。天湖庄的夫人要生了，正缺个奶娘，我一直忙着，没机会跟奶娘提，这几天我会让奶娘带着孩子过去。』

兰青故作惊讶。『我以为，长远兄打算让小灵那丫头当关家女儿呢。』

关长远之妻闻言，面色更是冰冷。她冷声道：

『长远根本没这打算，就算私下传的话儿，我也不会再让它误传下去。』

兰青微微一笑：『长远兄有妻如此，真是他的福气。』

他来到大妞面前，摸摸她的小头，她抬眼看他，小眼睛带着笑。这么单纯又不争的孩子啊……他脸色轻柔，陪她摇了下泼浪鼓，瞧，他才陪她玩一下呢，她就开心成这样，平常她多寂寞啊。『大妞有母如此，也是她的造化。』

关长远之妻对妖神兰青虽有防心，但此时见他对她女儿一心的好，就算是假装的，她也不免有些许动容。

兰青笑着要离开，大妞还想跟着他走，他轻笑：『不成不成。你该让你娘罚你，谁教你不听话，自个儿跑入箱子里。』

大妞有点气他告密，用额头轻轻撞他的大腿，他露出开怀的笑。他又瞟向关长远之妻，此时她一脸疑惑看着自己，想必在怀疑他对大妞是不是有所图。

他不想理会这女人的想法，临走前他又道：『也请长远兄多陪陪大妞吧。大妞这孩子想学旁人背书写字，这也不打紧，但她哪会写字？要学到旁人说谎使坏，大妞这孩子就可惜了。』

关妻目送他离开后，寻思一阵，瞧见桌上鬼画符。这鬼画符是自己女儿画的，她认得。

大妞见娘亲注意力在她写的字上，连忙跑过来献宝。她把小书本凑到娘亲面前。

『大妞，这是你抄写的吗？』她笑道。不愿伤女儿心，把医书摊开第一页，与她的鬼画符对照。

『背的，背的！』

她心怜地笑着，把大妞的小身子抱进怀里。『是背的，大妞会背了，好厉害呢。』她附和着。

大妞没有得意，只是很高兴又小心地把鬼画符折起来，准备等爹来让他看。

她见状，用力抱住大妞。傻孩子！傻孩子！一开始，她只想着让大妞沾点奶娘孩子的聪明，怎知那女娃儿聪明狡猾到想害了大妞。

没有大人的暗示，小孩子怎会有取代的心思？难道，这世上除了她，就没有人不计较她孩子的傻气，一心一意地对她吗？

『娘，娘！』大妞被闷住了，抗议着。

她连忙松开怀抱，揉揉大妞的小细发。她柔声说着：『大妞喜欢小灵吗？』

大妞低头玩着手指，不吭声。

『那喜欢兰叔叔吗？』

大妞用力点头，小嘴上扬：『喜欢！喜欢！』

她闻言，不知该喜该忧。她始终怀疑兰青入关家庄有所为，但他对大妞又是百般疼爱，一个满腹心机的少年怎会喜欢这么傻气的孩儿呢？

无论如何，她该感谢兰青今日的提示。不然，哪天大妞出事了，就后悔莫及，何况……

她翻了几页医书，看见上头印的药草，这倒像是大妞抄的鬼画符。

『背的、妞妞背的！』大妞指着那药草图。『跟灵灵一样！』

是啊，别说她不想让大妞在他人身上学会说谎，单就奶娘她孩子有意在大妞面前炫耀比较，她就无法忍受。

大妞她不必比，不用比，她就是关长远的孩子，不必追绝不会被否认，绝不会让外人来占据这位子！

大妞轻轻打了一下娘，感觉娘亲的不信，低声再重复：『妞妞乖，妞妞背的！』所以，爹不要老是用怪怪的眼神看她。她跟奶娘的灵灵一样，都会背。

她又抬头见娘亲，摸摸娘亲的脸。娘亲朝她温柔笑着，抚着她的额头。『大妞，不怕，等过两年你有弟弟了，他一定保护你到很老很老，代娘保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』

大妞一双小限睛看着她，然后笨拙地回摸娘亲的头。『娘娘，妞妞保护你。』

『进来。』温和的男声说道。

门轻轻被推开了。进来的是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小女娃，瘦瘦的，双眼明亮，小脸沉着……跟以前那个带点傻气的孩子形同，而里头的精神却大有不同了。

傅临春定定望着她，撩过袍角坐在椅上，朝她招招手。

『妞儿，过来坐。』他等了一会儿，她还是垂首站在原地，傅临春微微一笑，捻起一颗瓜子。

『妞儿，以前你练完功，总是跟师父一块啃瓜子。现在不喜欢了？要开始讲起规矩了么？』

小少女迟疑一会儿，坐上椅子，椅子有点高，她被兰青养得还不够高壮，双腿够不到地。两人中间有个方正茶几，一如往昔放置着一盘瓜子。

她想起来了。

每次练完功，她会被师父招来，两人就坐在厅里闲嗑瓜子，她跟今今一样不会剥瓜子，师父每次都一颗颗咬开，瓜子肉任她吃。

那时她不会说话，师父也不会主动闲聊，两人就这么悠闲地待上一个时辰，才差人送她回家去。

师父只在兴起时，啃着瓜子教她几句诗词，甚至，以她现在的眼光来看，与其说师父在教她武学，不如说他是个大玩伴。

她想，兰青也早知道师父并不尽心教她武学，但兰青一点也不在意，兰青只在意她有没有受到云家庄的保护。

『妞儿会说话了，也比以前聪明了，还记得以前多少事呢？』傅临春没看向她，径自散漫地啃着瓜子。

直到他听见她低声道『所有事』时，略为诧异地瞥向她。

『所有事？』他声音温和如春阳。『妞儿你告诉我，你最初的记忆从哪时开始？』

她沉默一会儿，抬起头看着他，轻声说道：

『从兰青来关家开始。』

傅临春又愣了会儿，才道：

『那些事记得很清楚么？』

『很清楚。我叫他兰叔叔，他叫我大妞，从那天开始，每一天我都记得详细，包括娘亲放我进衣箱里……兰青与害我爹娘的人合谋……』说到此处，她紧紧闭上嘴巴。

『是么……这么清楚啊……』傅临春又不说话了，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。

窗外的天色渐渐转暗了，云家庄没人过来请他们吃饭，直到天色尽黑，傅临春无意间瞥向盘上未曾动过的瓜肉，他再问：

『妞儿，你几岁了？』

『十二。』

『嗯？你还小了点，要再大一点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要我说出你此刻的丶心情吗？』

『不要！』这声音变得有些激动。

傅临春神色未变，温声道：

『那你想知道什么吗？』

她安静一会儿，才哑声问道：

『师父，我爹是什么样的人？』

『你爹……』他沉吟着：『我与关长远不曾见过面，江湖史上记载的不多，但都是些好事。妞儿，你爹十八岁入江湖，三十五岁遭卫官杀害，这其间他不曾上过云家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』

她摇摇头。傅临春直视她，微微一笑：

『这世上，有两种江湖人不会上云家庄一探自身在江湖册里的名声。一是如兰青这般坏事做绝，不理有多少人在暗地看着；一是如你爹那般助人不提名。云家庄并不能完全记载世上所有江湖事，自然无法看尽你爹做的每一件事，也因此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对他了解不深，但，他为人正派，值得后人学习。你记得当年你爹让兰青入关家庄的原因吗？』

『我记得我娘跟奶娘聊过，兰青遭人追杀，被我爹相救。入关家庄一住半年，其间我爹待他如弟……待他如弟……』她摆在膝上的双手紧握，再也说不下去兰青当年的作为。

『那，你爹是个很好的人了。』

『……我娘呢？』

『你娘吗……』傅临春这次沉思更久，停了半刻钟才慢慢道：『男外女内，你娘不是江湖人，也不曾传出什么事，但，你爹选择你娘，你娘必定也是个好人。』

『是吗……』

傅临春见她垂下头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继续啃瓜子，直到啃光了。她那头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瓜子肉还是没人理，他才又道：

『傻气孩子时的无忧无虑挺好的，是不？』

『无忧无虑真的好吗……师父，以前我想的不多，我知道兰青跟我爹娘不见有关系，我也一直谨记我爹的话，用我的一双眼睛去看，师父，我亲眼看见兰青疼我，为了我曾差点丧失性命，甚至踏蹋自己来保全我，但他心中始终有介怀，如果有一天我开始说话了，明白真相下的意义，我会如何面对他？而我，明知兰青疼我，我也愿意疼他，可是，每次我一看见衣箱，我心里就无由来地生气。』

天黑了，她看不见傅临春的脸，但仍是转向他。

『傻气的孩子不想深思真相下的意义，那时的我只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孩子，现在的大妞却得为未来而抉择，才能面对所有人。师父，我本名长平，我爹嫌我过于蠢笨，却打从心里要我永远平安，兰青给了我十年的平安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长平。』

傅临春温声道：『要我教你怎么做么？』

她沉默一下，轻声说道：

『所有人都不是我，没有办法为我做决定，我才是经历一切的那个孩子，该由我决定才是。』

『是吗……』傅临春嘴角微微扬起。『你这性子，看起来是跟亲爹相似些才对，兰青没有破坏你的个性，可见他是真心疼你。』

她没有应答。

傅临春不打算左右她的心思。他再道：

『兰青在岸口重伤，从此下落不明，这你是知道的。』见她还是没有回应，他又道：『既是被兰家家主带走，那短期内兰青不会死，也不会多快乐地活着，当日的船主说兰青以为你被带走才中计的。大妞，你得在明天早上前给我你的答复。』

『明天早上？』她迅速抬头。

『是啊，明天早上。』傅临春轻柔地望着她。『你若选择回到关大妞，与兰青做切割，那么，云家庄撒手不管，这本是兰家家务事，任他们内斗到天翻地覆也与咱们无关；如你放不掉兰青，你是我徒儿，我自然该尽全力替你救回兰青，只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云家庄不是无所不能，庄里弟子至今探不到兰青被送往哪，由此可见。兰绯有备而来。』语毕，他起身，看了她一眼。想要摸摸她的头，但手到半空，想起她已非黄日单纯的孩子。

再傻一点就好，或者不要记得这么清楚，哪怕记忆从四、五岁开始都好，她就能装傻混过。

关长远的女儿不该受到这种前一熬，当年他要兰青放弃大妞离去，固然是兰青行事不正，但最主要还是担心有一天这孩子察觉最亲近的人曾参与血案计划，那时会有怎番的结局?

世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，但结局多半是玉石俱焚。

『师父……』她欲言又止。

『改日等你平静了，我亲自带你去你爹娘的坟上上香吧。』

她怔怔地看着他，忽然间，她有了动作。

傅临春柔声道：

『不要跪。你第一次要跪的，该是你父母。以前你不懂，我自然不会说出口，你爹娘跟其它庄里人，都由云家庄暗地收葬了，妞儿，你瞧，明白得愈多，烦恼愈是天罗地网罩下来，还不如以前那样开心，是不？』

他轻轻掩上门，留下一室的黑暗。

她垂着首，脑海充斥着所有的回忆。

师父不问她是非对错，只要她自行选择。她可以选择先救兰青，可是救兰青后呢？心怀芥蒂如何面对？这正是师父要她抉择的真正原因。她想起她娘临死前咬牙切齿地说兰青是毒蛇……浑身不由得颤颤；她又想起幼年兰青疼她，几乎把自身最美好的一切都给她了，现在的长平有父亲的个性，但，是兰青让她成为美好的大妞。

她再想起她七岁那年夏天，隔壁大婶看他俩屋里没有衣箱，特地将家里不要的衣箱转送给兰青。她看见那衣箱就满腹的火气，那时她隐隐早知兰青在血案里插上一手，只是过于单纯又依赖兰青，无法分出自己无由来的火气是为了什么。

兰青看在眼里，任着她发脾气，不动声色地处理掉那衣箱了。

兰青一直在努力保有他俩的关系。

矛盾的思绪反反复覆相互抗争，豆大的汗珠拼命滑落，浑身止不住发抖，黑暗里，她双手捂住痛苦的小脸。明知此刻兰青一定备受煎熬，但……但……如果她什么都不懂，任着兰青心里永远有着随时会被发现的不安，任着她自己心里的恼怒老是找不到出处，任着爹娘就这样消失在她的记忆里，会不会比较好？

她喉口隐隐发烫，仿佛体内有一片火海自肚腹冲了上来。

没有爹娘就没有今天的大妞，没有兰青今天的大妞又在哪里？没有当年的兰青，今天关长平又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

她不能不懂，不能不去想。这十年的生活，她知道兰青是快活的，可是，有时她回头又察觉他的忧思，那时大妞不懂，现在她懂了。

当年兰青为什么要与人合谋？如果不曾相识，他不曾来关家，能不能改变一切？也许他不来关家，她爹娘照样会被其它觊觎双剑的恶人害死，也许他不来关家，兰青依旧是那个害人也无动于衷的少年兰青！

刚才师父想要说出她的心思。她不要！此刻她的心思多丑陋！她想要兰青回来，可是她会对不起爹娘，她只记得爹娘的片段，明明是生她的亲生父母，她却只拥有这么短的记忆、这么少的感情！

这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她该手刃兰青才对得起九泉下的父母，可是……兰青疼她十年啊！她身上有着父母的血，同时也承受着兰青的美好……

保住她性命的父母，她不能马上说出口要手刃仇人，不能回报他们，岂能算是人子！

强大的罪恶感笼罩她。她自私，这种丑陋师父一眼就看穿，所以，她不敢让师父代她说出口。

她的思绪难以控制，相互抗争抵触，以致满身大汗，忽冷忽热，一股作恶的感觉自腹中升起几乎要当场呕了出来。

她在黑暗里动也不动，即使身子麻了也毫无所觉，直到她听得门喀的一声，抬头一看，门打开的同时，一束微光泄了进来。

天已大白了。

她竟想了一夜。

李今朝端了碗稀粥进来。寒凉的晨风灌进浑身湿透的长平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

『很冷吗？』李今朝连忙踢上门，看见她满面的汗、微红的眼眶，明明右眼泪却不掉下。她蹲到长平面前，扮笑道：『你一天没吃东西，早就饿了吧？想事情，自然要吃饱喝足脑袋才好使。』

长平看着她半天，哑声问着：

『今今一晚上没睡吗？』

『我作息不正你也知道的。』李今朝见她双手发软，笑着一口口喂她吃。

热气滑进喉口，温暖了她的身子，体内的火焰好像被今今的粥浇熄了，长平勉强再吃一口，摇头：『我吃不下了。』

李今朝柔声道：『要哭就哭，要笑就笑，学学我，日子会很好过的。』

『我还不能哭。现在我落泪是为我自己，我第一次该为爹娘哭的。』

李今朝闻言皱皱眉，道：『大妞的个性是这样吗？你是不是被附身了？』

长平用衣袖抹去满脸的汗。她的手还微微抖着，瞥头看见茶几上的瓜子肉，她不吃，反而从新的宝贝袋里掏出一颗蜜饯含进嘴里。

『今今，我好痛苦，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，原来，你们都是这样过人生的。』

这样的话竟出自傻大妞嘴里，李今朝撇开脸深吸口气，再转回来时满面笑着，声音却有些粗哑：

『那是当然。人有了记忆，总会痛苦的，只是你以前单纯，惦记的都是快乐的事，现在你要舍掉某些不快乐的回忆，没有人会指责你的。』

长平没理会她的暗示，又塞了一颗蜜饯，哑声道：

『今今，以前兰青出远门回家后，老是会受一阵风寒，虽然不严重，但我总觉得奇怪，明明兰青是健康的，为什么老在回家后生病？原来这个家……是他安心的地方，他在这个家是全然的

放松，刚才今今进来时，我也不由自主地放下心来，忽然觉得暖和了。』

『兰青也是啊。』

长平轻声道：『是啊，原来，兰青不是因为这个家而放松，他是因为我在这个家里，才把所有的戒心放下来。』

『嗯。』

长平见李今朝忍着不为兰青说好话，不由得轻笑：

『今今，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支持我，不会骂我嫌我，也不会怪我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只会包容我。』

『大妞，不要管其它人怎么看，那些人都是外人，都是屁。你只要顾你自己就好了。』李今朝暗示着。

长平仿若未闻，垂着小脸，道：

『我记得，以前有一次我生日时，兰青跟我说，希望我能像今今一样精神，但他只说那一次后，就不再提了，因为他知道，我跟今今不同，我只要兰青跟今今就够了，我不想广结善缘，讨人喜欢，只要兰青跟今今在我身边就够了。』

李今朝动了动嘴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大妞认生，兰青绝对是帮手，她本以为是爹离不开孩子的天性作祟，哪知背后竟有其它

原因，但此时她不想火上加油，兰青对大妞绝对没有恶意。只是自私了点。

又过一阵，长平才道：

『……我记得我爹娘疼我，可是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师父说爹是好人，娘也是好人，除此外，我什么也不清楚。』停一会儿，她又道：『但我却是很清楚兰青是什么样的人，因为他跟我在一块的日子远远胜过我跟我爹娘。每天我一觉起来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兰青，春夏秋冬，他总是比我早起，冬天他要早下床，棉被就冷了，所以，他都等我醒来后才下床，这些事我娘一定都做过，可是，我只记得兰青为我做的。』那隐约的发热感又来，令她说起话来仿佛全身都冒着热气。

李今朝放下碗，坐在先前傅临春的位于上。她把玩着五枚铜板，道：

『大妞，你才几岁？十二呢。我十二岁的时候忙着生活，哪来这么痛苦的选择。你也不必选你可以放弃兰青，当是还父母之恩，兰青是我朋友我来救，与你无关。』

长平愣了下，看向她。

李今朝笑道：

『兰青为我寻药多年，我自是该两肋插刀。傅临春不帮，我来帮，兰家不可能没有背后隐藏的生计路，总要叫那个王八兰绯交出兰青的。』

长平呆住。那是说，她不必再挣扎，她放弃兰青没关系，因为今今愿意救，不是她要救，是今今救，同样都是救，那谁出手都无所谓了。

『我知道的大妞是很傻的，不会想太多的。』李今朝有意无意提醒。

长平紧紧闭着小嘴。

『真的不行吗？』李今朝有点恼怒。『你的记忆出错了你懂不懂？你年纪小，怎可能记得兰青跟人合谋？你是被吓到，才会幻想兰青害关家，明白吗？』

今今在搬梯子让她下吗？只要她骗自己，那些记忆都是假的，甚至，只要骗自己那些记忆模糊了，那么，什么不共戴天之仇、认贼作父都不成立了。

如果她跟今今一样笑闹人生，会不会好过点？

长平低头看着她的宝贝袋。

旧的宝贝袋在河里被扯掉了，里头的蜜饯都是兰青出门前陪她细细挑选的，现在全换新了，彻底换新了。

正因兰青待她，历历在目，而父母只有几个片段画面，她才痛苦得难以选择。

『你……』

『师父把决定权交给我，是要我慎重思考。要说出救兰青太容易，可是救回兰青后，我该抱着什么态度，我能不能释怀，这才是师父要我想的。否则，就算人回来了，我跟兰青都不会有未来的。』

『你们这些人，以为脑子是怎么做的？由得这么七转八转浪费脑力吗？不如你……』

『今今。』长平忽然打断她的话。『我记得很清楚，血案还没有发生之前，我跟兰青很要好，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掉进衣箱里，是兰青找到我的。他笑着跟我说，以后要是再掉进去，只要轻轻地敲一下，他就会找到我。』

李今朝没料到她记忆如此清晰。这几岁的事了？

长平抬眼看着她，还带点稚气的小脸充满倦意。

『那一天，我娘逼我不要出衣箱，然后兰青来了。他没寻到我，正要走时，我想，娘不要我自己出去，那兰青发现我就能带我出去，我就能看清楚兰青脸上古怪的表情，我讨厌他那时的表情，可是爹要我看我一定要看，所以我敲了一下。』

『他发现你了？』

『那时我想他没有听见，反而是另一个人回来，兰青才跟着走回，现在想来他不可能没听见。』她停顿良久，拼命忍泪，哑声道：『今今，我娘临走前说兰青是毒蛇，可是，这条毒蛇倾尽心力保护我。我爹要我用眼睛仔细看，那时我不懂，可是刚才今

今进来时我才终于明白，我爹到最后还是相信着兰青，要我仔细看出真相来，所以我用眼睛看了，我相信兰青早就后悔入关家套消息了，他最后没有下手害关家。』

李今朝闻言惊喜地望着她。

长平又低声道：

『当年我爹本要带我走的，他无法容忍我认贼作父，最后他将我藏在衣箱里。刚才我反复再三的想，那时我根本打不开衣箱，爹放我在里头不是要我活活等死吗？既然如此，不如直接带我走，还能让我不痛苦。现在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，他在赌，赌他相信的兰青会救出我。』

『你有这么聪明吗？』李今朝哑声道：『一件事你一定要层层抽丝剥茧想去，迟早你会活活累死。』

长平深吸口气，朝李今朝说道：

『不想透，我对不起爹娘，对不起兰青，甚至，我对不起自己。今今，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爹娘的其它面貌，我想等兰青回来后，等他能谈爹娘了，让他把所认识的爹娘说给我听。』

『好！好大妞！』李今朝颤声大叫。

长平用力吐出一口气，跳下椅子，来到她的面前，道：

『今今，我都没哭，你哭得这么夸张干什么？』

『傻瓜大妞，你不哭，我当然代你哭了，你想疼爹娘，我就不能疼你这傻瓜吗？』李今朝控制不住，放声大哭。『我要是你娘，必会想，只要有人能救我女儿，只要你能活下去，就算是毒蛇养你我都甘愿，傻瓜，你不要有罪恶感！』

长平抹去李今朝的眼泪，低声道：

『今今，我记忆里最多的是你跟兰青，爹娘的只有一点，以后也不可能再增加，那我留下对他们的罪恶感，才不会这么容易忘掉他们，对不？』

『大妞，真见鬼了，你才几岁想这么多做什么？』

长平的额头轻轻碰触李今朝的额面低声说着：

『那，今今，我就今晚想这么多，明天起，我不要想太多，就笨一点的活着就好，好不好？想这些好痛苦，我觉得好像要生病了。』

『这是自然。大妞还是傻些好，照心意做事就好。』李今朝用力抱住她略湿的身子，这小傻瓜还真的想到底，才觉得对得起她爹娘跟兰青。

『瞧我，不就照着心意行事吗？理智那东西丢到茅厕里发臭吧！你认为兰青是好人，他对你就是好人！』

长平闻着李今朝身上的香气，熟悉的气味令她安心。她深吸口气，倦意袭来，肚子咕噜响着。

她说道：『今今，我饿了。』她主动拿起剩下的稀粥希里呼噜地吞完，又掬起瓜子肉塞进嘴里，才吁了口气：『今今，我好困。』

『那我带你先休息吧……』

『不成，我得见师父，跟他说清楚，我想早点看见兰青回来。』她说着：『今今，我不知道兰青以前有多坏，可是，他跟我一块生活时都很好的，如果我不要他，他一定不会留下，我不要让他再走回头路。等他回来，我们继续过日子，他是兰青，我是大妞，他曾来关家做客，也许曾经心有歹念，但最后，他没有辜负我爹的信任，一心为我，这就是我眼里的兰青。』大妞眼神清明，再无先前半丝的迷惑与犹豫。

原来那个姓关的，遗传给大妞的，是这样坚定的个性吗？还是，其中兰青也有混上一手？那三人只怕谁也分不清到底是谁让大妞变成这样美好的个性。李今朝不由得感伤起来。

这个大妞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大妞了。以前那个大妞傻里傻气，不知复杂世间，只承受着众人疼爱快乐过日，她多想以前那个单纯的孩子，但她又很高兴大妞长成这模样。

『兰青若见了你，必是像父亲一样欣喜万分。』她沙哑道。

长平摇摇头。『从以前我就知道我爹只有一个，不是兰青。兰青就是兰青。』她坚持着。

李今朝对此也不以为意，拉过她凉凉的小手，先去见傅临春。临要出门之际，她看似漫不经心地说着：

『大妞，兰青他被藏得很深，我们会尽力营救，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，那……救人是要救活的，我们还不知兰青生死……』

『我也会求师父教我武功的。』长平早有想法，答着：『兰青回来前我努力练着，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。兰青是我重要的人，我也会出力，何况，今今，你不是常说管它狗屁，要真不行，就杀过去拼个你死我活，活要见人，死也要见尸的。』

李今朝听她虽是轻松地说着，却隐含着非要见到兰青不可的心意。她心里高兴这孩子真能说到做到，没有一丝怀恨兰青的念头，难怪傅临春非要大妞自行决定不可……但，大妞从小最亲的就是兰青，如果兰青真死了……

『真他娘的，好！傅临春要真没能力，咱们就亲自杀入虎穴救兰青！』

长平嘴角微地上扬，用力嗯了一声。

李今朝吸吸鼻子，振作精神道：

『晚点，等你睡饱了我拿样东西给你。是当日兰青要搭船的船主捡来的，他说当时兰青被带走，他的东西散落一地，里头有匹漂亮的柳色布，我看过，这是适合少女穿的，准是兰青回程时要给你的惊喜。我本想先拿给你，但有些事总得你先决定，以免动摇……』

『我明白。』长平答着，目光一直往上抬。

『等兰青回来了，我再穿给他看。』李今朝微微一笑，揉揉她的头，但也不敢把大妞的头硬往下压。

往下压，那一直忍着的泪就会掉出来。她怎舍得破坏大妞的心意呢?

『兰青一定会很后悔的。』李今朝柔声道：『他错过大妞成长，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，以后看他还敢不敢随便被人掳去。』

长平嘴角上扬，用力点头。

『嗯。』

冥纸漫天飞舞，年轻的姑娘慎重地在墓前用力磕了三个响头。

正拎着小篮子上坡的男子一见，美目直觉痛缩。

这头磕得又响又用力，简直是在整自己……这大妞，做事总是一板一眼，去年陪她来扫墓，他在山下等着，她回来时额头整个肿起。

他静静来到墓前，一一把小篮子里的小菜摆上去，填满小酒杯，长平见状愣住，连忙抬眼搜寻兰青的神情。去年兰青还不怎么愿意上山的……

他神情自然，撩袍坐在墓旁。『我很久没跟你爹喝酒了，老是不愿亲自扫墓，你爹也是会怨我的吧。』语毕，就着壶口喝着烈酒。

长平闻言，眼儿一亮。『嗯。』她继续清理墓旁野草，嘴角带着微笑。

兰青看她一眼，叹道：『长远兄、嫂子，你们的女儿还是个傻楞子，但总算有了一技之长，她现在不但能照顾自己，还能照顾我呢。』

长平笑意漾深。

兰青目不转睛望着她，再柔声道：

『长远兄，有一件事，只有我能做，是不？』

『兰青？』她一脸疑色。

『关长远在江湖上小有名声，但要论深交的朋友少有，他不讲利，不打探江湖流言，更不肯落井下石，久了谁还愿意真心待他？自关家血案后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知道关长远的其它面貌？只怕我是世上唯一一个了。大妞，你过来。』

长平轻应一声，来到兰青身边，望着那墓碑静静坐在泥地上。

兰青又喝了一口酒，笑道：

『大妞，你爹是个好人，想必傅临春这么跟你说过吧？那年我假装被人追杀，他为我连挨三刀，我那时在心里笑翻天，这是什么人啊，素昧平生还替我挨上入骨三刀。但，这种人我也不是没遇过，没过多久就会把我压在地上，露出丑恶的一面。』他见她握紧双拳，不知是恼他的话呢，还是为他心疼，他心里平静，转头正视那块墓碑，再道：『你爹是唯一的例外。他视我如弟，入关家庄之后，他绝口不提我曾有过的污名，视我为常人，庄里若有赛马等男人活动，他也不会忘了我，那段在关家庄的日子对我来说，犹如平常人的生活……你爹他什么都好，唯一不好的一点，就是无法容许有人欺压弱者，哪怕那弱者是个恶名彰昭的江湖人。大妞，我入庄半个月才不小心见到你，我本以为是你爹暗地防我，哪知，他是不愿家丑外扬。』

长平默不作声。

兰青瞧她一眼，轻笑：

『他这人，老旧想法，以为有了个不够机灵的孩子就是家丑，一个成家的男人哪个不喜欢自家孩子聪明伶俐呢？但，他又掩不住父女天性，时时将目光落在你身上，大妞，你爹没有明说过可是，他心里是疼你的。』

『嗯。』

『其实关家庄里的人，多半都不是江湖人，他们都是你爹同乡，要不，就是老弱妇孺，这才导致一夜之间关家尽灭。大妞，也许你爹的江湖朋友不多，但，关家庄的每个人都敬他爱他，没有他，就不会有关家那些人。』

他再看向那墓碑，眼色蒙蒙，坦白说道：

『如果没有他，又何来之后那样愿平静生活过日的兰青？我曾暗示他，江湖贪心的人太多，你不去招惹，人家自会招惹你，甚至，我曾明讲，江湖私传关家庄有许愿成真的鸳鸯剑，难保不会遣有心人觊觎，你爹一身坦然，提及鸳鸯剑里的剑早就失了一把，另一把只有三个人知情。大妞，你爹竟不防我，竟不防我。』

『……嗯。』

『血案发生的前五天，你还记得你曾被奶娘的女儿骗进箱里么？你娘精明又疼你，她是个好母亲，也是个好妻子，她为你爹防我，她为你爹撑起关家生计，她还为你送走奶娘，有你娘才有你爹，有你娘才有你，你娘虽是女人，却代你父亲在关家撑起一片天，大妞，她的心里只有你跟你爹，她手无缚鸡之力，但，如果必要，她会毫不考虑替你斩去任何敢伤害你的人，这就是连云家庄也无法得知关家庄内你爹娘的秘密。』

兰青伸出手，轻轻抹去她滚落的眼泪。

『我记得，当时你奶娘不肯走，她女儿才几岁，就懂得见人脸色，哭着求你爹想留下来，你爹是个心软人，如果没有你娘在他身边顶着，只怕他这铁血汉子早不知心软到哪去，你娘硬是将她俩送上马车……大妞，时也命也运也，是不？血案当天早上那对母女又回来，还拖着你去跟你爹求情，是不？』

长平闻言，回忆那天早上，奶娘确实从被窝里把她抱出来，硬要她去跟爹说话。但，那时奶娘说得又急又快，她完全听不懂，只知要抱她去见爹，但奶娘当时脾气不稳，让她又怕又不敢吭声，还没把她带到爹面前，就被正要出门的兰青发现。

显然兰青那时已知奶娘的心思，又亲自把她带回娘的身边他才离去。

『那天，我收到卫官捎信，将夜闯关家庄，我连忙离去，正是要缠住卫官，哪知，我缠住他却不知他买通其它杀手，等我与他一同前来时，关家庄已无活口。』

兰青放下酒壶，起身转向基前，他凝视良久长吐出一口气，撩过袍角，跪在墓前。

长平也跟着跪下。

兰青轻叩三首，直视墓碑，道：

『我初入关家庄怀有歹心是事实，没有尽力救关家庄是事实。我对不起长远兄与嫂子。』

『兰……』她低头一看，看见兰青紧紧握着她的手腕，她又抬头，他正目不转睛看着墓碑。

『长远兄，大妞出乎你意外，生得极好。她个性很好，承你直爽稳重的个性，也承嫂子坚韧的性子，可以为了心爱的人披荆

斩棘，这么好的姑娘世上少见。你与嫂子，都可以她为傲。关长远有女如此，该骄傲了。』

长平低声说着：『兰青，我爹真的会……骄傲吗？』

『这是当然。就算他再生男孩，也不见得如你一般。』

长平应了一声，心里有些高兴，正想拉着兰青起身，要他再多说说爹娘的事时，又听见兰青道：

『长远兄，你女儿有时是急性子，但我在乎的事她却像个慢郎中。』

长平暗讶一声，往他看去。

『大妞，你道，你爹跟你娘，允不允咱们在一块呢？』

长平完全怔住。

『咱们现在是名不正言不顺，是不？你爹娘不会担心么？』兰青没看向她，嘴里就这么说着。

长平低头看着还紧紧握着她手的大掌。这几年，兰青卖面，虽然面一点也不出色，可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本是白玉般的肤质除了疤痕外，如今有些粗糙，但体温却比他当家主时还要暖和了。

兰青已停止练功一年多，但媚态依旧，身上香气也依旧，可是，现在的兰青会受风寒，容易睡得着了。

长平慢吞吞地跪回去，看着墓碑，一字一语清楚地说道：

『我跟兰青已经不是江湖人，爹生前却是江湖人，我跟兰青不讲一般习俗，就学着江湖豪爽作风，以天地为媒，爹娘主婚，在此完成婚事，好不好？』

她感到手腕一颤，看向兰青，微笑：『兰青好不好？』

兰青垂目，平静道：『你说了就算吧。』

长平正正式式与兰青跪礼，借剩下的酒交杯，她动作一板一眼，兰青却是眼眉带笑，似是欢愉至极。

两人对拜后，待在墓前快到傍晚，才收拾杂物，准备下山。临走前，兰青对着墓前说道：

『大妞不必冠兰氏，终有一天，她会得你心意，光明正大地说出关姓来。』

语毕，他牵着长平一块慢步下山去。

傅临春当年将关家庄尸身收葬在此处，正是看中此地明媚风光，山下小镇百姓朴实，难得有江湖人路过，正合适关家庄上下的个性。

天气晚了不宜赶路，他俩就跟去年一样，在一小镇上租了个小屋子，明天一早再回家去。

长平上床时，见他跟着上床睡在外侧，她本以为今天算是洞房花烛夜，但兰青居然没有动静。

她心里有些惊讶，以为兰青希望她主动，她又想了想，坐起来要将衣物全脱光。

兰青又拉她倒下。『脱什么？这是租来的屋子，干净到哪去？』

长平应了一声，迟疑一会儿，不知兰青的意思是不是就衣……

兰青笑着抱她入怀。『傻姑娘在想什么？要做什么事也得回家去做才是。』

『……嗯。』

『我真高兴你肯在你爹娘面前说出咱俩的事情来。』

她去年就跟爹娘说了，只是兰青不在而已，是她太迟钝，原来兰青想成亲，想定下来才安心，她真的太笨了，以为两情相悦就够，以为兰青平安就够。她用力抱住兰青。

他笑：『我就爱你这么抱着我。』

『嗯，我天天这样抱着兰青睡。』她微笑，偎在他怀里入睡。

兰青等到她入睡后，也试着睡去，黑暗在他眼底跳动，偶尔有抹血腥跃过，里头混杂着奇异的鼓声，他立即张开美目，确认大妞在身边后，便又安心闭目睡去。

天一亮，他与长平换妥外衣，才步出小屋子准备吃个早饭，骑马回去，就见几名百姓已守候在门口。

『长平姑娘，你来啦！』

『……嗯，大婶，好久不见了。』

兰青挑起眉，睨她一眼，亏她认得出一年不见的路人。

『来来来，快来，咱们想这几天你可能会来。长平姑娘，你去年也这时候来，还帮咱们看了一整天的病人，这小镇要寻个好大夫不容易，你今天也来看看好不好？』

『是啊是啊，去年才吃你的药两天就好转了，不像之前还得跑到其它镇上找那个李庸医，长平姑娘真是小神医啊！』

一群人把兰青挤了开来，兰青本要拉住她，但临时又放手，长平一回头，面色有些发怒，不顾是不是会踩到人，硬是退后两步，拉住兰青。

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要他跟着吗？兰青心里笑着。傻姑娘，他不是要离开她，只是，他该放手任她去做想做的事。

『我跟兰青留下，一天。』长平看着他，说着。

兰青笑道：『好。』

『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快快，先让长平姑娘吃早饭，谁家孩子病了快准备！』

长平对江湖毒药什么完全都不擅长，最擅长的还是一般病症，她心里盘算着如果明年还要来就把她买的新医箱一块带来比较妥当。

『长平姑娘，你到底姓什么啊？咱们都还不知道呢。』有人问着。

长平闻言一愣，直觉对上兰青的眼眸，他眸底带着柔软的鼓励。

她可以报上自己的姓吗？她已经可以保护自己，可以不让爹蒙羞了，可以让爹娘安心了吗？

『你姓什么呢？大妞。』他笑问。

她直直望着他，未曾移开，紧紧握着兰青的手，嘴里动了动，喃道：

『我姓关……』那语气轻轻地，小心翼翼地喊出那个姓，接着，她用力喊道：『我姓关，我叫关长平！』

将要入冬的凉风将她的话语送上蓝天，一路顺风飞扬至半山腰，掠过关家夫妇的墓碑。

我姓关，我叫关长平……

我姓关，我叫关长平……

番外2巫山云雨后的白衣兰青

扫墓一个月后，他们终于回到家。长平把家里里里外外清扫干净，兰青笑着烧了桶水，道：『去洗个澡吧，别臭着上床。』

『好。』她已习惯这样的方式，虽然她也会做粗工，但，兰青将大部分的重活儿接过去。

她沐浴后轮到兰青，其实兰青比她还爱干净，但他总是让她先洗，他身上带香，入温水又更浓，有一次她只是才站在兰青刚洗过的温水旁，她就整个栽进盆里。

那时兰青的脸色并不好看，他心里有芥蒂，不愿她被他的媚香所惑。

『大妞？』门外兰青轻喊。

『嗯，再一会儿就好……』她才自水盆起身，兰青便推门而入。

她呆住。

兰青笑着取过毛巾拢住她结实的身子。『你先上床吧。』

『……嗯。』

『大妞，想看我的背么？』他柔声问着。

她心里又是一怔，直觉点头。

『那，今儿个，我沐浴就不熄烛火了。』

平常兰青沐浴必在她之后，也同时熄灯，因为小小屋子，遮不了什么，兰青平日虽爱她吻着他，他却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。

她换上底衣，才上了床，回头一看，兰青正好背着她脱衣入桶。他的背如同他的手臂全是烂疤。

她眼瞳微缩。

有些无形的伤口，是不是到死，都跟这背疤一样无法消失？她心里晃过此念，随即用力抹去。她不要去想能不能达成，她只要去做，去珍惜兰青，不气馁，一直往前走就好。

『大妞，我熄烛了。』他沐浴完后，仍是没有回头，换上衣物后，说着。

『好。』

淡淡的香气弥漫小屋里，跟师父遇春则香的香气不同，师父的令人心安，兰青的却是……

兰青笑着上了床，任着她替他盖上被子。

『大妞……』

『嗯？』

『你这傻楞子，没有我主动，你是连成亲这事都没有想到，是么？』

『……我是傻楞子。』

兰青转身，笑着与她额头互抵着。在黑暗里他看着她温暖的眼眉，彼此交错的呼吸令他心安，若是一日没有与她睡在同一床上，他总是不安心。

他笑着低语：

『大妞，你早过双十了，我一直在等你提这事……我要是在没名没份的情况下碰了你，大妞……我可就对你爹不起了，是不？』

他本想说，他要是在没名份的情况下碰了大妞，他心里还是不安心，他一直等着大妞主动提，只要她一提，有名有实，一切都是大妞主动，他才能安心。何况，他一生没什么值得珍惜的人事物，只有大妞，他现在想珍惜着。

长平轻轻摸着他的脸，轻声道：

『我心里一直有兰青的，我巴不得注意到每一件小事，可我太笨，兰青，我不小心哪儿漏掉的事，你只要点一点我，我就知道了。』

他的鼻梁轻轻碰触她的鼻子，在她嘴前笑着。『好，那，咱们回到家了。』

『嗯，回到家了。』

『所以？』

『……』她在微笑，吻上兰青的嘴。『我要把我最美好的一切还给兰青。』

两人彼此轻轻碰触额、眉、眼、鼻，不住轻柔探索着。

『今天晚上，就算我不说我喜欢兰青，兰青也会感觉到的。』衣衫褪尽，呼吸沉重中带着淡淡的喜悦，她偶尔笨拙些，却是满载着温暖春风送到他面前来。

『兰青，疼吗？』她注意到兰青手指微微抖着。

『……』兰青暗笑自己也紧张起来，稳下心神。他笑：『怎么……我最快乐的日子都是跟大妞在一块的呢！』

『所以，兰青非我不可。咱们一直快乐下去。』

『一直么……』

『嗯，兰青是老头了我也照顾你，不离不弃。』

『……』他掩不住笑意，这傻丫头在此时说这种杀风景的话，真不知该说她心眼实还真是蠢姑娘了。

云雨之欢对他来说，一向是刹那激情，只有rou体攀上高峰的快乐，不曾想过另外要得到什么，唯有对大妞……唯有对大妞，他贪心地想要更多。

他小心翼翼引导着这笨拙又想取悦他的妞儿一块并行前进。

无尽的喜悦涌上心头，微湿的长发纠结，暖洋洋的欢愉流荡在两人之间。不住吻着，深深浅浅探索彼此的极限，尽情收下彼此送出的美好。

缠绵至极点，犹如身落万丈悬崖，短暂失去控制，但他心甘情愿，心里百般欢喜，只盼没有落地的那一刻，直至稳稳落了地，他才知那跳落悬崖的刹那，身心被暖风包裹着，将他心底残留的鼓声一并送走。

现在的兰青，被大妞完完全全霸据着。

他轻轻抚过她通红的脸颊，她眼色蒙蒙，还带着残留的情欲，明明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仍是回报地抚着他的脸。她微笑着，神色柔软着，毫不掩饰对他的喜欢，不掩饰她的疼惜。

『瞧你，哪来的姑娘在洞房花烛夜这么大方还不害躁呢。』他沙哑道。

『我要是害躁，兰青跑了怎么办？』

那声音，跟他一样的沙哑，兰青自是明白方才她得到多少的快乐，因为，他也得到同等的快乐。

他将她搂进，吻上她的额。『有点困？』

『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累。』

他连笑数声。『那就睡吧，明天还要开张大吉呢。』

『嗯。』她合上眼，紧紧抱住他的腰身。

『大妞，你终于是我的呢。』

『兰青也终于是我的了。』她道。

兰青又想笑。她会这么说，当然是要他安下心来……他真的很欢喜很欢喜。他听见她呼吸还没有稳下，轻轻抚着她的发，让她更舒服地入睡。

在不知不觉里，他也慢慢陷入睡梦里。

他怀里的长平，微地一动，连忙张开眼，平常很容易被惊动的兰青这次竟没被惊醒，她心里高兴，跟着合目，双双熟睡去。

一早，她醒来，发现兰青比她还要早起。平常兰青早起她不意外，但昨晚她以为兰青累坏了，至少，她是还想睡觉的。

她下了床，梳洗换衣后，看见小窗外兰青的身影，她推开门，见他今天心情颇好穿上一身白袍。

兰青不太爱穿白色。『白色已经不适合我。』他曾这么说过。

但今天，他过腰的黑发居然没束起，一身白袍随着暖风飘扬，还赤着脚站在院里呢……

他似乎在沉思或者享受什么，美目半垂，动也不动。

『兰青？』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起了动作。他慢慢回头看向她，朝她盈盈一笑。

『大妞，睡得好么？』见她呆住，他扬眉。『怎么了？』

『……兰青……今天很高兴吗？』

『嗯？这是当然。』他眉目在笑，轻松至极。『昨儿个我没听见鼓声昵。』

『鼓声？是兰家鼓声？』

『好像吧。』

是平常杀人的鼓声，还是兰绯那天在船上让兰青恐惧的鼓声？长平一时没有接话。

『大妞，过来。』

长平走到他的面前，细细看着他快乐的神情。

他替她拨着长发，愉悦笑着。

『兰青，你今天好美。』她沙哑道。没有平常的算计、没有平常的阴影、没有平常的不安，原来，无垢的兰青，是这么的美丽。

『是么？』他不以为意。

『我真的能使你这么这么的快乐吗？』昨晚的亲密，能让兰青这么这么的安心吗?

他但笑不语。

长平朝他笑着。『那我天天都让兰青这么快乐吧。』

他眨眨眼。

长平执起他的双手，在他手指关节上轻轻一吻，然后笑着推开大门。

门外，城里的人已经开始迎接这个早晨，准备一天的工作了。

长平深吸口气，大声喊道：

『我喜欢兰青！我就是喜欢兰青一个人，我跟他，不离不弃！』

路过的百姓停住，纷纷往这里望来。

兰青一愣，而后哈哈大笑。他就地而坐，也不怕干净的白袍沾上泥块，笑声不绝，直到长平合上门，回到他的面前。

她也在微笑，弯身让自己的额面与他的额相抵，再让彼此呼吸交错着。

『兰青，我天天喊，喊个五十年，你会天天都这么快乐吗？』

『五十年啊……你是说一就是一的傻姑娘。你若天天喊，我自是天天如此的快乐。』他柔声道。

『嗯，那我天天喊，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喜欢兰青的，我与兰青总是一起的。』

『好。你喊一天，我就快活一天，大妞这一次咱们谁也不在家等着谁，就这么一直一起走着。』

『嗯，咱们这次谁也不在家等着谁，就这么一真起走着。』

番外3过客 今朝酒

这个头有点大、那个五官有点皱，还有，那个那个也太小孩子气了吧……从二楼的窗口往下看，李今朝真是愈看愈闷，咕噜咕噜直接灌了半壶酒。

这年头，怎么小姑娘都长得不一样？连像个大妞的姑娘都找不着。她闷着气，又灌了几口，听见楼下喊道：『春香公子，请。』她含在嘴里的烈酒差点一口喷了出去。阿娘，她从不去掌握傅临春的行踪，他身为云家庄的写史公子，东奔西走是常有的事，而她是云家庄掌握生计的主子，也是时常乱跑，她总想，天下之大要偶遇很难，今天还真他娘的巧……

酒楼的雅房以垂地珠帘相隔，珠色偏暗，能适时掩去雅房贵客的部分面貌，同时，也避免完全的隐密让雅房里的人做出不雅的事来。

春香公子遇春则香，芳香令人身心舒畅，唯一一点不好，就是很容易让亲近的人沾上那个味儿，现在正是春天，跟他过一晚上肯定全身染香，她完全没有兴趣在这时候遇见他。李今朝只手托着额，脸蛋微微撇向窗外，眼不见为净，反正当个缩头乌龟她早习惯了。

那些江湖人陆续上楼来。她似乎闻到香气了，香气极淡，令她想起兰青身上的气味。

大妞她……捱得住兰青身上那能左右人本能的媚香吗？

『这酒味……真香啊。』傅临春忽道。

李今朝小心肝扑通通跳着，继续支着额，斜看窗外。窗外景色好啊，景色美啊……

『这酒楼的今朝酒是一绝，入口芬香，喝完七口后，保证不但快活似神仙，睡上一觉，所梦皆是美梦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春香公子可以一试。』

那声音如暖阳，轻轻拂过李今朝的心头，但，心肝依旧扑通通的跳，她左手支额，右手撑着酒壶。这酒壶岂止七口，十七、八口都不是问题，她手一软，任着酒壶滑落桌下，脚尖一顶，让酒壶安全落地。

她没喝酒，哪有喝酒……

她听见他们转入对面雅房，不由得暗松口气。傅临春为人随意，什么都能配合人家，来酒楼喝酒是小事，不过，自她戒酒后，他也未曾沾过一滴酒，就不知，他要喝了这种今朝酒，会作上什么美梦?

江湖人的事她一向没兴趣，也不想去探听，遂半眯着眸，心里哼着小曲，半盹半醒，等着他们离去。

以不变应万变，是她一向作风。

『姑娘，酒壶呢？要不要再来一壶？』店小二见她这头空空，殷勤地问着。

他娘的……她嘴里动了动，最后忍气低声道：

『来一壶茶吧。』

『什么？』

『……茶，随便上一壶茶。』她咬牙切齿。

店小二终于听清楚了，连忙下楼煮茶去。

偶尔，其它雅房有着私语，她不曾细听，就这么轻敲着桌面，望着窗外的细雨。

茶来了，她也不去喝，就这么回忆过往的生活。她的人生不必靠回忆去度过，但这几年，想起大妞时，她总是掩不住满心的失落。

有人说她是重情重义，但，她才不管这什么情什么义，她只知心头曾无比重视的小朋友就这样走了，她就不懂为什么为了捞什子江湖不能共建未来?

她眼眶蓦地红了，心里极度不甘。大妞是她自小看到大的孩子，也许在他人眼里不是最好的那个，但她心里，大妞绝对是顶尖儿的。

泪珠滑落，她也不想去抹。到哪天呢？要到哪天，世人才会忘记关家血案、忘记兰青？要是她去见阎王了，世人还忘不掉呢?

那，她岂不是连大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？这些江湖人多讨厌，明明不干他们的事，为何这么爱去挖掘旁人的伤痛？

不是说今朝酒能令人入美梦吗？怎么她想的都是些难过事？

『要关窗么？刚喝了酒，就这么趴着睡，雨要打进来，准会受风寒。』

温暖的声音响起，她也不想理，只想这么沉浸在回忆里。与她同桌的人弯下身，拎起那酒壶，直到她听见水酒倒入杯里的水声，她才回过神。

顿住。

阿……阿娘喂！她眼角怎么瞟见熟悉的红袍就坐在桌子的另一头。本是爱困的意识全被吓醒，她下意识摸上店小二刚放的茶壶，但扑了个空。她直觉抬头，对上傅临春的春眸。

他微微一笑：『醒了么？』

她东张西望，二楼各个雅房早已无人，只剩她这一桌，她嘴里动了动，但又闭上嘴，怕嘴巴一开，酒气便泄了出去。

傅临春招来店小二，道：『再上三壶今朝酒吧。』

店小二一愣，答道：『一壶一个人喝已是过多，爷儿……』

他轻轻晃了晃将空的酒壶。『既然这姑娘都喝了快一壶，我喝个三壶也不打紧，去拿来吧。』

李今朝暗咒一声，慢慢坐直身子，等店小二送来三壶今朝酒后，她才问道：『你不是跟些江湖朋友一块来的吗？』

『今天晚上华家庄在此地借阅江湖史，自然有人忙着上门去。我看这儿风景好极，就留下来喝上一杯酒。』

李今朝见他还真的倒了一杯，不由得心疑。他喝不喝酒一向随意，但自她养生后，她也没再见他碰过酒。她嘴里温着：

『你是老字号的写史老大，他们不来缠你，却去看华家庄？』华家庄近年在江湖跃起极快，但也不至于完全盖过云家庄的锋头啊。

『最近不知哪儿来的贼儿，只要哪儿展出江湖史，他便偷去烧了，与其说大伙去看华家庄，不如说，各自兴致勃勃想要擒下这贼吧。嗯，你也喝啊。』

他替她倒了一杯，还是满满一杯呢。

她心神不在酒上，喜道：『难道是兰青……』

『不是他。』傅临春一口饮尽那烈酒，说着：『他是聪明人，自是明白许多事靠的不是史册流传，而是人们口耳流传。』

李今朝闻言，沮丧地又软了下去。她也一口喝尽那杯酒，失落地说道：『不知他俩，至今过得安好？』

他又为二人斟满酒，慢吞吞道：『自是安好。大妞个性沉稳，必能稳住兰青。』

胡说八道！明明几年前他说过兰青心狼手辣，若是一个差池，大妞必会死在他手下，所以，让无浪陪着大妞去了。

现在就算安慰她，也不必安慰得这么夸张。

她是不信兰青会杀大妞，她只想知道这两人过得好不好。任何朋友在她心里都重要，可是，每个人都是成年人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去处，唯有大妞，在她心里还是个孩子。

跟她一块玩到大的大妞，在她受风寒时守在她身边的大妞，看见她偷喝酒就打她的大妞……她眼泪又滚落出来。『我总是不懂，她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让她清醒过来？』

『嗯……也许，她清醒过来后，会过得更快乐。好比，她能姓关了。』

『快乐？哼，五年不眠不休地练武、担心兰青，这也能叫快乐……』李今朝一顿，讶异地对上他的眼。『她能姓关了？』

『听说有个小镇路过的女大夫很神，专治一般病症，她自称姓关，叫长平。』

『……小镇？』她顿时恍悟。必是葬着关长远夫妻的那山下小镇！

大妞十二岁那年，她曾陪着大妞上山去扫墓，而后年年都是她陪着大妞，这几年大妞不在，她怕大妞无法尽子之孝，照样代大妞上山去扫墓……这么说来，她们曾擦身而过了？

『是今年么？』她赶紧问着。

『是啊。』

那表示大妞过得很好，才有余力去祭拜爹娘。这个傻妞！这个傻妞！老天待这个傻妞还是好的！李今朝心里激动，真巴不得明年快快到，她去那儿等着大妞，大妞是变高了是变胖了，她要好好看个仔细……她思绪忽地一顿，看着他，问道：

『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一直差人守着大妞？』

他摇摇头。『既然他们有心跟江湖做切割又何必穷追不舍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小镇里有百姓到大城市谋生，跟客人提及这女大夫的善心，后来又传到云家庄自家人耳里，这才知道大妞曾在那儿出现。』

『这么巧？』不，不能说巧，该说是，世上哪来的秘密可言？哪怕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有人，那迟早会传开来。

因此，当年大妞才会毫不迟疑断个干净。

李今朝本想明年私下与大妞见面，此时如冷水兜下，原来，大妞早已看穿一切了吗？早用她的眼睛发现世人多么在乎其它人的流言吗？

『关……她肯说她姓关了……那就表示她有能力保护自己，不让关家蒙羞，那就好，那就好了……』李今朝泪眼蒙陇，心知将来见面的机会并不大了，至少依兰青性子，十年内要再见面不可能了。

兰青选择跟大妞一走了之，连句告别也没有，在他心里，只怕唯一能忍受的江湖人就是大妞，她不能再试着去跟他们接触，兰青不需要任何一个熟知他过去的人出现在他面前。

李今朝抹去眼泪，深吸口气，哈哈大笑：

『罢了，既是两地各自快活过日，又何必心系见面昵？』

『你能想开是最好。』

李今朝豪爽要一口饮尽杯中酒，忽地察觉有些不对劲。

傅临春竟没要她戒酒？不知何时，傅临春手头那三壶酒已空了两壶。

她心知有异，连忙按住他要倒酒的手。

『傅临春，你何时成了酒鬼？』

『怎么你喝，我就不能喝么？』他慢条斯理道。

『……』

傅临春悠闲地继续饮酒，李今朝脸绿了又绿，见他还真的想喝尽这壶酒，她……她栽了！

她抢过剩余的酒壶全倒在地上，傅临春无辜地看着她，她咕哝：『娘的，没见过这么坏的人……』想跟她玩『两败俱伤』，逼她收手，她真是见鬼了才会爱上这种人。

『嗯？』

『既然我已经没有诚信了，那你说，怎办？』

『今朝也不必许下什么承诺，饮酒虽是伤身，但你要喝，我就奉陪。不管你在哪儿喝，我都陪着，你喝上一壶，我就喝上两壶，你道好不好？』

那好好一个男人不就成了地道的酒鬼？她瞠目，无心再想大妞的事。

这傅临春看似随和，但要触及他不快的事，他简直跟个恶鬼没有两样。她暗自寻思片刻，把自尊非常轻易地踩在脚下，讨好笑道：

『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惨呢？不如罚罚我，唔，跪算盘好了。』女人弄，不算什么，她很乐意弄一下。

傅临春微笑：『跪什么算盘呢。跪在你膝上疼在我心头，没什么意义。』

『……』她说肉麻话很正常，这男人说这种肉麻话她只觉浑身发颤。

『这样吧，今晚我不离城，我去找你吧。』傅临春还是一脸无辜地。

咕噜咕噜，李今朝仰头把苦药喝个一干二净保证今晚可以撑到天亮。

傅临春平常随和得紧，两人间的亲热也多半是她主动，但偶尔他被惹毛了，那就是江湖血腥再血腥啊！

她深吸口气，精神极好，准备今晚先拿本黄书培养一点感觉，以免跟不上狂野的傅临春……她摸摸鼻子，不小心碰到毛绒绒的耳环。

这耳环，跟大妞少年时戴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她总是念旧，不肯换新，每年过年她老是大红衣，不知大妞现在过年时是否也穿着红衣？

她俩总是亲热得很，大妞一直只有她跟兰青……有什么好东西都送给她，以前的大妞傻气生气就会拿额头去撞人，高兴时又

躲在她跟兰青身后，哪像现在她长大，什么眼泪都要往肚子里吞。

她心里感伤，却也知道自己再这么感伤下去，别说她会像个龟孙子软弱地摊在那里前进不了，以后大妞回来时真看见墓碑，她想不只大妞会哭死，她在墓里头也会爬出来跟大妞抱头痛哭。

她静静拿下耳环，小心收起。这耳环，就留下，等将来大妞回来了，她再一块戴上。

门轻轻敲了。『今朝？』

来了！李今朝眨眨眼，输人不输阵，她微敞外衣，露出热情如火的红肚兜，掩嘴轻咳一声。

这就叫，化危机为转机，江湖血腥嘛，那好歹各自拨一点血，分享分享完成它就好。

她笑嘻嘻地打开门，接着一阵沉默。

是温暖如阳的傅临春没有错，错在这人穿错衣物。

『……夜行衣？』她扬眉。

傅临春微微一笑，替她拉妥腰带，合拢上衣。

『我带你探险，不穿着夜行衣，难道还要一身锦衣出现在众人面前么？』

『……』她哭了。

这也叫探险？不如直接把她丢到天上，荡一荡再放她下来吧。她惧高，不只惧高，只要『跑』得比马车还快的她都怕。

他娘的，以后她再也不敢喝酒了！她手脚并用，紧紧攀住唯一的浮木，脸蛋整个埋进他怀里。晶盈的泪还挂在颊上冰凉凉的。

直到风劲停止，她还不敢抬起头。

『到了。』他轻声道。

到了？李今朝自他温暖的衣间抬首，看见他俩正在屋檐上，远处有吵闹声……是在闹区？

『……我怎么觉得，咱们是梁上君子？』

『猜中。』傅临春嘴角轻弯：『抓稳了。』他倒挂金钩，李今朝跟着头脚颠倒，差点脑冲血。

她机灵地闭嘴，不让恐惧溢出口。她见傅临春指间灵活，竟然能把大锁的窗子推开，随即，他托住她的腰身，先送她入屋，她还没站稳，他就跟着飞身落地。

屋子黑蒙蒙的，她仅能借着月色，及时瞥见屋里都是书，接着窗子一关，尽黑。

傅临春点亮烛台，让她拿着，他在那些书上寻找着。

她眼骨碌碌转，低声问：『这是华家庄租来的屋子？』

『嗯，是啊。』

『你就是那个偷了江湖史烧了江湖史的……书贼？』

『是啊。』

这有点不对劲。明明傅临春下午才说毁了江湖史，也不会让关家血案自人们口耳消失，那他……

何况他遇春则香，此时正值春夜，待在这种密闭屋里香气更浓，不怕他们发现吗？

李今朝见他取出两本册子，上前细看。『江湖美人册？』

傅临春瞧她一眼，笑道：『江湖上有没有美人，都无所谓。』

『那倒是。』她咕哝。

傅临春熄了烛火，托着她又开窗跃出，亮起火折子就地烧了美人册。

『美人册里有鬼？』

『没有。』

『但你企图塑造美人册里有鬼。』她脱口。

傅临春嘴角噙笑。『心里没鬼，这册里又哪来的鬼？今朝，有些东西留下，只是伤人而已，那留下又有何意义？』

『正是。』李今朝十分配合，只是要烧的话就该烧兰青的事迹才对。蓦地，她瞪大眼。『声东击西？』

傅临春微笑点头。

不烧兰青的事迹、不烧关家血案，正因烧了更容易引人注意，不如去寻些不重要的小事迹来烧。

『江湖事不过如此，一旦目标转移了，目光便跟着移开，过两年，再烧些大事件，迟早烧到关家血案。』

李今朝闻言，心里一动。他分明是打算分次慢慢烧掉江湖大事，不只兰青的事、不只大妞的事，将来，许多江湖史将陆续消失……

她低声重复：『有些东西留下，只是伤人而已，那留下又有何意义……春香，你这念头存在多久了？』

这么凡事无所谓的人，是什么让他有了此念?

是从……火烧云家庄汲古阁，毁去描写李今朝那一段伤心史开始吗?

傅临春唇角略挑，看向她。『有人来了。』

她一怔，再一细听只觉好像真的有人往这里奔来。

『那咱们还不快走？』

傅临春笑道：『好，走了。』

不待傅临春主动抱她，她赶紧像条蛇一样紧紧缠住他。傅临春眼底带柔，直到人声过于接近才施展轻功跃上屋顶，绝尘而去。

这样的夜，不要再来一次，她的小心肝绝对无法再负荷。

她一整个人滚上床，满面倦意，准备睡它个天翻地覆。见鬼的提精神药物，她才熬个夜就快阵亡了，要让香香下手，她大概又会死在沙滩上了。

她困意浓浓，想着今晚的事，想着明明现在是春天，傅临春全身芳香不就等于昭告世人春香公子曾入那间屋子吗?

他要去杀人放火，带她这个没用的废物做什么？挑战自己神人地步吗?

她模模糊糊地想着，眯眼看着他坐在床边。

『累了么？』他柔声问道。

『嗯……』她扑上前抱住他的腰，深吸口气。『香香，今晚欺负一个累得快半死的人，一点乐趣也没，不如改天再战。』

傅临春眉目净是笑意，他和衣上了床，笑道：『你这体力真差啊。』

跟你比当然是很差，她咕哝：『以后我多注意就是了。我只是想大妞，不小心多喝了点……』

傅临春俯下头吻住她未竟的话语。

李今朝心跳一下，直觉回应。今晚傅临春是想把她的精力榨个精光是不？偏她就是典型的嘴里说不吃美食，但美食送到嘴边，她就算是一只脚入棺材了，也要拼着命把这美食全数吞光光。

她开始拉开香香宝宝的腰带，开始垂涎，开始……就算rou体疲累，但她心灵很活跃，顶着黑眼圈，照样要拼命……娘的，她

根本命中注定会死在床上吧。

『……春香公子在吗？』

傅临春抓住她的小手。『嗯，有人。』

李今朝迷迷糊糊地，还搞不清状况，直到听见有人敲着门喊着春香公子，她才回过神。

傅临春细心为她拉妥衣服，笑道：『帮我开门好么？』

『……好啊。』香香宝宝此时香艳刺激，被她吻到保证连男人都会心猿意马，怎能让外人看见？

她下了床，穿上鞋，低头看看衣衫整齐了，才上前去开门。

她愣住。这么多江湖人？

『……原来是……』有人看着她的脸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『是春香公子的夫人。』另个曾看过她的江湖人道。

『原来是夫人啊！』他本想问傅临春在哪儿，但见李今朝一双黑眼圈跟被吻过的香肠嘴……她身上也缠绕着春香公子的香气……

『怎么了？』傅临春出现在她身后。

李今朝回过头，皱皱眉，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『春香公子……是咱们误会了……』江湖人吞了吞口水，看着春香公子衣衫微乱，一身荡着春意。

『误会？出了什么事？』傅临春十分之无辜。

江湖人咬牙切齿。『有人竟冒充春香公子……差点上了他们的当！春香公子怎会做出烧史这举动？』

『又烧成功了？』傅临春慢吞吞问。

『正是。』江湖人一脸怒气：『这次烧的是美人册，里头必有问题。现在华家庄正在翻阅那些相关史册，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秘密？』

『嗯……要我帮忙么？』

其中一名前来的华家庄青年抢声道：『不必多劳。春香公子还是多担心自己，有人想冒充你毁坏你的名誉呢。』

傅临春闻言，点头。『云家庄自会调查的。』

等这些江湖人鱼贯离去后，李今朝慢吞吞地关上门，慢吞吞面对他，慢吞吞地问：『傅临春，你拿我当你的不在场证明？』

『嗯……一点点。』

这还分一点点还多一点的吗？李今朝也不介意他有没有利用她。

她只问：『我瞧那华家青年不怎么信你。』

『不信才好啊。』他笑若春风。『正因不信，接下来江湖上不就风风雨雨，传上许多，傅临春到底跟那些江湖美人册有什么仇？或者，到底傅临春被谁恨上了，竟利用他身上香气作案……』

这根本是无事生非，李今朝想道，但，他是江湖赫赫有名的春香公子，这生非起来，至少会传上好几个月，要是到时他再去烧，只怕这烧史事件的八卦还真会野火烧不尽的传下去……接下来几年，只要不出大事件，八成他会是江湖八卦之首。

『嗯？』他笑弯了眼。

她下意识擦擦嘴，看看天色。『天亮了呢。』让她很挣扎，就算会死在床上，她也想先把眼前的美人吃掉。

刚才那些人也不知看走傅临春多少美色了，她不抢一点回来怎甘心？

他拉着她来到床边，她才脱下衣裙上了床，他就和衣跟着一块上来。

『香香，今儿个您想当大老爷，我替您脱衣吗？』她笑嘻嘻地。

他让她倒进他怀里。『天亮了，你也熬了一整夜，等睡醒再说吧。』

她眨眨眼，发现试了几次无法压制住他，反而被他控制得死死的。她有点不甘心，就地起价：『今儿个晚上？』

『也好。』他非常之随和，绝对能配合。

『那晚上江湖由我主导？』她美目亮晶晶。

『可以。』

『击掌为盟？』

傅临春哈哈一笑，把她的小脸埋进自身怀里。『快睡吧。』

算了，傅临春要耍无赖时哪还管什么屁誓言？她全身一放松，还真的是倦意袭满身。到底是练武人体力好呢？还是她真的很弱鸡？

她感到傅临春轻轻动了动，让她睡得更好。她确实要睡着了，终于任着美食从嘴边走了，这样想想，那种一夜滚个几次床被的英雄事迹都是几年前的事了。

现在，她该不会早成土里的烈士了，压根没那体力连战七回合吧？

她意识迷迷糊糊的，心里不太服气。她这人嘴贪得很，如果让好吃的东西在面前晃来晃去，晃个几十年，她却吃得愈来愈少，她有多呕啊！

如同有美酒在她面前，她怎样也熬不住想去喝……不，鱼与熊掌总是不能兼得。她为了傅临春的美色……还是戒酒吧。

她下意识地摸上他的手掌，与他五指交缠才终于昏睡了过去。

近年的江湖传言都有些不可思议。

例如，兰家自江湖半抽身，兰家家主对各地美食十分有兴趣……甚至有一年不谈武，只举办一场驭食宴，各地江湖人以为兰家内有玄机，于是纷纷上门……

『听说还真的是驭食宴呢！我还听说。兰家弟子本是面目姣好的纤细少年，都被这些美食养得白白胖胖，一个个都是小胖子呢。』老百姓津津乐道。

『听起来，江湖兰家改行入厨界了似的，会不会里头有古怪？』江湖对他们多遥远，偶尔听见来城里的江湖人闲聊一些特别的事，赶紧记下来当茶余饭后的有趣话题。

『还有还有，听说现在江湖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替春香公子找仇人呢。好像有谁冒充他，到处烧了两年江湖史呢。』

有大婶接道：『谁是春香公子啊？』

『大婶，你哪儿不舒服？』坐在药铺里的年轻姑娘开口。

『哦，关大夫，这几天我老是肚疼跑茅厕你替我瞧瞧，我是哪儿有问题了？』

她静心把脉，任着那排队的百姓吱吱喳喳聊着一些听来的江湖趣事。她写下药单后，那大婶忽地倾前低声问：

『关大夫，你相公的脸是怎么毁的？』

她笔一顿，没察觉送饭来的男子耳力极尖，听到这话后在药铺门口停步。

她停顿到男人几乎以为她不懂得说谎了，她才道：

『兰青为了我，才受伤的。』

『好好的相貌就有疤，实在可惜……关大夫，你每两天在这小药铺里帮忙义诊，有没有考虑替你家相公找个人照顾他？我看他卖面也是挺辛苦的。』

男人一直看着她。

『家里也没有什么事，不用雇人来打扫了。』

男人低声轻笑，走进药铺。『大妞，吃饭了先暂停吧。』

『嗯。』长平把药单交给大婶，任着兰青拉她走进后堂。她先把双手洗个干净，想坐在椅上吃面，哪知兰青笑着端着面不坐下。

她性子极好，肚子饿了哪儿有东西就往哪儿吃，都能配合的。她微微一笑，上前身子轻轻碰触到兰青的，让他面上起了欢喜，才任着他拿一碗面她吃一口他吃一口。

『傻姑娘听不出刚才她的言下之意么？』兰青笑道。

『听得出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。』

『说什么呢？』

『兰青是我的，自然不能把你分出去。』

他赞许地多喂她两口。『原来你也不傻。』

『准是我白天喊的不够大声，改明儿我再喊大声些。』

他掩不住笑意，索性把剩下的面全送进她嘴里。他的脸颊轻轻蹭着她的脸，他总是喜欢她碰触他的，随时碰着他，让他知道这傻妞不是梦，一直陪着他，喜欢着他。

每次，就算恶梦了，只要想着这妞儿一直在，他就能清醒过来。

『你心里不曾想过其它人么？』例如李今朝。

『想，很想，我跟她约定好了，以后一定有机会再见面的，所以我不急。』她把兰青袖子卷起，把脉确定他身子不错，心绪平稳。这几乎成了她的习惯。

兰青轻抚她的脸，轻声说道：

『现在，我还不想看见他们。』

『我知道。』长平替他把碗筷收拾入篮。

『我跟兰青还有那么长的日子，就算等我五十再回去也可以，那时今今白发了，我也认得出她。兰青，你回去顾摊子，傍晚来接我。』

『好。』他柔声道，吻了她的眉心，才拿起篮子走出后堂。

那些小病症的病人还在闲聊。大妞真是大才小用了，兰青忖道，一些小病症她还这么认真……偏她认为小病不治，容易成大

病，所以不论大小病症，她总是非常尽心在看。

他步出药铺，回头看她一眼，她坐回桌前准备替下一个病人把脉，抬眼对上他时，她满面都是宠溺的笑意。

静静的笑、令他安心的笑，不曾大声笑过，但，他就要她这样笑着，每天叫着他的名字，夜里用她的体温暖着他的身子。

如果不是看见她在他身边过得快乐，他断然不会这么任性地对她素求无度。

大妞、大妞，他心底唯一在乎的傻姑娘。

他宁愿永远不回头，也要保有现在这样平静快乐的日子。

他摸上发间戴了几年的碧玉簪，愉悦地回面摊去了。

《全书完》

后记

写故事是需要缘分的，一开始，大妞的书名是叫『棒槌女侠』（哈哈），后来有一天，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形成，忽然想写兰青与幼年大妞相过的时候，那时，还不知道兰青会跟谁产生情意，但，他少年时的故事将导致成年后的个性，于是，就放手一写。

当时是这么想的，反正有什么感觉写下去就对了，岂知写着写着……原来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！

原来大妞跟兰青才是一对的！（可能跌破很多人眼镜吧。）其实写完后，书名我想取：『兰青的大半生』，哈！

在这套书里，所有人都是兰青与大妞的过客，李今朝、傅临春、江无浪等等，每一个人对他们来说，都只是他们生命里错身而过的过客而已，潮来潮走，只有他俩才是彼此的唯一，永远不离弃。

写的途中，关家夫妇的面貌一直出现在我脑海里，明明他们只存在于开头，但关大妞的背后一直有他们的爱，所以，这套书里不时有这对父母的影子，连我自己都很意外。

问我为什么故事这么长？这很简单，因为从关大妞两岁写到二十几岁，所以很长；因为从兰青十八岁写到四十岁左右，所以也很长，哈。

最后，在写《妖神兰青》时，心里一直重复念着这四句，虽然关系不大，但仍在此一提。
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只今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祝各位平安喜乐。

下次再见